點點點

柴田錬三郎著

朱佩蘭譯

春愁點點

柴田錬三郎著

朱佩蘭譯

皇冠叢書第二一一種

春愁點點

朱佩蘭譯

春愁點點

柴田錬三郎著

朱佩蘭譯

一

大正十一（一九二二）年晚秋。

在山陽線（譯註：神戶至九州下關的鐵道）和氣車站，從開往下關的火車中，走下一個揹着約六歲小女孩的男人，一望而知是個以寫作爲生的人。長頭髮，凹凸分明的端正臉龐蒼白，身軀高瘦。外表看來三十四、五歲，但是實際上也許更年輕些。

他的寫作生活可能是窮苦的，潦倒而疲憊的神色致使他的表情晦暗。背上的女孩子臉蛋秀麗，有一對天眞無邪的大眼睛，嘴唇形狀嫵好。不過，頸項和手脚瘦得惹人憐惜。

那男人對車站的服務員問：

『我要去邑久郡津留見，請問怎麼走？』

『津留見嗎？我想想……』服務員斜着頸思忖了一下。

這時站在開往神戶的火車月台候車的一個中年女人告訴他：

『津留見是從這裏搭小火車到片上，然後從那裏乘連絡船去。』

『謝謝。』那男人點頭致謝。

候車的女人以稀奇的眼光打量着那張在鄉下難得看見的蒼白書生面龐，問道：

『我住在津留見附近的虫明，您到津留見找誰？』

『島森家。』

『哦，是平家舘！』那女人的表情更加好奇了。

被稱爲平家（譯註：平安朝時代末期掌握政權的一族三百餘人，後被源氏家滅亡。描寫這一族興亡經過的有『平家物語』一書，多含悲壯哀怨情調）舘的島森家，在這一帶是無人不曉的。

那女人的注視使那男人不自在。

『請問去片上的小火車月台在哪兒？』

服務員指示了在最那邊極小的月台。

那裏人跡杳無。

男人放下小女孩，牽着她的手走。他們的行李只是一只陳舊的旅行箱而已。

在這小小的月台，父女倆必需等候個把鐘頭。月台沒有長椅，男人似乎非常疲倦，他正想在旅行箱上坐下來，但不知怎麼，那女孩子阻止地說：

『爸爸，不行！』

『啊，對不起，我忘了。』男人苦笑着，重新提起已放下地的旅行箱。

片刻後，月台走進了十來個旅客，顯然他們都是彼此認識，以濃濁的九州腔調互相交談着。只有父女倆在另一邊，咀嚼着身臨陌生土地的旅客孤寂。

駛進月台的小火車不過是一節車廂罷了。

火車在山峽轟隆轟隆地搖晃着馳騁，男人頭倚着窗，閉上眼睛。女孩子前額抵着窗，目不轉睛，好奇地眺望着車外的鄉村景色。

昨天黃昏從東京駛出的火車內，父親幾乎不曾睡，況且女孩子是在父親膝上熟睡的。

二

約四十分鐘後，小火車抵達了片上這小港埠。

瀨戶內海港灣盡頭的小港，似乎是專爲三家煉瓦工場而建設的，港內看不見一艘大船，整個港內是一片沉寂的景色。倒映着對面山坡的港灣海面，如若湖水的澄靜，在晚秋的陽光下，非常美麗。

男人走到連絡船候船室，打聽駛往津留見的船起航時間。一個年輕人和一個老人在這裏奕棋，頭也不抬地回答：

『昨天刮强風，船觸礁了……到修復以前，暫時停航。』

『沒有連絡船？那麼，津留見怎麼去？』

『走路。』對方無情地回答。

『走路？有幾里？』

『四里……山路上上下下，所以可能有五里。』

那旅客頹然眺望對面的山巒，蜿蜒盤繞於山腹的白色路徑歷歷在望。

就是要登上這裏吧！

攜着沉重的旅行箱，和幼女的病弱身體，還需要走五里的山路嗎？

那老人看了看徬徨不知所措的旅客，站起來說：

『聽說千香今天要回到津留見割稻，我去找她來給你帶路吧。』

父女倆站在堤防等了一會兒，老人帶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是個眼睛、鼻、嘴，一切都圓滾滾，精神飽滿，矮胖的少女。

『她叫千香，她可以帶你們去津留見。』老人介紹說。

千香對那男人點頭致禮，然後馬上笑容可掬地對小女孩說：

『簡直像個洋娃娃……看着就叫人喜歡。』

『我姓黑木，這孩子叫小露，麻煩妳，眞對不起。』男人彎下頭去。

『哪裏。那麼，我來揹小姐。來，小姐，我揹妳。』千香背朝着小女孩，蹲下去。

小女孩似乎不慣於給陌生人揹，不安地抬臉看父親。那男人露出微笑說：

『就給她揹吧。』

小女孩安心地靠到千香背上。

『呀！好輕，小姐，妳要多吃飯，好長胖些。』千香不客氣地說。

父親微笑地望着千香。自從在東京出發以來，暗淡而沉重的心情，這時才被這爽朗的少女減輕了

三

到津留見必需翻越三座山。當然這是臨瀨戶內海的山，所以很低，斜坡不陡，但對於只走過東京街道的這男人而言，提着沉重的旅行箱爬山，是相當吃力的事。

千香雖然揹着女孩子，但似乎毫不覺得重，迅速地走着。

自稱爲黑木的這男人，不時在途中停脚喘口氣。看到這情景，千香伸出手說：

『把旅行箱給我，我幫你拿。』

『不，那怎麼可以？讓妳揹小露已夠感激了……』

『哪裏，女人揹孩子是應該的。不要緊，給我拿吧。』千香想把旅行箱奪過來。

但身爲男人的黑木却不能接受她的好意。

『這不能給別人拿，有原因的，我自己拿就好了。』

『是嗎？裝着那麼重要的東西嗎？』

『這裏有小露母親的遺骨。』

『啊！』千香的眼睛急急震動着。『這位小姐的母親死了？』

『是的。小露的母親是津留見的人。』

『啊？』千香睜大了眼睛。『津留見的什麼人家？』

『島森家的女兒。』

聽了黑木的話，千香的表情彷彿受到可怕的打擊。

『那、那麼，這位小姐是美都小姐的……』說到這裏，千香的眼眶漸漸盛滿了眼淚。

『妳認識美都嗎？』黑木問。

『豈止認識！』千香一面流淚一面回答，『美都小姐很疼愛我……和服、裁縫盒、洋娃娃……我喜歡的東西，她都給我……』說完，千香豐滿的胸部喘動着。

黑木調開了視線。

併肩開始走後，千香突然明白過來似的，射出怨恨的眼光說：

『那麼，你就是從津留見搶走了美都小姐的人？』

『是的。』黑木注視着前面，點點頭。『美都因爲嫁給我這個貧窮的作家，才生病死掉的。』

『我們聽到風聲說，美都小姐在東京被壞男人騙去了。』

『壞男人？是的，我無話可說。我是個沒有資格娶美都這樣內外俱美的女人爲妻的男人……不過，她不是被騙的，是互相愛上的。』黑木喃喃說。

千香瞥了黑木一眼。

『美都小姐臨死時，恨你嗎？』

『沒有。』黑木搖搖頭，『美都說，結婚生活雖短，但幸福。』

『是嗎？……那很好！』千香滿臉淚水。『美都小姐一點兒沒有後悔嫁給你嗎？』

『雖然吃了苦，但似乎沒有後悔。』

『你的話使我安心了，老實說，美都小姐在津留見這個村裏，等於是女神。』

『女神？』

『是的。那麼美麗，那麼溫柔的小姐，我遍全日本怕也找不到。你到津留見看看就知道，那裏是個很偏僻的小村，連汽車都不通往。平家要滅亡時，島森大納言（譯註：大納言等於現在的政務次官，此官銜相傳至明治維新後才廢止）帶着十三個部屬逃到這裏。從此，村裏的民衆就把平家舘當作主人，和平地種田。大家驕傲的，只有平家館，這平家舘生下了美麗的，像公主一樣的小姐，這也是我們大家最驕傲的。』

『……』

千香的話强烈地打擊了黑木心胸，不錯，美都確實美麗，八年前第一次出現於黑木面前的印象，至今

仍鮮明如昨。

美都接受了黑木的愛時，黑木幾乎不敢信以爲眞。這麼美麗的女性，爲什麼願意把身心奉獻給我這貧窮的作家？黑木感動得幾乎掉淚。

美都在津留見村是重要的存在，這是想像得到的。

『聽說美都小姐到東京學鋼琴時，我們都起火趕鬼，想阻止她去。』

『畢竟東京有鬼。』

『是的，就是鬼……啊！不對，看到你以後，我知道不是鬼。不過……』

『殺死美都的，就是我，所以還是鬼。』

『別這樣說，這是命運，只要美都小姐臨死都沒有後悔，那就好了。』千香說着，輕輕轉過頭。小露在千香背上睡着了。

『這就是美都小姐的女兒！』千香感慨地說。

＊　＊　＊

翻過了兩座山後，不一會兒，來到第三座山山頂，這裏供着一尊道祖神（譯註：卽守護道路之神），旁邊備有做爲休憩用的石凳。

『瞧！那裏就是美都小姐出生的平家舘。』千香指着下面說。

三面環山，朝東海灣深入的村落，浴着晚秋的斜陽，靜靜在黑木脚下伸展開來。白色路徑，小溪流，小森林，點點散落的人家，收割了一半的稻田……不論任何東西，可能都是數十年來不曾改變的景物。

黑木希望把美都埋葬於此。

在正中央的地方，一簇龐大闊目的古式邸第，夾在兩座小森林之間，這就是平家舘。正房的大屋頂旁邊，護衞般地環繞着數棟小屋頂，這些被高大的白色圍牆包圍着。村落的人家卽以此大邸第爲中心，分配於四處，一望而知整個村落是以這一家爲主而生活的。

『……』

黑木默然俯視着下面，當千香背上的小露醒來，呼喚『爸爸』時，他才返回自我。

『妳看！那是媽媽出生的房子。』黑木指示着前面說。

『好大的房子啊！』小露叫起來。與東京下落合的兩間房比起來，連小露都看得出其差別。

在中下階級的狹窄房屋長大的黑木，對於古式邸第懷着自卑感和羨慕。

美都尙在人間時，黑木問起她出生的家，她總是笑着回答：『那是鬼屋。』

現在俯視着盤踞於脚下的古式邸第，黑木立刻感到美都在這裏渡過的是富裕的生活。

在六蓆和四蓆半的破舊家裏，終其一生，毫無怨言的美都的悲慘，緊緊攫住黑木的心。

四

站在這古式邸第門前時，黑木亮二被它的氣派所震懾了。

漆着黑色的正門，足可與大名屋敷（譯註：藩主另一名叫做大名，其邸第即稱爲大名屋敷）匹敵，在緊閉的門外所釘的大鐵板釘，據黑木的記憶，與京都二條城的鐵板釘一樣。白色圍牆又厚又高，連續一百公尺以上。圍牆下面，澄澈的水潺潺流着。一道石太鼓橋架於其上，通至正門。

『那麼，我在這裏告罪了。』千香放下小露。

黑木表示他由衷的謝意。

『我有幸揹美都小姐的孩子啊！應該感謝的是我。』千香說着，蹲在小露面前，伸出小指，約束地說：『小姐，妳一定要記住千香。』然後又懇求黑木：『你們暫時要住在這裏吧？請讓我再跟小姐見兩三次面。』

『如果我們被允許在這裏住的話，我倒要請求妳見面……不過，我是一時想起來的，事先就沒有通知，所以不知道是否……』黑木回答。

千香鎖着眉，不安地說：

『不是獲得平家館的允許而來的？』

『奪取了女神的壞男人，不是以書信就能求得寬恕的。我們沒有得到允許就擅自來了。』

『那、那……』千香一臉惶恐，彷彿她是介居其中的人。

黑木早就覺悟將受到這邸第的人怎樣的接待，但從這不相干的村人千香惶恐的表情看來，不得不强烈地感到自己的貿然來訪是不智之舉。

黑木本來的想法是，讓與美都一模一樣的小露與外公外婆見面，可能就會消除老人家的怒氣。

現在，將受到怎樣的待遇？黑木全身緊張，攜着小露的手，渡過石橋。

邊門開着，門內是寬敞的白砂庭院，一粒粒踏脚石排至玄關。黑木逐粒踩着踏脚石，身心却僵硬如臨敵城。

沿着劃分前中院的三尺高矮牆，才可抵達玄關。黑木無意地探視了一下中院，在矮牆內，一個垂老的婦人，正在泉水旁邊，對一位園丁模樣的男人說着什麼。從她的側臉看來，毫無疑問的，是美都的母親。

黑木不禁抱起小露，說：

『瞧！那就是小露的外婆。』

於是，對方也發現了他們，把視線調過他們這邊。瞬間，垂老的婦人臉上掠過驚愕神色。對她而言，

無疑小露的容貌，是無可言喻的打擊。因爲她從這張小臉上，看到了二十年前女兒的面貌。

從婦人口中，似乎洩出了叫聲，但她背轉過身，急步向庭院內邊跑去。

『爸爸，』小露回頭看着父親的臉，『外婆爲什麼逃走了？』

『……因爲小露太酷似媽媽。』黑木一面回答，胸中彷彿撞到黑重的東西，湧起了不快的感覺。

五

黑木走進約有三十坪空間的寬大玄關，大聲叫門。

右邊，齊腰高的地板房連續三間之多，那上面的檜木門關閉着。玄關內部，朱紅色的格子門也是緊緊關閉着。

沒有人應聲，黑木再度高聲叫門。

半天，朱紅色格子門才緩緩拉開，一個上了年紀的下女沉着臉出現了。

『我是東京來的黑木。』黑木通報了姓名後，便等待顯然已接受主人命令的下女的發落。

下女仍沉着臉，問：

『請問，有什麼貴幹？』

什麼貴幹！黑木胸口因憤怒而灼熱。不過，這下女只是遵從主人之命而行事的。

『美都在上月十七日死了，這件事我已經寫信詳細說明過……我在東京沒有墓地，而且美都尚未入我的籍，我想，假使方便，就讓她埋葬在這裏，所以把她的骨灰帶來了。請妳轉告這個意思好嗎？』

也許這裏的主人沒有料到黑木把骨灰帶到這裏來，所以未對下女指示這一點。

『請等一等。』下女臨走時，很快地偷眼看了一下小露，從她的表情，顯示她認識幼年時候的美都。

黑木和女兒在那裏站了三十分鐘以上，好不容易下女重新出現，把這一對父女引進屋內。

當他們的脚一步跨進那房間時，黑木立刻湧出了不快的感覺。這裏絕不是招待客人的房間，幽暗、潮濕，瀰漫着腐臭，活像罹患不治之症的病人長期睡過的陰晦儲藏室。角落裏擺着陳舊的箱子，壁櫥門的紙補了又補。

這裏陰暗的原因，可能是由於沒有對着庭院。小露畏怯地緊靠着父親。父女倆在這間屋裏，又足足等了將近一個鐘頭。

黑木漸漸感到憤怒和焦急，儘管美都拋棄了這邸第，斷絕了關係，但她畢竟是這裏的獨生女啊！她的骨灰回到這裏，卻受到如此悲哀的待遇。逝者如斯，對於已故者的罪，不是應該饒恕嗎？不，與自己所愛的男人結婚、生孩子，爲什麼有罪？不允許這婚姻，擅自斷絕父女關係的這邸第的主人，不是才犯了人道上的罪？

難道說，家是那麼重要的嗎？人必需隸屬於家的封建思想，在這邸第內，是絲毫不必置疑的嗎？這古老而嚴肅的建築物，竟如此偉大嗎？錯解了尊嚴意義的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地深入這裏的每一根柱子、天花板和紙門，要擦拭也擦拭不掉。

黑木這時才體會出美都終於一句也未提及她的家，便撒手西歸的原因。

紙門開了，進來的是一位年紀相當大的僧侶。入座後，面無表情地說：

『請把骨灰交給貧僧。』

這位菩提寺的住持，是受此邸第之託前來的。黑木非常惱怒。

『我是爲了把骨灰交給其雙親而來的，由他們交給您才是順序。』

『貴府的事，不是貧僧該知道的……貴骨灰讓貧僧來供祭和埋葬吧。』

『拒絕！』黑木斷然說。

沒有一杯茶水的冷淡待遇，尚能夠忍受，但雙親不肯親自接受骨灰，而命菩提寺的住持代爲接受，這是絕對無法忍受的。

美都並非無魂遊鬼，她是這邸第的女兒！違抗父母，按照自己的意志結婚，就是罪該接受如此冷酷待遇的話，做爲丈夫的黑木，沒有交出骨灰的必要。

『我把骨灰帶來，是錯了……我將帶回東京。』黑木說。

僧侶的表情轉爲困惑，他勸說：

『既然帶來了，就交給貧僧……』

『拒絕。我是爲了道歉，和送骨灰而來此的，但現在已無意道歉了。美都是我的妻子，我已經決心爲

妻子造墓。把骨灰送來，是我的錯誤。』黑木說，然後站起來，催促地說：『小露，回去吧。』

六

片刻後，黑木亮二牽着小露的手，跟在名爲淨觀寺的島森家菩提寺住持背後，在白色的鄉間道路走着。

當黑木說，帶妻子的骨灰來此，是他的錯誤時，住持連忙勸告他：

『那麼，請您親自送到寺廟裏好嗎？』

好不容易才把骨灰帶來的，要是可能，黑木希望把妻子埋葬於她的故鄉山中。然而，黑木已經絕對不願意把骨灰捧給島森家的主人了。

『您自己供奉，然後埋葬。』住持提議說。

黑木略爲考慮了一下，提出附帶條件：

『我不想葬在島森家的墓地。』

『可以。』住持答應了。

走出玄關，往正門走去時，在白砂的庭院中，黑木抱着一線期待，朝中院矮牆望去。他希望剛才站在

那裏的美都母親，重新出現在那裏。

那裏沒有人影。

這就是父母對待女兒骨灰的態度？黑木不禁重新湧出了强烈的憤怒。

『爸爸！』小露仰望着默默走路的父親，問：『不去那個家裏了嗎？』

『嗯，不去了。』

『爲什麼不去？外婆不等我們嗎？』

『那家裏的事忘了吧，小露……』

『可是，爸爸，小露想跟外婆講話，外婆會喜歡小露吧？是不是？爸爸。』

『小露！』黑木以可怕的表情朝着女兒，『不要再提到外婆的事。』

黑木的嚴峻震駭了小露。在東京出發時，黑木曾對小露說：

『外婆一定很慈藹。』

現在，小露尚未接觸外婆的慈藹，也未接觸外婆的冷淡。小露盼望會晤外婆，也許是應該的。但現在做父親的，卻沒有心情瞭解這稚幼而單純的心。

小露放開父親的手，落後兩步，低着臉走着。這時從遠遠的背後，有一個人大聲邊喊邊追過來：

『小姐……小姐！』

小露轉回頭，露出了笑容。

『啊，姊姊！』

千香追上來，氣喘吁吁地抱起了小露。在短暫多彩的夕陽照射下的鄉村道路，抱起小露的千香姿態，吸住了黑木的眼睛。這側面影像，恰似攝住了大自然的一瞬的浪漫派名畫。在黑木眼中，是多鮮明的印象！

千香看到小露臉頰略有淚痕，即以臉頰偎着她說：

『哦，不行，小姐，不能哭……』

『千香小姐，』開始走後，黑木問背後的千香：『這村裏有沒有旅館？』

『本來有一家，但年輕主人患肺病死後，就沒有了。』

這是個肺結核被視爲最可怕疾病的時代，出現結核患者的旅館，無人敢投宿。

『並不是廢業了吧？』

『是的，沒有關門，但住着怪不舒服……』

『不會……』黑木差一點就說，我自己也是個肺病患者，但怕嚇着千香，便住了口，『請妳去問問看好嗎？』

『好的，那麼，我現在馬上去。小姐，在寺裏等一會兒，可別走掉啊！』千香把小露放下地，跑了回去

父女倆目送着逐漸變小的千香背影，大人和小孩的感情固然不同。兩人的心裏都明白她是唯一能夠解救他們的人，而由衷地產生感激之情。

七

登上斜度不大的山路，進入山門時，太陽已經西沉，夕陽餘暉亦將消失。

背山而屹立的寺院，以古刹二字來形容最爲恰當。不論山門、鐘樓、境內參天的銀杏巨樹，以及那邊的本堂，一切的一切彷彿都已經歷數百年的歲月。對島森家莊嚴的邸第抱着反感的黑木，瞻望着這古刹之間，一顆心馴良地鬆散下來。

走入境內時，小露『啊！』地驚叫了一聲。因爲在高大的銀杏樹旁邊，佇立着一個少年，腋下支着枴杖。

穿着泛白的條紋和服的少年，在蒼茫暮色中，顯得極單薄，弱不禁風的樣子。事實上他那蒼白、雙眸特大的面貌，流露着少年不該有的暗淡陰翳。他那清秀的面貌，反而令人感到不舒服。

小露敏感地被這不舒服的印象所懾住了。

『一郎，幹嘛像個幽靈站在那裏？進來！』住持厲聲喝道。

但少年的眼睛盯着小露，霎也不霎一下。

『喂，還不快點進來！』住持催促地說，但少年活像沒有耳朵，仍佇立不動。住持咂了一聲，恨聲說：『愈來愈自暴自棄。』然後便登上本堂的石階，一付對少年無計可施的樣子。

走過後，小露又悄悄回頭看了一下。少年的視線追隨着小露，小露趕緊抓住了父親的手。

住持在須彌壇前面與黑木對座後，突然變爲世俗的表情。

『太糟糕了，平家舘的老爺……』

『……』

『貧僧勸他，既然骨灰送回來了，就把一切付諸流水，收下來。但這位老爺很頑固，不肯接貧僧代爲接受，都費了相當的口舌，他才答應。可是，您憤然拒絕了，但這也不能怪您。』

假使不打岔，可能住持會喋喋講個不休。黑木感到不安，不大放心把亡妻的骨灰交給這庸俗的和尚。這樣的人，說不定明天會到島森家搬弄什麼。也許他會說，黑木這傢伙把骨灰棄如敝屣。也許美都不願意被留在這裏！黑木凝視着骨灰，於是彷彿聽到美都的聲音說：

『算了，別理我了，我不想再讓你勞神，就把我安置在這裏好了。』

美都就是這種性格的人。

『……那麼，就由貧僧收下來吧。』

當住持朝着骨灰伸出雙手時，黑木的身體微微感到顫抖。不過，他失去了拒絕的力氣，他已經精疲力

竭了。

『平家舘的老爺必需很花費一番口舌去說服，因爲他頑固的程度，不是一般人可以譬喻的。』

『竟有親生女兒已經死了，還在懷恨的父母？』

『這位老爺，恐怕到他自己逝世，還不肯寬恕的……方才您在境內看到的少年，應該是平家舘未來的主人，但老爺卻吩咐敝寺收留他，不讓他回去。』

『……？』

住持說明了少年的身世。

美都有一位哥哥，這是黑木也聽說過的。這位哥哥叫做只正，是個非常聰明，個性豪放的青年。他事事與父親對立，從進入岡山市第六高等學校後，就不再回故鄉。

島森市右衞門未與兒子斷絕父子關係，是由於只正是唯一的繼承者，像島森家這樣的名門世家，嗣子是絕不可動搖的神聖存在，儘管父子不睦，仍不允許否定其身份。

因此，互相對立、憎恨的父子間的鴻溝更加深了。

『我要活到九十歲、甚至一百歲，絕不比只正先死。』市右衞門這樣說，又揚言：『只正這畜生應該夭折，那就給美都選個優秀的女婿，繼承平家舘。』

市右衞門的內心怎樣，固然不得而知，但每次提到他的獨生子，總只表示憎恨而已。

只正彷彿確實中了父親的詛咒，在進入京都帝大的哲學科不久，卽與祇園（譯註：京都一街名，這裏有傳統性的著名藝妓館，穿古裝以歌舞彈琴娛酒客）的藝妓殉情死了。

當時這件事在報紙上轟動過，不知幸或不幸，這藝妓生還了，那時她已經懷孕。這藝妓生了一個兒子，便與兒子的生命交替，追隨只正而去。

這男孩子，就是方才佇立於銀杏樹下，支着枴杖的少年。

八

一郎喪失雙親後，渡過怎樣的生活，淨觀寺的住持就不大清楚了。當他被帶到津留見來時，已是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可是，那時候他已靠着枴杖走路了。以今日的病名而言，那是染患小兒麻痺症而引起了左脚跛足的。

帶一郎來的是祇園一家茶館的女老闆。據她說，她是受一郎外祖父——一個藥販老人——之託帶來的，老人已死於京都五條的低賤客棧。

從一郎的外貌，一望而知他確實是遺傳了平家舘的血統，他等於是只正少年時代的重生。

然而，對市右衞門而言，最氣惱的是足可證明是他嫡親孫子的證據——一郎的臉型。這是無法否認的，因此，他不讓一郎進入平家舘，而由淨觀寺收容。

市右衞門把一郎的殘廢，歸罪於其操着下賤職業的母親的遺傳。

『由於這些緣故，貧僧便收容了那孩子，已經三年了，但老爺從不想見他。老太太也聽從老爺的話，從沒有來過……所以，難怪這孩子自暴自棄。』住持說着，無可奈何地搖搖頭。

黑木只聽美都說，她的哥哥在京都帝大求學時突然去世的。現在獲悉了這一段事實，黑木方瞭解了他的死因。

島森家老夫婦因獨生子不肖，與藝妓殉情，闔下無恥之禍身亡，所以，把他們的希望放在美都身上。希望美都在東京學習了上流階級的待人接物禮教歸來後，便爲她挑選一個十全十美的理想丈夫，舉行盛大的婚禮。

美都的雙親自不必說，所以認識美都的，沒有一個人想像得到美都會違背雙親，在東京自由結婚。美都是個溫柔的女性，從不曾對父母還過嘴。這麼溫柔的美都，卻模仿哥哥的榜樣，嫁給了來路不明的男人。

市右衛門的憤怒和絶望，可想而知。維續了八百年的名門世家夫婦，被兒子和女兒背棄了。而兒子的兒子被送回來，接着，女兒的女兒又被送了回來。即使這是他人的事，亦不可能湊巧得如此諷刺。推想這一對父母的心情，是多殘酷的啊！

原來如此！黑木在心內深深嘆息着，對頑固的岳父母的怒氣也減輕了。

『我是個貧窮的寫作者，沒有錢買墓地，也沒有帶香燭錢來，這一點請原諒。不過，我一定在最近的期間內，想辦法送來。』黑木說着，把頭彎下去。

住持笑着回答：『這一點請不必放在心上，貧增自會負責。』

顯然這蕭條、僻靜的古刹，能夠維持屋頂根草不生，完全是受平家舘之惠。身爲住持的他，收容跛足少年，或接受棄家女兒的骨灰等，無疑只有得惠，而不會有損失。

黑木鄭重地致謝後，走出本堂。正巧千香急喘喘地跑進了山門。

『先生，津留見旅舘願意收旅客。』

九

黑木在月影投射的鄉村道路，與揹着小露的千香並肩走着。

『幸好妳又來了。』

『我因爲不大放心……』

『妳猜到我們父女會被島森家趕走？』

『嗯——因爲有一郎少爺的例子。』千香回答後，慌忙問：『您遇見一郎少爺了嗎？』

『遇見了。他的事住持也已經告訴我了。』

『他是個可憐的孩子……非常非常聰明的孩子……』

『眞那麼聰明？』

『是的。據老師說，他的父親只正少爺是津留見小學開辦以來的秀才，但一郎少爺勝過他的父親。可惜他的脚不行，學校時常去不成……』

『要是平家館收留他，雇個長工接送他上學就好了……』

『是的，應該這樣。那位住持有些冷淡，一郎少爺一定感到寂寞。』

『村裏沒有人給島森家忠告嗎？』

『一個也沒有，連村長都是平家館指派的。』

島森家在這津留見村，佔據着絕對的君王地位。對鄉村的情形不瞭解的東京人黑木，身處此地，親眼目睹，始明白封建時代的鍊鎖，仍舊存在於鄉村。

『骨灰總算交代好了，別的人家我不敢說，美都小姐的骨灰，一定會很鄭重地下葬的。』千香說。

＊　＊　＊

津留見旅館是在村子中央的三叉路口，比最低級的客棧略微像樣一些。

這裏的下女已經全部解僱，只由一個四十歲左右的老闆娘，帶着三個幼小的孩子在經營，因此，連晚飯都是千香做好，端進來的。

做完事情，千香帶着認眞的表情說：

『先生，我想到了一個主意。』

『想到什麼主意？』

『您要暫時留在這裏，我會侍候您的。』

『留在這裏幹嘛？』

『讓小姐跟村裏的人們見面，那麼，小姐一定會跟從前美都小姐一樣，變成村裏的女神。』

『……』

『然後村裏的人聯合起來，請求讓小姐回到平家舘……那麼，再頑固的老爺也會改變主意的。絶不會有人看到小姐，不認爲她可愛。』

『千香小姐，』黑木露出微笑說：『我無意把這孩子留在那古老的邸第。』

『……』千香的表情轉爲困惑。

『我只是送妻子的骨灰來這裏的。』

『那麼……』千香熱心地說：『平家舘需要女神，如果小姐肯留下來，我們多少會快樂一些。』

『不管老人喜歡與否，繼承平家舘的，是那叫做一郎的少年，村裏的人們不是有義務幫助那少年進入平家舘嗎？』

『對是對……』千香垂下了眼皮。

十

黑木上床時，疲倦得懷疑可能就此永臥不起。

我的生命怕不長，他毫無感傷地想。不過，身旁的小露一臉天眞無邪地睡着。喪失了母親的孩子，還能夠喪失父親嗎？

人活着就是最高的義務。黑木對自己說，他想起與美都在一起的那段幸福生活。美都第一次到下落合黑木居住的地方那天的記憶，新鮮一如昨日，浮上黑木腦海。

那天早上，黑木剛連夜完成一篇百張稿紙作品，打算投寄『中央評論』。這篇文章，將決定黑木在文壇上的地位。文章刊登於『中央評論』，是新進作家的最大希望。

這一機會，終於也降臨於黑木亮二面前了。

一個多月來，黑木拚命地寫，寫了就撕，撕了又寫。爲此，甚至逃避與美都見面的機會。

終於完成了！黑木全身舒爽，同時茫然呆坐了一陣，才躺在床上。努力後的虛脫感比脫稿的欣喜來得強烈。

大約睡了一小時，黑木忽然醒來，覺得自己的作品極爲平凡無意義。他不安地想，也許『中央評論』不會採用吧？即使採用，可能將受到批評。

不安使黑木焦急。撕破吧？他湧起了發作性的衝動。

假使撕破，到截止日期以前，不可能重新完成百張稿紙的文章。不過，從作家的良心來說，自己不滿意的作品不能發表。

不管！黑木吞下安眠藥，沉睡如泥。

黑木醒來的原因，是隔室起居室發出了聲音。單身作家的家裏，朋友或愛好文學者隨意闖來，擅自吃住等，簡直是家常便飯。黑木只抬起頭問：

『誰？』

但沒有答覆。黑木走到院子，在井旁洗了一把臉（譯註：六十年前的下落合是東京的郊外，尚不及東京繁華），然後才走進起居室。

剛跨入起居室，黑木不由驚呼着，站住了。美都如若一朵開放的花，在起居室裏。桌上已經擺放着做好的午飯。

『怎麼回事？』黑木故意藏着歡悅，詫異地問。

美都微笑着答：『我是送上門來的妻子。』

在此以前，美都只來過三次，而允許黑木親吻過一次。不過，黑木沒有向美都求過婚。

『請妳別說夢囈吧。』黑木說。

『不，我是眞心的。你忙着寫作的一個月裏，我仔細考慮過，然後下定決心的。』

美都的臉上，是決意者的堅毅表情。這對於黑木才眞正恍如夢境。

『眞的？謝謝！我現在馬上把稿子送到中央評論社去。』爲了表示快樂，黑木這樣說。

想起來，這是黑木的生命中，最幸福的時刻。

＊　＊　＊

樓梯發出嗶嘰嗶嘰的脚步聲，打斷了黑木的回憶，返回自我。

『先生……』老闆娘在門外叫道，『對不起，打擾您的睡眠，嗯……』

『什麼事？』

『下面有人找您……』

『誰？』

不知怎麼，老闆娘不答腔，逕自下樓去了。

黑木奇怪地換了衣服，下樓來。當他看到坐在火爐旁邊的人那一剎那，他倒抽了一口氣。毫無疑問，那是美都的母親。

爲什麼來找我？黑木默默地隔着火爐坐下來。

美都的母親依然低垂着眼簾，望着下面，態度畏怯得可憐。

『請問，有什麼貴事？』黑木竭力以冷靜的聲音問。

『……千香偷偷來找我……』美都的母親以極低微的聲音說，『她說，美都臨死時，說她是幸福的……所以我來道謝……』

『道謝？』

『是的。』美都的母親這時才抬起臉看黑木，『美都眞的說她幸福，才去世的嗎？』

『眞的。』黑木點點頭。

美都的母親突然以袖子掩着臉，啜泣了。

十一

『爸爸，爸爸……』

從遠處響起小露的聲音，然後逐漸移近，黑木胸上感到小露手的重量，才猛然驚醒。

啊，發燒！黑木伸出手掌按額頭，但軟弱得幾乎抬不起手。可能將近四十度吧？黑木一陣絶望，難道非死在這裏不成？

『爸爸，提起精神來！』

小露不安的小臉蛋在黑木視線內晃來晃去，活像兩三張面龐。

『不要緊的，小露……』

『可是，爸爸在睡覺的時候，儘說奇怪的話……』

說夢囈嗎？

『爸爸只是累了，讓爸爸再睡一會兒，小露到外面去玩一下，好嗎？』

『可以不請醫生來嗎？』小露知道父親在發燒。

『不要緊，爸爸再睡一會兒就起來。』

『眞的不要緊嗎？』

『不要躭心，去玩吧。』

在父親的催促下，小露嘭嘭嘭地下樓去了。黑木馬上陷入無意識昏迷中。

旅館的孩子們都上學了，老闆娘也有事不在家，樓下靜靜地沒有聲息。

小露走到外面，成爲三叉的路口，蕭條無人，通往海邊的筆直道路白得刺眼。

小露拾到一顆玻璃珠子，便在路上滾着玩。朝陽斜還斜地照射着，小露的影子修長。

驀然，小露看到路盡頭冒出了一個很小的人影，支着枴杖。小露站起來，守望着漸漸移近來的人影。隨着距離愈近，小露看到那人的身體偏向支着枴杖那邊，很難看地跛着。距離愈縮短，小露的呼吸愈感到沉重。

不一會兒，一郎站在小露面前，以慍怒的表情凝視着小露。小露對他甜甜笑了笑，但一郎卻不開口。

『早安。』小露像大人一樣地招呼他。

可是，一郎仍舊默然不答。小露不知該怎麼辦，便伸出手中的玻璃珠子。

『給你。』

一郎把玻璃珠子接過來，似乎想說什麼，但還是沒有出聲。

『哥哥住在寺院裏，很寂寞吧？』小露問。

一郎搖搖頭。

『可是，只有你一個人吧？』

『……』

『我不願意一個人。』小露搖搖頭。

這時一郎才開口問：

『妳住在東京吧？』

『是的。』

『東京是怎樣的地方？』

『東京嗎？……有電車。』

『人很多吧？』

『是的。』

『有怎樣的人？』

『……？』小露張口結舌，她第一次被問到這樣的問題。『不知道。』

『可是，妳住在東京嘛。』

『……』

『有各種各樣的人吧？』

『是的。』

『有善良的人嗎？』

聽到這問題，小露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啊，告訴我千香姊姊在哪兒？』

『……』

『我爸爸生病了，我要請千香姊姊來。』

十二

從此兩週之間，黑木躺在那家旅舘，不能起床。假使沒有千香的看護，眞不知道已經變成怎樣！黑木能夠起身後，這樣想。

遠處飄來千香教小露歌唱的聲音。明天必需啓程了，黑木對自己說。

千香是從片上回到津留見割稻的，但由於看護黑木而不能去。千香的家人似乎非常不快，數天前，黑木看到千香臉上有傷痕，駭了一跳。千香笑着含糊過去，但顯然那是被打傷的。單是每天在發生過肺病患者的旅舘出入這一點，無疑家人便大加反對。

千香快活的聲音從樓下傳上來。

『來，小姐，妳拿飯盤，小心別絆交，好好登樓梯。』

黑木不覺微笑了，假使我的生活稍微寬裕些，把千香帶到東京去……

小露捧着飯盤，踮着脚尖走到黑木面前。接着，千香也拿着飯和醬湯進來。

『今天早上一大早，我帶小姐到山上採鮮菌，這裏的鮮菌很好吃，請嚐嚐看。』

『謝謝。』黑木拿起筷子。

在千香的談笑聲中，黑木產生了食慾。

這時樓梯傳來脚步聲，以爲是老闆娘，想不到紙門開處，衝進來一個陌生老人。

『啊！老爺。』千香發出近乎悲叫的喊聲。

原來是島森市右衛門。鼻梁挺直，面露精明、威嚴的容貌，在這窮鄉僻村，正適合於佔據王者地位，威壓村裏的人。

市右衛門沒有坐，怒目瞋視着黑木。

『你想賴在這裏，惹我討厭嗎？』

『我發燒，不能動。』黑木平靜地回答。

『別狡辯！』

『眞的，老爺，燒到四十度呢。』千香辯解地說。

『不要妳插嘴！不去割稻，在這裏算什麼？未出嫁的姑娘到這種地方來，不怕嫁不出去？』市右衛門斥道，然後把兇惡的眼光調到黑木身上。『你想丟下這孩子走掉，就丟下好了，幫你收養。』

『我毫沒有讓您收養孩子的意思。』黑木回答。

『意氣用事？』

『意氣用事的是您。』

『什麼？』

『從出生到現在這把年紀，都做地方大王，自然沒有機會接觸人的溫情吧？』

『什麼話！』

『現在就有島森家的繼承人——那少年，被您拒絕進邸第，放在寺院裏。這是以我們的常情想不通的事。』

『那小子是賤妓生的，有下等血統，所以才會跛足。』

『不過，除了那少年以外，誰來繼承島森家？那少年身上所流的血液，與您的相同。』

『平家舘由誰來繼承，不必你這來路不明的傢伙來管。』

『像您這樣冷酷的祖父，我不能寄託孩子。』

『哦，你患肺病吧？』

『學您的說法，我是否肺病，與您無關。』

『不能說無關。你已有先見之明，知道將來會怎樣，所以才把孩子帶來，打算丟在這裏吧？』

『請放心，我明天就帶孩子回東京。』黑木冷冷地說。

『哼！』這時老人才把視線轉向小露。

瞬間，眼睛露出了動搖神色，因爲這幼小的容貌與他亡女幼時一模一樣，而受到了刺激。

老人慌忙調開視線，從懷中掏出一個紙包，向黑木擲去。紙包在空中翻開，數張十元紙幣飄散開來。看到這些錢的剎那，黑木一直壓住的憤怒，一下子爆發。

『別太瞧不起人！』黑木蒼白着臉色叫道。『我不是乞丐，我是作家。你這鄉巴佬有自尊心的話，我也有作家的自尊心。你的無禮、傲慢，對這村裏的人們也許行得通，但我黑木亮二不吃你這一套。』

黑木怒冲冲地站起來，小露哇地哭着，奔過來。無疑的，過去從未有人如此聲色俱厲地反擊過島森市右衛門。老人後退着。

『滾！』黑木嚷道。

十三

老人走出走廊，意外地看到一郎站在那裏。一郎曾經來過一次，但千香小心地把他帶回淨觀寺去。老人在這裏看到一郎，詫異地睜大眼睛，但默然走下樓梯而去。

黑木仍在激怒中，他拾起地上的紙幣，走到窗前，打算歸還給老人。不過，在俯視老人背影的剎那，黑木的憤怒急速消散了。

正面怒目對時時，老人的傲慢直接逼迫着黑木，但現在所俯視的老人背影是悄然無力的，呈現着孤獨寂寞。

老人的生涯是在意氣用事中消磨的吧？唯一的兒子背叛他，自殺了，於是他把一切愛情傾注於獨女身上，而女兒也拋棄他，去世了。這些打擊應該比他人想像的更加深切。意氣用事，以對他人隱瞞他的打擊，反而更證明其痛苦之深吧？

這孤獨和寂寞，現在毫無防備地從他的背影呈現出來。

黑木走回房內，嘆息了一聲。千香仍舊屏着氣息，而小露還在抽泣着。黑木不知道該如何緩和這沉悶

的空氣。

這時一郎支着枴杖走進來，在小露面前慢慢坐下，掏出懷中的手帕遞給她。看到這情景，黑木的眼眶熱了。

『對不起。』黑木不知對誰說，低下頭去。

在天眞的小孩子面前，一個老人和一個中年人，像惡魔一樣地互相大嚷大叫，實在可恥。

『要是老老實實把錢收下來就好了……實在不該對一位老人大聲嚷叫。』黑木望着小露以手帕拭淚，無力地喃聲說。

『先生，』千香終於勉强擠出笑容，『我到平家舘去報告說您要收下那些錢好嗎？』

『算了，妳別管。』

『不過，說眞的，老爺駭了一跳，他生平第一次被人叫嚷。他看到小姐，似乎很吃驚，因爲小姐太像美都小姐了……年紀已經一大把了，要是摸摸小姐的頭也不會受到天罰……』千香露出明理的表情說。

這時一郎出其不意地叫：

『姑丈！』

黑木移轉視線，看到一郎蒼白的臉上，流露着懇求的表情。

『請帶我去東京！』

『……』一郎的表情使黑木感到同情。

『求求您。』

『一郎，那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

『要帶你去，必需得到你爺爺的許可，你爺爺不會答應的。』

『他們討厭我，也不讓我進入平家舘。我討厭他！我要去東京，請帶我去。』

『我不能去請求你爺爺……一郎，你是男孩子，再孤獨都得忍受，咬緊牙關忍受。你小學畢業後會進中學，然後進大學，那時就可以到東京了。現在沒有人疼你，但他們會讓你上大學，若與窮人的孩子比起來，你是幸運的。現在你雖然孤獨，也要忍耐，這才像個男孩子，男孩子應該能夠忍耐的。』

『……』一郎低着頭，眼淚落在膝上。

黑木想把他帶走，但疾病在身，除了小露之外，他沒有勇氣另外背負一個人。或許，我的生命只剩下二、三年罷了。

『明白了吧？一郎。』黑木把手放在一郎肩上。

『是。』一郎點點頭。

『你上大學的時候，我們在東京等你，我答應你，那時我們可以一起生活。』

『是。』一郎雙手按着榻榻米，俯下頭，『拜託。』

千香洩出了哭聲，她咬着嘴唇，拚命阻止哭泣。

十四

老人回到壯偉的邸第，目不旁視地直接進入起居室。他的眼睛望着空中，楞楞地坐了片刻，忽然想起似的，拿出一把大鑰匙，打開衣櫥上層收藏書類的抽屜。老人所取出的，是一張變成褐色的照片。

這是十多年前的照片，有四個人——面貌年輕的他和妻子、兒子、女兒。兒子只正戴着鑲白線的高等學校帽子，女兒美都直直的頭髮垂在肩上，穿着和服大衣。

父親一臉的威嚴，母親微俯着身，兒子眼露傲氣，只有女兒甜甜地微笑着。

只有這一張照片是島森家唯一留存的全家福，而兒子與女兒都已不在人間。

老人的眼睛吃人般地凝視着天眞微笑的少女面貌。很像！老人想，這張臉與剛才在旅舘所看到的女孩子一模一樣。很像！老人的手微微抖動着。

這時朝院子的紙門靜靜地開了，老人的狼狽到了極點，他把照片放回抽屜，重新坐回，喘着氣。

進屋的是端茶來的老妻。

老人拿起茶杯，猛喝一口，却叫起來：

『好燙！』

『對不起。』老妻道歉說。

四十年來在丈夫的斥喝下，從未還過嘴，是個以忍耐、服從兩句話來形容最爲適當的女性。

市右衞門從來不曾考慮過妻子的想法，他認爲妻子應該順從丈夫，他所想所做的，絕不允許妻子批評一言半語。不論任何時候，他都不徵求妻子的意見。他決定是黑的，妻子就服從這黑，他決定是白的，妻子就要服從這白。

而對於這些，到今天爲止，市右衞門一次也不曾懷疑過。對他而言，他決定爲黑的事，妻子絕不可能在內心表示異議，認爲也許是白的。

然而，意外的是市右衞門在這狼狽之中，看到老妻的態度平靜如常時，他的心中感到反常的衝動。

『喂！』老人叫了一聲，吐了一口痰，清清喉嚨才問：『黑木帶來的孩子看到沒有？』

『看到了。』美都的母親回答。

『有什麼感想？』

聽到丈夫的問話，妻子一驚，不覺抬起臉。

『在問妳，有什麼感想！』市右衞門焦急地叫道。

『像美都。』

『我知道像。』

『你……你看過？』妻子不知道丈夫去過旅館。

『剛才去看了。像得可恨。』

『的確……長得很可愛，簡直像回到二十年前的……』

假使是過去，妻子講了這樣的話，市右衞門無疑已大聲斥喝她了。但市右衞門默然不語。好一會兒，他才說：

『我是去驅逐黑木，叫他明天離開村裏。』

美都的母親抬起盛滿悲哀的眼睛瞥了丈夫一眼，馬上低下頭去。

『明天就要離開了，明天。』市右衞門匆匆說，然後不耐煩地加上一句：『帶點美都遺留的東西去，把他們趕走！』

十五

從津留見要到別的地方去，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翻過山到片上港口，一是從橫過平野的縣道到岡山市。後者有兩天一次的馬車可搭乘。

響着鈴聲而來的馬車，帶來了村人的日常雜貨品，然後老人或女人及孩子，便乘這馬車出去。男人都是步行。黑木決定乘這馬車到岡山市，然後回東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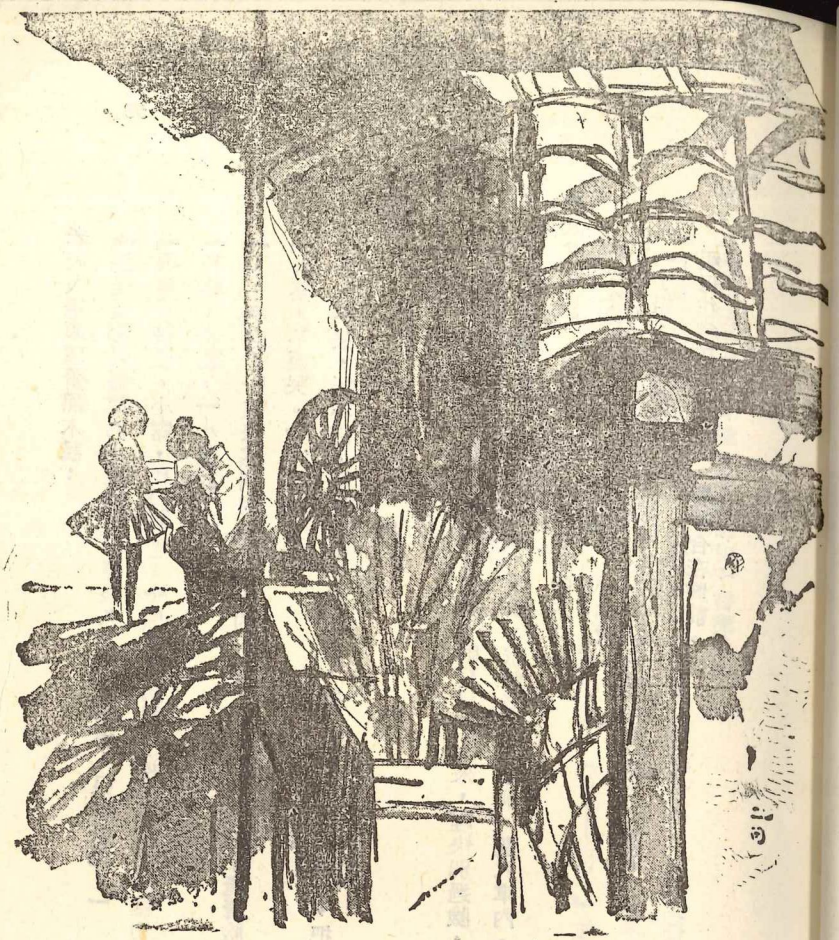
馬車是駛抵距旅館約一百公尺的雜貨店、理髮店、村集會所、碾米廠、汽水工廠等聚集場所。不知是什麼習慣，都是清晨抵達，中午出發。

這天，黑木和小露正在收拾時，千香氣喘喘地跑來報告：

『今天有別事，馬上要出發了，請快些準備。』

這時十點剛過，是個晴朗、無風、暖和的早上。

馬車停在雜貨店前面，它是從明治時代用到現在的吧？油漆已經全部剝落，陳舊得可憐。一匹頗相配的瘦馬，把脖子伸入飼馬桶。



祖母垂下頭，拿和服袖子掩着臉。

不過，和祥的鄉村景色却使黑木感到溫暖。

『小露，我們要乘這輛馬車，搖搖着回去。妳長大後，也要時常回憶這事。』

黑木摸摸小露的頭，這時從碾米廠和理髮店之間，走來了烏森家的老夫人。她抱着一個相當大的四角形包裹，走到小露面前蹲下，露出寂寞的笑容，把包裹遞出來：

『這個給妳。』

包裹壓得小露都拿得動。

老夫人抬頭望着黑木說：

『這是美都最喜歡的小娃娃，已經很久了，有點舊，但很美麗。』

『很樂意接受。小露，快說謝謝。』黑木認爲祖母送給外孫女的禮物，沒有比這更珍貴的了。

『外婆，謝謝。』小露說。

『……啊啊！』祖母感到胸部熱烘烘的，垂下頭，拿和服袖子掩着臉。

『外婆，不要哭。』小露說。

『好，不哭，對不起。』祖母急忙拭拭淚，拔下自己頭上的梳子，把小露的頭髮梳齊。『妳叫小露，是嗎？』

『是的。』

『祝妳平安，趕快長大。』祖母說着，眼淚又湧上來，趕快別過臉，以袖子壓着嘴。

這時御者響着鈴，父女與祖母、千香、旅館老闆娘道別，進入車內。御者揮起馬鞭打馬。這天，除了黑木父女之外，只乘一個到外地做事的少女。

千香臉上掛着淚，跟着馬車走，一面說：

『小姐，希望能夠再見……一定要再見一次面……』

祖母彷彿在禱告似的，雙手合在胸前。

小露從窗子探出身體，向祖母和千香揮手。

不在意地望着車外的黑木，忽然看到田地那邊的森林旁邊，一郎支着枴杖，拚命跑過來而駭了一跳。

『小露！』黑木急急抱起小露，把她放在相對的窗邊。『妳看，那邊！』

『啊！哥哥！』小露探出身體，以最大的聲音喊：『哥——哥！』並揮着手。

一郎站住了，高高地舉起枴杖。

『哥哥，再見！』小露不住地揮手。

十六

大正可以說是和平的時代，不過，在這和平的時代中，貧富之差愈來愈懸殊。

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日本也掀起了可怕的經濟恐慌波濤。公司和工場都在減薪、裁員，或倒閉，街頭充滿失業者，農村的生活更加窮苦，賣女爲生已不成爲珍聞。

於是，有人發起打倒資本主義的口號，組織『日本共產黨』，但不及一年就全部被檢舉了。堺利彥、山川均、市川正一、野坂參三（譯註：現在日共中央黨部主席）、德田球一、荒畑勝三等，有二十人。

文化界亦如此，作家有島武郎否定了自己所屬之階級，夾在資本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思想之間。其結果是，把自己在北海道狩太的農場約四百五十公頃，全部放領給佃農。翌年——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七月十日，在輕井澤別墅與『婦人公論』美貌的女記者波多野秋子殉情。

東京這巨大的都市，以三河島的貧民窟爲例，到處有連當天的米都買不起的貧窮市民的密集地帶。另方面，銀座却愈趨向於繁華。

酒吧成爲文人或畫家的巢穴，以及跳舞的流行也都在這時候開始的。詩人北原白秋對於他自己每晚必

到的銀座酒吧文人們的動態，有如下記載：

『我們彼此尋找刺激、狂歡。我們的瘋狂時代是豪華的。PAN的盛宴中，一切的一切都達到奢侈之極。』

與灰暗的世態相反，日本的浪漫主義文學從頹廢傾向中產生了。無聲電影也開始盛行，把歌舞伎或新派戲劇原原本本搬上銀幕的大時代電影爲始，新的寫實主義電影劇作家即將產生。

唱片的流行歌曲搶奪了舞台歌手的生意，唱片遍及全日本，也是這時候開始的。松井須磨子所唱的『可愛的卡茱莎』（譯註：松井須磨子爲無聲電影時代紅影星及歌手，卡茱莎是托爾斯泰的『復活』女主角）風行一時，連小學生都會哼唱。

文壇上芥川龍之介、菊池寬、佐藤春夫等成爲流行作家，合理主義的寫實文學，接二連三地發表。同時綜合雜誌、大衆雜誌、婦人雜誌等，都以大正民主主義爲背景，急速地增加部份。綜合雜誌以『太陽』爲始，有『改造』『雄辯』『新公論』等，婦人雜誌有『婦人俱樂部』『主婦之友』，大衆雜誌則有『講談俱樂部』。不久，『皇冠』問世，風靡一時。

大正十二年夏天，黑木亮二病弱的身體躺在中野桃園町台地租賃的家裏。台地密生的雜木林阻擋了風，長臥病榻者不堪忍耐的暑氣，凝滯於這家裏。

黑木把床鋪在近走廊的地方，茫然眺望着小院盛放的錢葵花。他從上午以來一直以這樣的姿態望着小

院，而浮上他那半虛脫狀態的心的只是這樣一句詩：

『百結蜘蛛網錢葵花』

那弱不禁風的錢葵花，使這蕭瑟的小院平添一份淒涼。

『有人在家嗎？老師，今天覺得怎樣？』有人在玄關大聲問。

黑木亮二沒有回答。這是不必回答亦自動上來的客人。

拉開破舊的紙門進來的，是個長髮，鼻梁高聳的青年，他的西裝陳舊，抱着一包報紙包着的東西，隨便找個地方一坐，卽粗魯地說：

『這是蛋。』

這是個名叫金谷潤三，三年前方離開美術學校的無名畫家。住在附近的古寺倉庫。這古寺的住持是位八十多歲的老僧侶，人怪僻而風趣，他樂意讓這同樣怪僻的無名畫家居住。

『你的畫賣出去了？』黑木看到報紙中是三十個鷄蛋，不解地問。

『不，用畫換來的。我想兜售畫而在下落合附近物色大宅第時，發現了養鷄場，主人是個快活的男人，他看看我的相貌，武斷地說，我會成爲偉人而跟我交換了畫。』

『不需要這麼多嘛。』

『一天吃五個，六天就吃完了。』

『五個？太多了……』

『早上、中午、晚上各吃一個，其餘兩個給小露吃，哈哈哈哈！』比黑木更貧窮的金谷潤三，發出了爽朗愉快的笑聲。

金谷很尊敬黑木的作品，他堅信以病弱之軀，不惜花費三個月甚至四個月的時間，精心琢磨，寫出如珠玉似銀粉，美麗燦爛短文的黑木，是日本文壇上最稀少、價重、孤高的作家。

『我沒有才能，所以再短的文章也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寫。』黑木說，但金谷不同意。

『老師，您具有藝術家的靈魂。現在自稱爲第一流藝術家的人們，眞正具有藝術家靈魂的，究竟有幾人？』金谷潤三大聲說。

黑木尚未看過金谷的畫。他曾表示要看，但金谷拒絕了，他說：

『我還未完成，還未完成可以讓您看的作品。』

當時美術也已相當盛行，尤其是洋畫壇，天才畫家有如雨後春筍，不斷地出現。岸田劉生、高村光太郎，萬鐵五郎等，熱鬧地展開新藝術運動。脫離文展（文部省美術展覽會）的一羣人（石井柏亭、梅原龍三郎、柳敬助、坂本繁二郎）設立工科會，開始製造大勢力。其他未來派、表現派、立體派等，許多新畫家都開始活躍。

黑木不知道金谷到底是屬於哪一派，他曾問時常到寺裏玩的小露。

『小露，金谷叔叔畫些什麼畫？』

『很奇怪的畫，我看不懂畫什麼。』小露回答。

以金谷的性格推測，黑木猜想他可能是屬於未來派。

十七

『老師……我，』金谷潤三忽然改變態度，『我發現了一個可以做妻子的女人。』

『那恭喜。不過，我講句失禮的話，有這麼一位決心嫁給你這無名畫家的女孩子，應該是可賀可喜的。』

『不，對方還沒答應，只是我發現有這麼一個人罷了。』

『原來是單戀？』

『也不是單戀……老師，您知道打字員是做什麼的嗎？』

『不知道。』

『最近東京車站前面新建了一座大廈，叫做丸內。』

『聽說過。』

『丸內大廈內有好幾百處公司行號，我去碰運氣，看看有哪家公司要買我的畫。結果，畫雖然沒有賣成，卻認識了一位打字員——就是操縱打字機，拍噠拍噠打字的小姐。前天三浦環（譯註：抒悄歌女歌手

）從美國歸來，在歌舞伎座舉行演唱會，我勉强設法買了兩張票，陪她去聽演唱。三浦環在唱「蝴蝶夫人」之間，我一直握着她的手，她被我握得手掌沁汗也沒有抽回去。』

『這位小姐知道你的生活狀況嗎？』

『不知道，我沒有提到我的貧窮，演唱會我是借穿朋友的衣服去的。』

『假使她來找你，發現了實際情形，會不會吃驚？』

『下個禮拜天她要來。』

『你放心嗎？』

『我想請教您的就是這個……』金谷的表情嚴肅，頸項探前。『老師，聽說師娘是位絶代美女，而且是地方上富翁的獨生女。』

『……』

『老師當時是無名作家吧？』

『是的。』

『師娘發現老師貧窮以後，愛情也沒有褪色吧？』

『唔……是的。』

『師娘第一次到老師這破舊的家來時，表現了什麼態度？哦，不，我更想知道的是，那時候老師有沒有馬上跟師娘發生肉體關係？』

黑木閉上了眼睛，但他說：

『美都……內人是突然跑來的。』

『不是老師叫她來的？』

『我做夢也不會想到她是會來找我的女人……有一天，我睡醒時，她已坐在起居室。』

『爲什麼？』

『我也問了，她笑着說：只是想來就來了。現在想起來我也感到不解。』

『哦。』金谷抱着胳臂。

黑木浮起微笑說：

『我的情形是例外，因此，我們的共同生活才這麼短促。』

『老師，女人是不是用武力就可以使她服貼？』

『不能用武力。』

『那很方便嘛，只要相愛，總該無妨吧？』

『我不贊成，但如果你一定要這樣做，我當然不阻止你。』

『好，明白了。還有一件事請教您。』

『什麼事？』

『萬一……我只是說萬一……您職不勝肺病的場合……』

『……』

『您是否已經預定把小露託付給誰？』

『沒有。』

『那麼，讓我收養怎樣？』

『這是需要你未來的妻子同意的事啊。』

『開玩笑，我是爲了養育小露才打算娶太太的。』

『我從沒聽說爲了養育別人的孩子才結婚的人。』

『老師的結婚是例外的話，我的結婚也是例外。』金谷說着，哈哈笑起來。

這無名畫家率直的要求，使黑木露出感激的眼光。

十八

金谷回去後，他的話突然沉重地牽住了黑木的心。假使我死了，小露怎麼辦？

這問題已不知可怕地擊打過黑木多少次了，但由於它太過可怕，不堪忍受，所以每次黑木都慌忙揮掉它。這是他們父女非逃避不可的現實問題，但它有一天一定會來臨。

染患肺結核的人，不一定會死。黑木的熟人中，也有人臥病六七年後治癒，現在仍不在乎地做着劇烈的工作。

然而，黑木認爲除非發生奇蹟，自己的病絕不可能康復。因爲黑木的父母死於肺病，而且他的兄弟、姊妹，以及父親的兄弟，一個不留，都因肺病而死。所以，他不相信唯獨自己是例外。

現實，是無法逃避的。這現實並非父親的黑木要面臨的，而是七歲的小露不久即非面臨不可的現實。

假使我死了，小露一個人沒有法子生活。小露需要有人養育才行！

金谷潤三自動要求做爲養育小露的人，這一番好意黑木無限感激。不過，性格怪僻的金谷，是否適合收養小露？黑木感到迷惑。

有沒有這樣一個人？到哪兒去找一個能夠收養小露，好好教育小露的人？

黑木的胸膛痛苦難受，他希望小露承襲父親與母親兩人的生命，有一個幸福而長久的人生。

黑木仰望着污斑點點的天花板，第一次衝動地想祈禱。過去，黑木從不相信神的存在。即使有神的存在，他也不會爲自己而產生禱告的心情。現在爲了女兒，他相信了神的存在，而且願意禱告。

忽然，黑木聽到隔室發出啜泣聲，於是返回了自我。

『小露！』黑木起身，拉開紙門。

小露跪坐着，雙手放在膝上，垂着頭啜泣。

『怎麼了？』黑木問。

小露不答，只搖搖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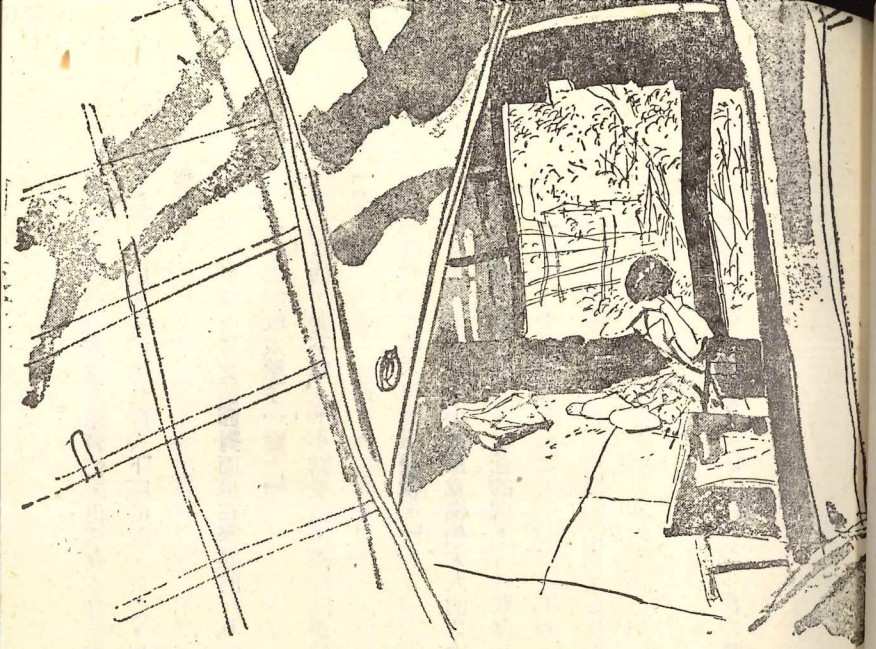
『有什麼傷心的事？』

『……』

『小露，不要隱瞞，有什麼事就告訴爸爸。』

『……』

『小露！』黑木突然加重語氣，因爲他想到小露要單獨活下去，必需忍受一切悲哀。『假使不能告訴爸爸，就別哭！』



小露跪坐着，垂頭啜泣。

小露小小的肩頭顫抖了一下。

『妳不能做一個動不動就哭的孩子，假使爸爸不在，剩下妳一個人的時候怎麼辦？只管哭嗎？』

父親說出了最殘酷的話。

小露睜大噙着淚水的眼睛，仰看着黑木。黑木故意以嚴峻的表情俯視她。突然，小露抱住了父親。

『不，不！爸爸不能死！』小露拚命抱着父親，搖晃着，哇地號哭了。

黑木靜靜擁着小露，等到小露的嗚咽停止，他才和藹地問：『肚子餓了吧？』

陽光早已遠離了小院。

『會燒飯給爸爸吃嗎？』

『會。』小露點點頭。

從不久前小露就在父親的指導下，學會了燒飯。本來黑木不忍心讓幼小的女兒操作家事，而託附

近一個小販的太太每天來幫忙。但這女人非常懶惰，擅自不來的日子很多。這樣的日子，小露便瞞着父親，自己燒飯。當然那是難於下嚥的飯，於是，黑木便教小露如何燒飯。小露是個喜歡燒飯、打掃等工作的乖孩子。

不一會兒，父女倆面對面坐在寒酸的飯桌前。

『今天的飯太軟了一點。』

『是的，對不起。』小露致歉，然後瞇着眼睛，稍微吐出舌頭，聳了一下肩。這動作完全與她的母親一樣。

『沒關係，明天也燒這樣軟。』

『是，明白了。』小露故意模仿大人的口吻說。

『小露，是不是因爲爸爸的病，有人欺侮妳？』黑木問。

『……』小露注視着父親，但忽然低下頭，說：『千彌說，她媽媽叫她不要跟我玩，因爲會傳染病。』

『……』黑木早已料到這樣的話遲早會落到女兒身上。

『爸爸，對不起，我本來不想告訴爸爸的。』小露說着，對爸爸甜蜜地笑了笑，好像什麼事也沒有似的。

七歲的女孩子就懂得不讓父親耽憂！黑木感到胸口疼痛。

十九

翌日，黑木上街了。送小露出門上學後，他也忽然走出家裏。因爲黑木的作品集有三卷，已經決定由中央春秋社出版，黑木想提前借一筆出版稅。黑木在文壇的地位已經是屬於中堅作家，地位鞏固，不論任何一家綜合雜誌，都期待黑木的作品。又婦女雜誌或大衆雜誌，也都歡迎黑木的小說。然而，黑木由於對文章的要求極高，寫作態度嚴謹，加上疾病纏身，不可能大量寫作。

現在，爲了小露，黑木覺得必需儘可能延長生命。爲此，他打算到湘南地方（譯註：指東京東南部郊區千葉縣一帶而言）靜養一年。黑木必需感謝三卷作品將出版，這筆版稅可以幫助他實行計劃。

天空沒有一絲雲，是個悶熱的日子。

中央春秋社是在新橋。當時中野是樹林、田園等很多的郊外，到宮城附近去，在感覺上已是距離極遠的遠行了。因此，當黑木在新橋車站下車時，已經感到倦意。中央春秋社是第一流的出版社，但辦公室却是簡陋的建築物。

出版部長看到黑木時，嚇了一跳。

『天氣這麼熱，你怎麼可以出來？有什麼事你連絡一聲，我就會上門領教嘛。』

『我想先借一筆錢，用信連絡未免失禮。』

『自己的版稅，不必客氣。』

這位出版部長是個熱誠的人，本來社方反對一次出版三卷黑木的作品，但出版部長堅持主張出版。

『我打算在鵠沼附近租間房子，靜養些時候。』

『是的，很好，應該好好靜養靜養。你要多少錢，儘管說，只要我的權限內，我會成全你。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康復後，第一篇作品務必在中央春秋社發表。』

『那當然，我答應。』

他們的話很簡單地結束了。出版部長向經理領出了黑木所要求的倍數金額。

『快中午了，如何？我們一塊兒去吃飯吧。這附近新開了一家牛肉飯店，味道很好，我請你去吃。』

中午小露會回家吃飯，黑木希望趕快回去，但對方好意邀請，不好意思拒絕。

這家牛肉飯店是在一條窄巷盡頭，但店內頗整潔。當他們兩人夾着桌子落座時，突然，像天崩地裂般，發生了大地震。

『地震！』出版部長陡地站起身，叫道。

黑木也站起來，同時兩人都摔倒在地上。

桌子倒下來，接着，整棟房子在劇烈的震動中搖晃，傾斜。兩人企圖站起來，但這是不可能的。他們沒有餘暇彼此互助，兩人都在無意識中，拚命向門口爬去。但黑木被倒塌的桌子打斷了一隻脚，當出版部長爬到門口時，黑木還在那裏掙扎。

這時又發生了一陣更劇烈的震動，房子塌下來。

剛好是中午，十一時五十八分。家家戶戶屋內都有火，但都來不及把火熄滅。

從倒塌的房子冒出了火舌，黑木在渦捲的濃烟中，呼喚着女兒的名字。

＊　＊　＊

中野桃園小學還不敢決定是否可趁地震稍停時，放學生們回家，但學生們都躭心自己的家，急於回家，所以在高年級學生的帶領下放學了。

小露看到自己的家安然無恙，便『哇！』地叫了一聲，奔進去。然而，找不到她要訴說恐懼的父親。

飯桌上有一張稿紙，上面寫着：

『小露：我到出版社去，中午回來。父字』

小露一時楞楞地坐在桌前，但漸漸感到不安，開始嚶嚶啜泣了。

金谷潤三趕來，是在過了十分鐘之後。

『好大的地震，老師，嚇了一跳吧？』金谷邊說邊進來，看到只有小露一個人，不禁鎖起了眉。『小

露，爸爸呢？』

小露默默地把桌上的稿紙遞給金谷。

『出版社？到底是哪家出版社？……哦，對了，是中央春秋社，那是在新橋。怎麼這樣會選，選到這樣的日子？不知是不是安全？』金谷盤膝坐下來時，房子又忽然震動起來。

金谷急忙抱起小露，跳出小院，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看樣子到晚上也不能進入屋裏。』金谷自言自語地說。

『叔叔，』小露驚懼地抬臉看着金谷，『爸爸會回來嗎？』

『當然會，這裏是他的家，當然會回來。不過，火車和電車大概都停了，要走路回來，恐怕會慢一點。』

『……』

小露閉上眼睛，合起小手掌。然而，不管她如何禱告，她的父親終於一去不回。

二十

『嗬，好可愛的孩子。』年過八十，活像枯木的老僧，看着坐在他面前的小露，微笑說。

金谷潤三雙手按着榻榻米，伏下頭說：

『和尚先生，拜託。』

『你說要收養這孩子？』

『是的，要收養。』

『你是敝寺的食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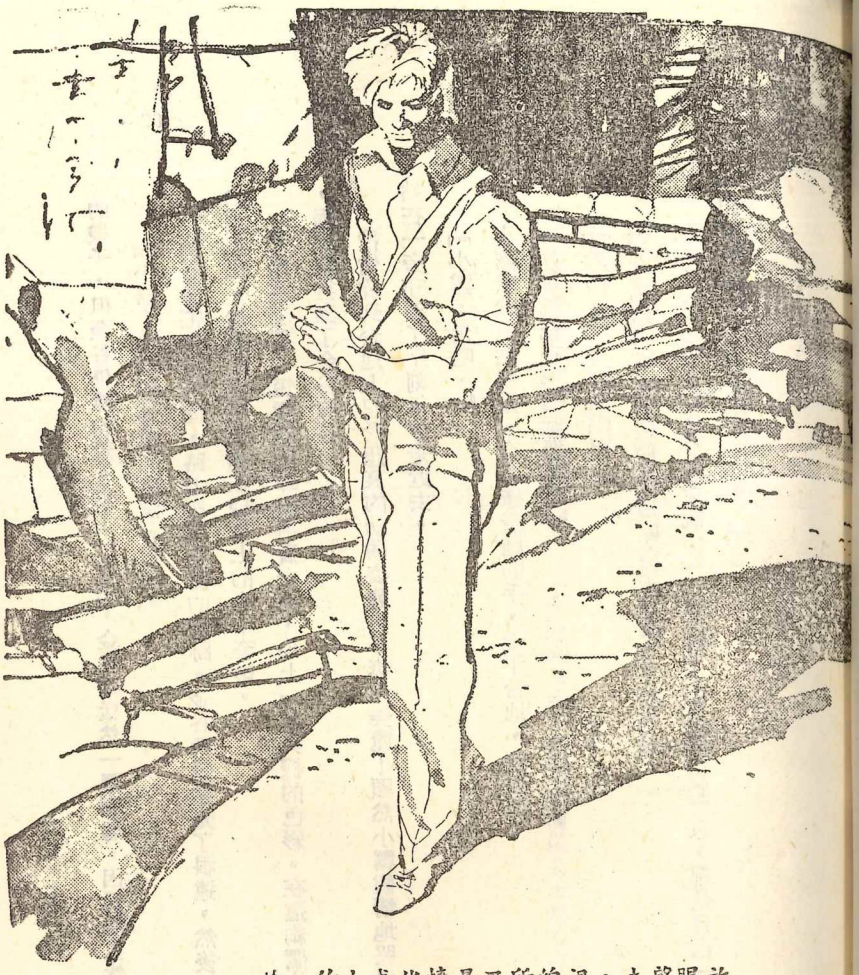
『請別譏笑，這孩子是個孤兒，假使我不照顧她，只有成爲流浪兒。』

『你的決心我瞭解，不過，說到你是否有資格扶養這孩子，就是另外一個問題。』老僧含笑說。

『您是說，我沒有資格？』金谷略微露出氣憤。

『扶養一個孩子，也許比畫畫更困難，你絲毫沒有做父親的條件。』

『是的，我是個貧窮的無名畫家，從這一點來說，可能我是沒有資格收養孩子。不過，我愛這孩子，



放眼望去，視線所及是燒化成土的一片。

我自信我對這孩子的愛情，絕不亞於她的生父黑木亮二。』

『只有愛情，不能扶養孩子。』

『和尚先生，您所說的條件究竟是什麼？』

『你這樣問我，就是你沒有資格的證明。』

『糟糕……總之，這孩子無家可歸啊！和尚先生。』金谷焦急地叫道。

突如其來的大地震，使東京市的大半房屋倒塌、燒毀。金谷一大早走過餘燼未熄的街道，茫然向新橋出發。放眼望去，視線所及是燒化成土的一片，中央春秋社到底在何處，沒有辦法找出。

從地震發生以來，已經過了一晝夜，但黑木還未回家。當然他不會把小露一個人留在家裏，自己到別處去。假使他活着，一定會在當天趕回家，即使受重傷，也會想辦法託人連絡。

黑木已永遠不回來——除了這樣斷定之外，別無他法。

雖然如此，金谷仍抱着一線希望，到中央春秋社社址的新橋一帶去尋找。地震後的悲慘情景，使金谷完全絕望了。

回到中野的金谷，看到悲哀地等待他回來的小露，一句話也說不出，坐到小露面前，眼睛不覺一陣熱，默默地把雙手放到小露肩上。

小露靜靜地抬眼注視着金谷。

『沒有希望？』小露問。

也許爲了這可憐的小女孩孤苦伶仃的命運，上蒼已賦予她忍受悲哀的力量。小露在金谷面前沒有流淚。

『嗯，沒有希望，找不到爸爸。』金谷無力地說着，仰身躺下去。

徒步從中野走到新橋，往返走兩趟的金谷，疲倦一時蔓延全身，他閉上了眼睛。

小露似乎躡足走出去

的樣子，但金谷仍然躺着。過了一會兒，金谷才猛然一躍而起。因爲他忽然就心小露的行蹤。

『小露！』金谷叫道，但沒有回答。

金谷急忙走出外面，路上沒有小露的蹤跡。金谷沿着路走了很遠，然後折回來，穿過雜木林的小徑向台地走去。於是，發現了縮在綠草上的小小姿影。

太陽將沉落，短暫的餘暉照射着台地，染上一片異樣的色彩。在這絢爛的色彩中，縮成一團的小身體，强烈地打動了金谷的心。

悄悄躲到台地上忍受悲哀的幼弱姿態，多凄涼美麗！顯然小露儘情地哭過，只有肩頭還喘動着。金谷站在一旁守望了片刻，才走近去。

『小露，走吧。』

小露默默地站起來。金谷牽着她的手，走下台地，一面問：

『妳跟爸爸在那裏玩過吧？』

『是的。』小露點點頭。

『那時候對妳講過的話，妳還記得嗎？』

『記得。』停了停，小露才說：『爸爸說：不管歡喜或悲哀，都是自己一個人的，不能要求別人跟你一起歡喜或一起悲哀。』

『哦，這話正像老師的爲人。』

『還有……自己是重要的，別人也一樣重要，所以不能隨便……』

『唔，是的。小露，這些話妳要永遠記牢，不能忘掉。』

『好的。』

金谷牽着小露的手，走出雜木林，直接來到古寺，要求老僧從這天起收留小露。

二十一

老僧招手命小露走近他，默然端詳了小露的容貌片刻後，他說：

『我的生命已快要結束，妳的生命現在才開始，在這短短的相逢之間，我們一起生活吧。』

『和尚先生，謝謝您。』金谷又雙手按着榻榻米叩頭。

『你不必謝，我不是讓你做這孩子的父親。』老僧含笑說。

『好頑固，和尚先生。您活着之間，我當然不主張父親的資格，但您一旦仙逝，我就得負起全部責任。』

『那不行。我聽黑木先生說過這孩子母親娘家的事，是岡山海邊村莊的富豪。』

『是嗎？我沒聽過。』

『這孩子的外公外婆都還健在。黑木先生去年送這孩子的母親的遺骨回去時，據說，起初那位外祖父對奪取女兒的人表示了敵意，但當他們要離開時，似乎稍微軟化了……妳叫小露，是嗎？』

『是的。』

『小露，假使送妳到外公外婆的村裏，妳去不去？』

『……』小露垂下頭。在那小旅館樓上，生病的父親和傲慢的外公對峙的情景，浮上了她的腦海。

『小露不願意去，是嗎？』金谷得意洋洋地探視小露的臉說。

『你不要打岔。小露，妳對那村莊沒有一樣好的記憶嗎？』老僧問。小露抬起臉。

『大家都很和藹，外婆、一郎表哥，還有千香姊姊，都很好。』

『是的。』

『外婆給我小娃娃，一郎表哥雖然脚不好，我們的馬車要出發時，他也跑來送我們。還有，千香姊姊對我像媽媽一樣親切。』

『唔，是的，可是，只有外公，沒有跟妳講和氣的話，是嗎？』

聽到老僧的話，小露又低頭望着下面。於是金谷又插口說：

『做祖父的人冥頑不靈，沒有辦法。』

『這冥頑不靈的人，也許現在已像冰一樣溶化了。』

『七八十歲老頭子的頑固，會這麼簡單地溶化嗎？您自己就是一個例子，您一旦決定的事，用鏟子挖也挖不動。』

『哈哈哈……總之，這孩子的外公外婆都健在，當然不能忽視這事實。』

『是嗎？好無聊。』

『你不過是等於乞丐畫家，養得起這孩子嗎？』

『太過份了，什麼乞丐畫家！我相信十年以後，這孩子一定會成爲奪取所有男人靈魂的美女。而且她的個性溫柔，純潔，像一顆珠玉，不能受到一點點傷害。』

『我料到你的用意在這裏，假使由你扶養，這顆珠玉一定會傷痕累累。』

『開玩笑！和尙先生，您還不瞭解天才的眞正價值。八十歲的老翁還沒有透視人的眼睛，實在太可憐了。』

『哈哈哈！金谷潤三的心意我雖然瞭解，但這心意並未經歷生死的艱辛。中國的莊子曰：「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你要到達這境地，至少還要三十年。那時候才能收養別人的孩子，教導別人的孩子。你的想法跟小孩子看到蓓蕾就急急採折一樣，很危險。』

『您要怎麼說就說吧，我一定要使小露成爲燦爛美麗的花！』金谷叫道。

二十二

翌日，這古寺來了一位訪客。

『有人在嗎？』

倉庫門外有年輕女人的聲音，老僧應聲出來。

『請問，金谷潤三先生在嗎？』打扮得很漂亮的女郎問。

是個眉毛和嘴唇都薄薄的，眼睛鼻子的輪廓也模模糊糊，二十歲左右的女郎。東京發生慘災，她却打扮得像要赴宴。老僧感到不解。

『他剛好出去散步，請問貴姓？』

『我叫梅林種子，丸內大廈的東洋商事株式會社打字員。』

『打字員是什麼？』

『是以一種叫做打字機的機器，代替毛筆或鋼筆，把文字打出來的人。』

『嗬！文字應該是爲了用毛筆寫而創造的，用毛筆寫字才有味道。但近來漸漸時興用鋼筆寫，這已夠

無聊了，現在却又改用機器打，眞傻。』

『請問……金谷先生會不會很快回來？』

『他是帶孩子在附近走走，應該很快就回來吧。』

『孩子？什麼孩子？』梅林種子問，皺起稀薄的眉毛。

『他從今天起做了父親。』

『什麼?!』

『他收養了因地震而死亡的小說作家的女兒。』

『我告辭了。』梅林種子低一低頭，旋轉過垂長的和服袖子，走出玄關。

老僧一面目送着，一面喃喃自語：

『這就是現在女性的代表吧？』

梅林種子正要走出山門時，剛好碰見了牽着小露的手回來的金谷。但她板着面孔，招呼一聲都沒有就要走出去。

『怎麼了？妳是來找我的吧？』金谷慌忙趕到梅林種子面前。

梅林種子輪廓模糊的面孔繃得緊緊的，悶聲不響地望着金谷。

『生氣了？怎麼回事？和尙對妳說了什麼不禮貌的話嗎？』

『我不想再跟你講話。』

『所以我在問妳什麼原因嘛，妳不講我怎麼知道？』

『那麼，告訴你吧。』梅林種子露出輕蔑的表情說：『金谷先生，你向我求過婚吧？』

『求過……不錯，我明白了。因爲我是寄居於這古寺的貧窮畫家，所以妳瞧不起？』

『我才不在乎貧窮，只要一出名，自然會有錢。不過，我不想結婚就馬上做母親。』梅林種子厭惡地說着，冷冷地瞥了小露一眼。

金谷的臉色陡地改變了。

『原來妳是這樣的女性！我看錯了人。』

『看錯反而對我方便。』梅林種子說着，揚長而去。

『哼，這種女人！』金谷投以憤怒的視線，『別以爲這是我的私生子。假使是我的私生子，妳愛我的話，也應該欣然答應扶養，才是女人的溫柔。混蛋！』

小露拉了一下吼叫的金谷衣袖。

『沒關係，小露，除非肯疼愛妳的女人，我決不娶。』

金谷正當對於整個東京都燒成灰，慘劇剛發生之中，打扮得花枝招展，竭力表現美貌的虛榮心嗤之以鼻，胸中憤慨不已。

二十三

年老的祖母從貯藏室拿出孩子的衣服和小棉被，綑成一束，然後坐在它前面。

這備前的偏僻村莊，也分配了救濟關東大地震罹災者的物資救濟單。

那孩子不知怎樣？祖母的腦中浮着與女兒一模一樣的外孫女容貌。當她從貯藏室找出這家裏再也用不着的東西時，所挑選的盡是她的女兒幼時用過的東西。

這些東西送到東京後，小露會穿在身上吧？——顯然她在無意識中，這樣期待着。救濟物是分送給莫大的東京好幾萬孩子的，美都穿過的衣服，要到達小露的手，連萬分之一的機會都沒有。然而，這位祖母祈求奇蹟出現。由此可見她思念災區中孫女兒的殷切。

過了一會兒，祖母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進入裏面。在裏面的房間，四十年來不容許一句反駁，傲慢專橫的暴君丈夫，半身不遂地躺在床上。他的嘴也半殘廢，講話含糊不清，差不多聽不懂。

市右衞門一看到老妻，立刻露出焦急的眼神，不知說些什麼。妻子聽不懂他的話，於是扶起他的上半身，讓他倚被而坐。

『……死……活……在問妳。』市右衞門牽動着歪斜的嘴說。

『是、是。』

『是、是什麼？什麼意思！』

『你是說：死了，還是活着？』

『對了。』

『你是指小露？』

『當然。』

『這……還沒有消息。』

『傻瓜！』老人因爲嘴巴不自由，臉上充滿了憤恨之色。

『已經拍了兩次電報了。』老妻說，市右衞門馬上回答不夠，再繼續拍。

老妻已經發現這頑固的丈夫對小露的態度已漸漸軟化，但當她知道由於這次震災，而比她更關心小露的安危時，她感到非常欣慰。

當老妻問，假使東京已不能住，可否帶回來時，市右衞門頷首表示同意。

『那麼，我再去拍一通電報。』

老妻走出房間，從通往傭人住屋的走廊走出庭院，這時她忽然發覺紙門裏面似乎有人。這紙門裏面的

一間房是她自己的臥房，應該不會有人擅自進去。老妻悄悄返身走近紙門。

忽然，發出了東西掉落的聲音。她拉開紙門，出乎意料之外，在那裏的是寄放於淨觀寺的一郎。一郎對祖母露出了敵意。

『怎麼了？一郎。』

祖母背着丈夫對這孩子表示親切，但不知怎麼，一郎活像野鶴，不解除警戒，也不顯出親近。

對一郎要求親近，也許是過份的。自京都來到這裏以後，他一步都未走進這邸第，一直寄居於淨觀寺。繼承了祖父火烈的性格，和父親豪放不羈的氣質，加上不得不仰賴枴杖的殘廢少年，對於不養育他的祖母只有憎恨的感情，是情有可原的。

祖母接受着少年冰冷的眼光，但無意譴責他。

『有事儘管說，一郎。』祖母柔聲問。

一郎緊抿着嘴，他的面貌與逝世的兒子只正並不十分相似，但這一瞬間的表示，却使祖母勾起了只正反抗時的神態。

畢竟是只正的兒子！祖母想。只正也是一旦反抗，再怎樣責罵或撫慰，都絕對不道歉。一郎似乎也遺傳了這一種血液。

祖母坐下來。

『一郎，你一聲不響進入這裏，我並沒有生氣。我不能對你做什麼，感到很難過。你要諒解我。』

『……』

『你討厭我吧？當然不能怪你。我時常想求你原諒……原諒我吧。』

祖母低下頭去。一郎看到了祖母的眼淚，但他沒有改變表情。不過，他開口了：

『我是來偷錢的。』

『啊？』祖母吃了一驚，望着孫子。『零用錢不夠花？』

『我不是要零用錢。』

『那爲了什麼要錢？』

『我要火車費。』

『火車費？』

『嗯，火車費。』

『你要到哪兒去？』

『東京。』

『東京？』祖母睜大了眼睛，『去東京做什麼？』

『……』

『一郎……』祖母臉上流露着感動。『你是躭心小露的安危，所以想要去東京？』

『……』一郎迎着祖母的視線，霎也不霎一下眼睛。

『是不是？我知道了，幸虧你想到。不過，你的脚不方便，一個人恐怕不能去東京。』

『不，我要去！我需要火車費，奶奶，請您給我火車費。』一郎在祖母面前坐下來。

這少年堅決的表情，在祖母眼中是美麗的、嚴肅的。

『使假你是中學三、四年級的學生，或許可以讓你去，但你才小學六年級啊。』

『我要去！』一郎說。

這時，他們聽到庭院傳來跑步聲。

『夫人，』這是千香的聲音，『夫人，我從片上回來了，請讓我去東京吧。』

聽到千香的請求，祖母拉開紙門，走出來。

『夫人，』千香露出懇求的神色，『我很躭心小露小姐，不能安心留在片上，所以請求家裏的人讓我回到這裏來。夫人，請派我去東京吧。』

『不過……』

『小露小姐的爸爸身體不好，一定比我們想像中更不好，如果沒有人去幫忙，小露小姐一個人是沒有辦法的。我是最適合去幫忙的人，夫人，求求您，派我去吧！』

『妳等一下。』

老妻進入裏間，與市右衞門商量：

『千香說她願意到東京去一趟，你看怎樣？』

老人立刻以眼示意，表示同意。

『那麼，』老妻匆匆返回來，『千香，請妳走一趟吧。』

『要派我去？謝謝，哦，非常謝謝。那麼，小露小姐的住址是什麼地方？』

『這就告訴妳。』老妻進入房間，對仍坐在那裏的一郎說：『千香要到東京去，所以你可以放心了，她會帶小露回來。』

老妻從衣橱裏拿出今年春天黑木寄來的信，對千香說：

『東京府豐多摩郡中野町四十二番地，我再說一遍，東京府豐多摩郡中野町四十二番地。』

『好，知道了，夫人。』

『錢妳跟小森（管家）到郵政局去領，二百元，哦，不，三百元（等於當時美金三百元）好了。』

『是，我一定會把錢交給小露小姐的父親。』千香點點頭，走出了庭院。

祖母回到房內時，一郎已不見了。

二十四

『嗨，坐定了，好極了，坐在這裏，就可以去東京了！』千香坐在開往東京的快車三等車廂角落，自語着，她的臉興奮得像蘋果。這是她生平第一次的長途旅行，能夠與小露重晤，使她倍覺興奮。

火車內擁擠、混亂，因要事非到災區東京去不可的乘客，佔據大半。緊張的空氣也傳染給了千香。

火車發出轟的一聲，震動了一下，滑出岡山車站月台。千香睜眼注視空中，無聲地對自己說：放心，一定會見到小露小姐！

這時，千香身旁忽然冒出一個人，千香無意地轉過臉，却大吃一驚。

『一郎少爺！』千香不由抓住了一郎肩膀。『怎麼回事？』

『我也要去東京。』

『什麼？……那、那怎麼行？』

『我也要去！』一郎反抗地聳聳肩，蒼白的臉上流露着少年不應有的嚴肅。

『你怎樣從津留見到岡山市來的？』

一郎並沒有乘兩天往返一次的馬車，因爲千香是乘馬車來岡山市搭火車的。

『我乘船，大松屋的船。』

大松屋是津留見村唯一的雜貨店，這雜貨店每月有兩次利用船，渡過瀨戶內海到岡山市購貨。因爲馬車所運的東西不夠賣。

昨天剛好大松屋有船出航，一郎得悉消息，偷偷溜進船內。當船上的人發現他時，已經看見岡山港了。

『嚇了我一跳，一郎少爺，老爺一定會罵你的。』千香把座位讓給一郎，自己蹲在通道。

一郎笑了。

『我已不回津留見了。』

『離家出走？那是不良少年的舉動，少爺，你才小學六年級嘛，一個人在東京怎麼能生活？而且少爺……』千香想說：你是跛子，但她閉上了嘴。

『我絕對不回津留見！』一郎斷然重複說。

一郎一旦決定的事，死也不會改變，他這種性格完全遺傳了父親只正的性格。

千香嘆息着。

『你要住在東京，但帶了錢沒有？』

『有。』一郎回答。

一郎在淨觀寺和尙的手提保險箱偷了三十元，他據實告訴了千香。

千香向四週掃了一下，搖頭說：

『那不好，這一來眞的不能回津留見了。』

千香想到自己懷中有三百元，加上這三十元，懇求黑木先生的話，大概會收留一郎少爺吧！

如果要在東京生活，除了請求黑木之外，別無他法。

『我來請求黑木先生收留你吧。』千香說，一郎笑了。

事情決定後，千香感到輕鬆了。淨觀寺的三十元，拜託夫人償還就沒事了，千香想。

千香打開包裹，遞了飯糰給一郎，自己也吃起來。

車過姬路時，太陽已經下沉。

二十五

千香把包便當的報紙鋪在通道，坐在報紙上面，倚着一郎座椅的扶手睡着。一郎的頭垂在千香頭上，也沉沉入睡。火車在幾個車站停車，一面繼續在黑暗中疾駛。

在間隔三個座位的地方，一個頭髮半白，衣着破舊的男人，坐在靠過道的位置。只有這男人沒有睡。如果聽到這人的名字，無疑周圍的人都會畏懼地退避三舍。

他就是松山妻吉，五天前才服完七年徒刑，從小倉牢獄釋放出來。妻吉今年六十二歲，從二十一歲時，因刺殺强暴母親的流氓而第一次入獄以來，以竊盜、欺詐、人口買賣等罪名，不斷地入獄、出獄，而不知不覺間已過了六十大關。

五天前，當他從小倉牢獄釋放時，獄長對他說：

『你已經六十二歲了，不要再到這裏來，在死以前爲人們做一件好事吧。』

松山妻吉只默然低着頭。

妻吉已不必再犯罪，因爲有一座靠山在東京等待着他。這靠山埋藏於小石川的冰川神社石牆中，七年

來應該還在那裏。妻吉爲了隱藏這靠山，應該服刑二年的徒刑，忍受了七年之久。

不過，妻吉有一個極大的不安，假使這次大地震神社的石牆倒塌，或被猛火燒毀的話，怎麼辦？那麼，妻吉就失去了殘渡餘生的方法了。

妻吉忍不住在內心禱告：求神保佑，讓它安然無恙。

在這夜行火車中，妻吉當然睡不着，他一面望着乘客們的睡姿，一面繼續想着埋藏於石牆的靠下面山。

這時，車門開了，一個年輕男人輕手輕脚地閃進來。大半生被警察追蹤、逮捕的妻吉，對於辨別同行的直覺特別敏銳。當他一眼看到這年輕男人時，立刻明白地在內心叫道：哈！

年輕男人緩慢地從通道走過來，一面以銳利的眼光掃視乘客。妻吉知道他是在尋找獵物，因爲從前他也有過同樣的眼光。

妻吉閉上了眼睛，他不願意看到那人的犯罪現場。

那年輕男人在前面不遠的地方站住，顯然已在動手。片刻後，那人的脚步聲經過妻吉旁邊，向另一車廂走去。

妻吉睜開眼睛，乘客依然熟睡着，但這些乘客之中，一定有人被偷去了東西。這受害者是誰？妻吉也不知道。

二十六

上午十一時，火車比預定的時間延誤一小時駛進東京車站。千香和一郎，及所有乘客，都看到了燒毀的東京。

火車一停，全部乘客都迫不及待地向出口衝去，彷彿非提早一分一秒出去，便不能達成任務似的。這時千香突然驚心動魄地悲叫了一聲：

『丟了！錢丟了！』

千香想從腰帶間掏出車票時，才發現和服從腋下的叉口被利刃割開，一直裂至領子附近。她趕忙從裂口探進手，三百元不翼而飛了。這三百元紙幣是以棉布包着，緊密地縫在內衣的，原以爲絕對不會丟掉，怎麼竟被扒手偷去了？

『少爺，少爺，哦，錢丟掉了，被人偷走了！』千香絕望地叫着。

一郎被千香拉着的手緊緊握着，歪着臉。

向出口湧去的乘客們，對於他人的不幸極爲冷淡。周圍的人只打量了一下千香的臉，沒有一個人發出

同情的話。

『怎麼辦？怎麼辦才好？少爺。』千香慌張失措。

後面的人毫不容情地向前推擠。被推出月台後，千香的眼淚才簌簌掉下來，喃喃地反覆着相同的話。似乎每一個乘客的臉都顯得可疑。

『啊，沒有那些錢，不能去見小露小姐，怎麼辦呀？少爺。』千香非常絕望，幾乎癱瘓下去。這時那衣着破舊的老人來到他們旁邊。

『可憐……不過，偷錶的傢伙已經逃走了。』

『啊！』千香望着老人。

他們第一次遇見了同情的眼光和語言。

『昨夜那傢伙走進車廂時，我就發覺了，不過，想不到會在妳身上下手。』松山妻吉說。

『老先生，有沒有辦法抓到他？』千香露出哀求的眼光。

『沒有。東京已經是這種狀態，即使報警也沒有用，這時候警察沒有時間抓扒手。』

聽到這話，千香雙手掩着臉，悲痛地哭起來。

『千香姊姊，不要哭。』一郎不知所措地拍了一下千香肩膀。

松山妻吉以憐憫的眼光望着跛足少年，我從來沒有偷過這樣可憐的人！他想。妻吉雖然做過許多壞事，但對手都是被偷或受騙都得不到同情，或許反而令人稱快的可惡人物，有時候甚至是比妻吉更可惡的人。妻吉對偷竊這兩個可憐的錢的那人，感到憤恨不平。

妻吉從懷中摸出一張十元鈔票，要塞入一郎手中。但一郎彷彿受到侮辱一般，板着臉搖頭。

『沒有錢怎麼行？』妻吉說。

『我有，被偷走的是千香姊姊的錢。』一郎回答。

千香終於停止了哭泣，對妻吉低下頭去。

『謝謝您，我們不能拿別人的錢。』

『沒關係，拿去吧。』妻吉堅持地把十元塞給千香。

千香向妻吉探問如何去中野，妻吉詳細告訴她後說：

『不要緊吧？』

『什麼？』

『別想不開，俗語說，錢是海水，流來流去。只要做事就有錢，但生命只有一條……』

『請不必耽心，我不會的。』千香在淚痕未乾的臉上擠出一絲微笑。『倒是希望現在要去的人家沒有燒掉……』

千香雙手放在胸前說，她的動作楚楚可憐，令人同情。

『你們要找的人家假使燒掉的話，來找我好了。在本鄉的帝國大學對面拐入小路的地方，有一家松葉旅館。聽說本鄉一帶沒有燒掉，你們可以來找我。我叫松山妻吉。』

『謝謝，您眞親切。』千香彎腰鞠躬，前額幾乎碰到膝蓋。

離開老人，走到中央線月台後，千香又簌簌地流起淚來。

『不要再哭了，千香姊姊。』一郎怕周圍的人注意。

『可是，少爺，我多粗心，我簡直想死。』

『我有錢嘛。』

『那是你的錢。我帶的是夫人託付的錢，三百元是一筆大數目，做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都存不了這麼多。』千香活像擠着一百多斤重的行李，喘息般地嘆着氣。

『奶奶不會生氣的，倒是妳一定別忘了請求黑木先生收留我。』

『好的，我求求看。』千香終於決定死了這條心。

二十七

千香和一郎的惡運不僅止於此，他們在中野車站下車，在陌生的土地，千尋萬找，好不容易抵達那小屋時，門窗却關閉着，門外貼着『吉屋出租』的牌子。

一郎從草坪上，發現了被人拋棄的『黑木亮二』的門牌。千香在當場坐下來。

『怎麼辦？』

他們徬徨無措，只茫然望着浴着光明的陽光的空屋。瘦長的錢葵花因失去主人而顯得格外淒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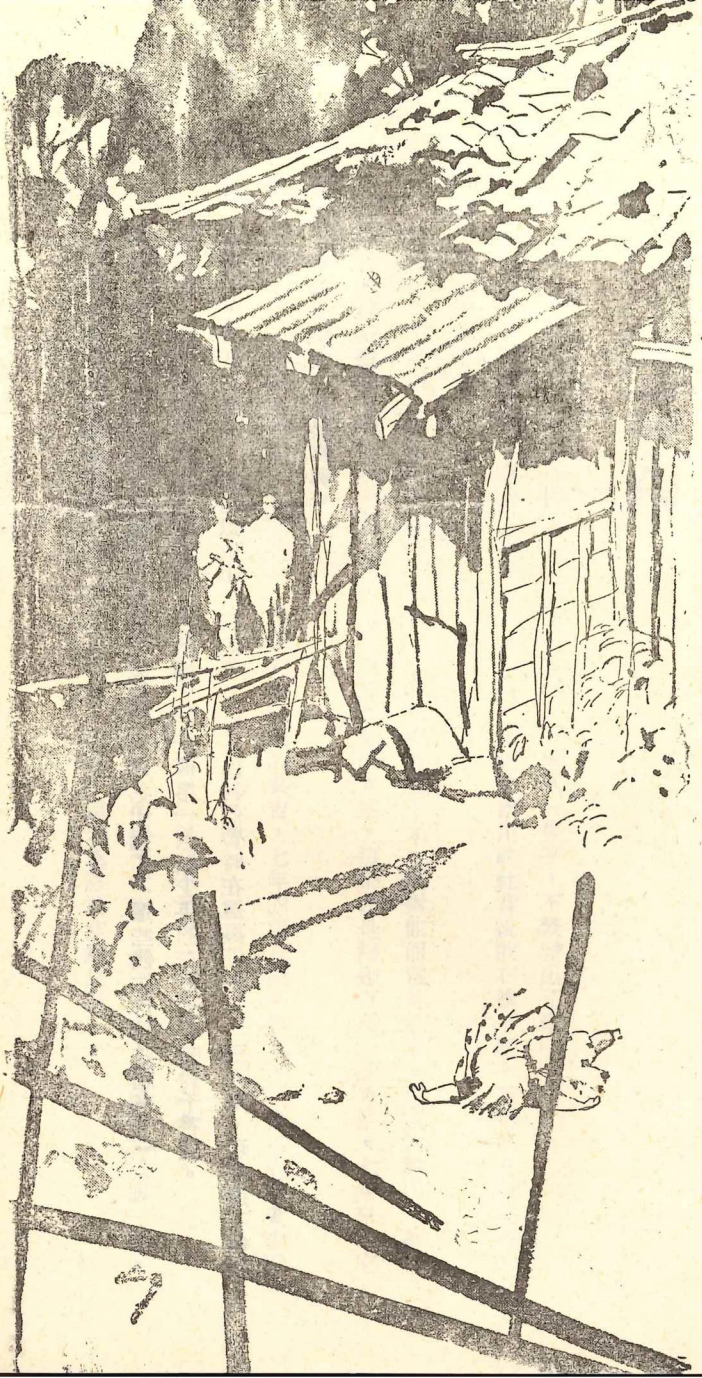
這個家距離隣居很遠，被雜木林隔開，單獨孤立。

半天，千香才提起力氣說：

『少爺，你在這裏等一會兒，我到附近去問問。』

千香說着，走出雜木林。一家看來極窮苦的人家，就在雜木林外面。一個疲於生活的四十來歲女人到千香的聲音，只瞟了千香一眼，沒有停止手中的工作，說：

『我不大清楚，聽說，黑木先生那天去東京，被燒死了。』



一郎和千香只茫然望着陽光下的空屋。

千香的膝蓋瑟瑟抖動。

『眞、眞的嗎？』

『沒有辦喪事，所以我也不大清楚。因爲黑木先生是出去以後就沒有回來，不能辦喪事……都是聽說的，不知道眞的還是假的。』

『有一個讀小學的小姐，現在怎麼了？』

『不知道，我的孩子都已經畢業了。也許有人把她帶走吧。』

千香只好失望地回來，一郎坐在屋簷下，膝上放着似乎在院子檢到的單脚娃娃。千香沒有勇氣把黑木燒死的消息告訴一郎，她故意以有神的聲調說：

『少爺，我們來找小露小姐吧！』

『好。』一郎點點頭。

『在找到小露小姐以前，我也不回津留見。』

『眞的嗎？』

『眞的，因爲你這樣說嘛，我總不能把你一個人丟在東京，自己回去。』

『謝謝妳。』一郎行禮後，拿出他的三十元說：『這個給妳。』

『不，那是你的錢。』

『可是，妳一文不名啊！』

『不，我自己有六塊錢，在東京車站那位老先生也給我十元了。這些錢你自己收起來。』

『兩個人合起來四十六元，總有辦法生活的。』一郎第一次以少年的表情和口吻對千香說。

『是的，有辦法生活，我可以做事。雖然不大好，但我們暫時在這裏借住二、三天吧，現在還不需要棉被。』

千香的主意使一郎很高興。

『好，就這麼辦！』

二十八

『在！』松山妻吉用盡心機，剝下石牆一塊磚石，探入一隻手，不禁發出了歡呼。

這裏面對狹窄的陡坡，是頭上滿蓋着七葉橡樹，幽暗的冰川神社背後的石牆下面。石牆有三公尺高，一邊是懸崖，幾乎沒有行人。

妻吉所拉出來的，是個褐色皮包，鼓鼓的，皮包內有八千元，這對他而言是世界上最大的靠山。妻吉沒有家室，沒有兄弟，也沒有一個知友，爲了渡過殘餘的人生，這筆錢是勝過百萬人的幫手。七年來，它藏在這洞穴內，等待妻吉回來。

妻吉爲了這筆錢，曾服了七年徒刑，已經走上老境的妻吉，七年的歲月絕不算短，是貴重的，妻吉忍受了下來。

這是五、六百元就可購買一幢小巧、美麗房子的時代，所以八千元是一筆相當龐大的數目。

此後十年，可以過安逸的日子了。往返於監獄和社會，消磨了大半人生的妻吉，希望晚年舒服一下，像一般人那樣到溫泉渡假、看戲、吃一點好東西等。現在，這希望終於能夠兌現了。

妻吉提着皮包走了，他對自己說：可以放心了，這已是我的天下！

他從小石川來到本鄉，到處是塌毀的房屋，沒有被火燒到的街衢，仍殘留着妻吉記憶中的情景。

妻吉從東京帝國大學紅門的對面拐入小路，松濤旅館與七年前一樣，仍舊在那裏。

『有人嗎？』

叫門後，一個年輕女人出來，沒好氣地說：

『客滿了。』

『老闆娘在嗎？』

『哪位？』

『我叫松山妻吉。』

年輕女人進去，馬上接着出來的是高松友子。七年前，高松友子是湯島的藝妓，妻吉爲她贖身，買下了正要出售的這家舊旅館給她。

高松友子少女時代，她的父親被妻吉所騙，債台高築，上吊自殺，她才被賣爲藝妓。

妻吉買下旅館送給友子，並非爲了做她的丈夫，而是贖罪。友子父親是妻吉所欺詐過的衆多人中，唯一的老實人。妻吉和友子沒有肉體關係。

友子瞪眼看了妻吉一會兒才說：

『請進。』

進入友子的起居室後，妻吉說：

『五天前出來的……東京好慘，幸好這裏沒有這樣。』

『每一個房間的紙門都壞了，開開就關不上，關上就開不開。』友子一面泡茶一面說。

友子對妻吉的感情很複雜，她是被害死父親的男人拯救，才獲得這安定的在生活。湯島做藝妓的時候，一個月之中，有十天被迫與男人睡覺，過着悲慘的日子。現在這家旅館雖小，但能夠做爲旅館的女老闆，簡直像做夢一樣幸運。

不過，當妻吉買下這旅館送給她時，她仍未消除對妻吉的憎恨。妻吉從友子的態度，清楚地知道友子仍恨他如前。

十年的歲月也許能夠溶化憎恨，友子已經近四十歲了，她眼尾的細小皺紋，是妻吉以前沒有看到的。

『以後的事，有什麼打算？』友子平板地問。

『打算嗎？……壞事已經不能做，正經工作也找不到吧？』妻吉回答。

『那麼，要暫時住在這裏？』友子的視線仍然看着別處。

『容許我住嗎？』

『有什麼辦法，無處可去嘛。』

『要是攆我走的話，我當然走。』

『這裏等於是你的。』

『不，不是，這是妳的。』妻吉含笑說。

友子這時才調回視線，正眼望着妻吉。

『眞的？你眞的這樣想？』

『不管眞的，假的，這是事實嘛。』

『是你出錢買的。』

『借的錢換個方式償還罷了，一旦還清，就與我無關了。』

『這十年來，沒有一天我認爲這是我的。』

『嗬！妳倒老實。』

『我一直認爲有一天你會要回去。』

『開玩笑。』妻吉搖搖頭，重新環視房間，問：『老闆不在家？』

『沒有那種人。』

『我以爲妳早已結婚了。』

『男人我已不敢領敎了。我是女光棍，而且不做壞事。』

『想不到。』妻吉詫異地望着友子。

『累了吧？到裏間去躺一躺。』友子站起來。

妻吉眺望着火爐上面沸滾的水壺，不覺長嘆一聲。

二十九

秋風送爽的一天午後，本鄉的松葉旅館來了兩個客人。應聲出來的下女，看到一個鄉下姑娘和跛足少年，心想，這是麻煩的客人，便說：

『對不起，沒有空房。』

『請問……松山妻吉先生是不是住在這裏？』

『啊，原來你們是找老先生的？』下女前倨後恭，立刻堆出笑容，進屋通報。

妻吉給過下女小費，所以下女對他特別殷勤。

千香和一郎不安地站在幽暗的玄關等候，他們是今天被趕出中野那幢空房的，房東原是個寬大的老人，允許千香和一郎暫時居住，但由於他的兒子臨時決定回東京，要住這房屋，他們不得不被趕走。

千香和一郎無處可去。千香每天奔走尋找下女工作，但燒成一片焦土的市內，工作找不到。偶爾有那麼一家要僱用她，但需要在主人家住宿，沒有人願意僱用千香這種鄉下姑娘只做白天工作。

當房東告訴他們，必需離開時，他們的錢已經用光了。偌大的東京，沒有一家他們可投奔的地方。千

香偷偷哭了一夜，考慮回津留見。

然而，當她提出回家的意見時，一郎固執地搖頭。

『不，我不回去！』

『那麼，怎麼生活？』千香嘆着氣。

即使找到白天上班晚上回來的下女工作，也是不可能維持一個家庭，養活一郎。如果向津留見的平家舖要求一郎的生活費，是絕對沒有希望的。一郎沒有獲得許可離開津留見，那頑固的老人不可能原諒他。

假使回家，跪着求饒，也許還有被恕的希望，但要在東京生活，老人絕不肯供給金錢。

『對了，我們去找在火車站認識的那老公公。』一郎突然想出了這主意。

『啊，是的，那老公公看起來是個好人。』千香同意地說。

不過，當他們眞正站在這旅館玄關時，不知怎麼，感到惶惶不安。千香和一郎像雛鳥似的緊靠在一起，緊張地等候着。

從白天也需要亮燈的昏暗走廊，妻吉走出來了。

『啊！是你們？歡迎歡迎，請上來吧。』妻吉笑容可掬地說。

千香和一郎放下了心中的石頭。

妻吉把他們帶到他的房間，溫和地問：

『說眞的，我好像料到你們會來，所以格外感到高興。你們要找的人家，燒掉了嗎？』

『不，沒有燒掉，不過，住的人不知道在哪兒，失蹤了，聽說是燒死了。』

千香把她和一郎到東京來的原因，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妻吉。妻吉默默地聽完後，沒有觸及這方面的事，只含笑問一郎：

『孩子，你想做什麼？』

『不知道。』一郎搖着頭，然後低下臉，自語似地說：『我喜歡畫畫。』

『唔，就是說，想做畫家？』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才能，不過我喜歡畫畫。』

『那就做畫家吧。人沒有比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更幸福了。』

『老公公，您以前是做什麼的？』一郎問。

在一郎澄澈的眼睛注視下，妻吉不禁感到狼狽。

『不說也罷，說出來給人見笑。我因爲沒有做什麼善事，到現在都六十幾歲了，還沒有妻子兒女，過着旅館生活。』

這時女主人走來說：

『洗澡水燒好了。』

友子總是讓妻吉第一個入浴，她沒有把他當作食客看待。誠實是與生俱來的，然而，在她的心中，並未原諒逼使她父親上吊的妻吉。十年的歲月可以使憎恨淡薄，但友子的心情尚未緩和到對妻吉笑臉相待的程度。

妻吉和友子的關係，在下人眼中是奇妙的。妻吉和友子從未對坐長談，只有妻吉第一天來那次而已。此後友子似乎儘量避免與妻吉見面，見了面也不笑一下，只簡短地交談一、二句，決不講多餘的話。

友子到妻吉的房間來，只有通知他洗澡的時候。雖然如此，友子極細心留意妻吉的起居，背地裏指揮下人侍候妻吉，使他儘量過得舒適。

妻吉看到友子，說：

『啊，剛好，我正有事拜託妳。』

『什麼事？』

『請妳幫我租一幢房子好嗎？大約樓上兩間，樓下兩間就行了。』

『你要搬家？』

『是的，跟這兩個孩子。』

三十

松山妻吉帶着千香和一郎，搬到牛込橫寺町小路的一幢小屋，是在那年的歲尾。

進入屋裏，千香看到衣橱、飯桌、棉被、廚房用具等一切都是新的，而睜大了眼睛。

『簡直像做夢！』千香在起居室的火爐前面坐下，興奮地說。

『我到六十三歲才第一次有了家庭，而且有一對孫子，哈哈哈！拜託，我們要好好相處。』妻吉含笑說着，低頭行禮。

『要拜託的是我們，我還不相信能夠住這麼好的房子哩。不是嗎？一郎。』千香對站在小小的走廊，望着小小院子的一郎說。

一郎正望着院子角落掛着紅色果實的藪柑子（譯註：紫金牛科常綠小灌木，夏開小白花，秋冬結紅色球形果實，供觀賞），他走回起居室，問：

『爺爺，您爲什麼對我們兩個陌生人這樣好？』顯然這是他想了很久的問題。

『哦，我自己也不大清楚。理由可以說很多，我只有一個人，對你的殘廢同情，千香對沒有親戚關係的你的忠心感動我等等，不過，我覺得我和你們相遇，似乎是神事先安排好的。』妻吉感動地說。

『爺爺……』一郎的眼睛霎都不霎地注視着妻吉，『您是不是做了壞事，在日本全國逃來逃去？』

『啊！』妻吉一震，望着一郎。

『少爺！這是什麼話？不能這樣說，爺爺會生氣。』

『不，我不生氣。』妻吉表情凄然地搖搖頭。『假使我是那樣的壞人，你就不願意和我住在一起吧？』

『不是。』

『爲什麼？』

『對我們來說，爺爺是神。』

『孩子！』妻吉衝動地幾乎把他的往事全部說出來。

然而，把往事傾吐出來，並不能消除過去的污點。妻吉接受着千香和一郎無邪的視線，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良心的痛苦，承受不住的痛苦。

不過，無論如何痛苦，妻吉都不能洩漏過去的祕密。租賃這幢房子，購買傢具，以及今後的生活費，都不是經過正當途徑而來的錢。如果說出過去的事，勢必觸及這一點。那麼，千香和一郎就不會在這裏住下去吧。

『孩子，你這樣說，我非常高興，謝謝你。我從二十一歲起就一直一個人。這世界上，沒有一個我可依靠的人，也沒有一個要依靠我的人。現在終於遇到了你們，我打從心底感到高興。這是眞心話，請你們記着。』妻吉說着，終於恢復了笑容。

『那麼，爺爺，我們可以一直讓您照顧？』

『可以，這是我想請求你們的。錢夠用，孩子，假使你想做畫家，那就去讀叫美術學校來着吧？去讀好了，雖然不能浪費，但到你學成爲止，總有辦法生活的。』

『謝謝，爺爺。』一郎低頭致謝。

千香第一次看到一郎像個誠實的少年，不覺浮起了淚水。千香閉上眼睛，合起雙掌：

『假使這是夢，神呵，請不要讓我們醒來。』

三十一

日本人具有蠕蟻的勤勉。望着燒成一片焦土的東京，連菊池寬（譯註：二次大戰前日本名作家，戰後逝世）這樣的知識份子都說：

『東京已經不行了，非搬到大阪去不可。』

菊池寬說這種話，不能說沒有原因。東京市十五區二千四百萬坪的土地，約一半變成焦土，人口約二百五十萬之中的六成罹災，約八萬人死亡。東京的中心地銀座，也燒得寸草不留。

然而，東京背叛了每一個人的絕望和預測，開始復興。這一年歲尾，銀座街道兩側搭起了臨時房屋，商店全部復業。翌年二月，竹川町東側（現在的銀座七丁目）也開張了銀座電影院。燒壞的道路重新鋪上木煉瓦，夾道公孫樹也已重新種植。時髦的年輕女性，開始在這木煉瓦的街道行走的時候，震災的慘禍已經遠離了。

可是，不景氣之風，繼續吹襲東京。這時期是全世界性的漫長的經濟恐慌時代。

從震災以前的日本人的絕望情緒，因震災而更加嚴重，這從當時的流行歌曲就能夠反應日本人是如何

的自我欺騙。

不過，相反的，銀座以迅速的速度，繼續復興。首先，松坂屋百貨公司開業，接着開業的是松屋百貨公司。翌年，歌舞伎座開幕，不久新橋演舞場也落成。新橋演舞場繁榮了新橋花柳界，它開幕時，是由新橋藝妓表演『東舞』。

換言之，銀座因震災反而變爲更繁華。在此以前，銀座遠不及具有三百年傳統的日本橋附近的主要街道，或神樂坂、本鄉街道等區的熱鬧。

現在，人人湧向銀座，『躍躍銀座』這句話也因此產生。薪水階級和他的家族，往銀座的街道趕。進入日本橋一帶百貨公司的客人，都渡過京橋，來到銀座。

爲了方便薪水階級排遣無聊，以酒吧爲先，大小飲食店如雨後春筍，在銀座開張。震災前，後街的酒吧才十家，現在一下子增加了四十家，後街一連並排的都是酒吧。

而使銀座的街道增加情趣的，是東西街道所排列的露天攤販。每家店裏都掛着霓虹燈，而在所有的裝飾燈都開始閃爍的下午六時左右，各種類的露天攤販便全部開始營業。

這裏的舊書攤蒐集着有關明治時代的貴重文獻，某大學教授在這裏發現了『若菜集』初版而大喜若狂。玩具店有百貨公司買不到的稀奇玩物。小吃攤也有在人形町或小傳馬町經營飲食店的老闆，因潦倒而來此賣可口的豆腐料理或油炸物。古董店也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古董，中國漢朝的銅器、唐朝的葡萄海獸鏡、

日本鎌倉時代的佛像等，也許有些是從火災區倫來的東西。

時代已從大正演變爲昭和。

三十一

『請您買一束花。』

一望而知是個文人的男人，正要走進尾張町的『老虎』酒吧時，斜刺裏一個美妙的聲音對他說。他無意地轉過視線，表情立刻轉爲興趣盎然。

『喲！想不到。』

賣花者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女。衣著粗簡，兩束頭髮垂到胸前。

這時是午後八時，銀座行人最擁擠的時刻。

正要走進酒吧的人，是文壇聞名的作家，三上義之介。三上義之介看到燈光照射下，那少女臉上潛人憐愛的美，非常詫異。這少女不僅美麗，而且那對清澈的眼睛蘊含着高尙的氣質。

『銀座竟有這麼美麗的賣花女？』

『我是十天前才來的。』賣花女回答。

『怪不得我沒看過，不，我很驚訝，以爲是華族的千金小姐故意化妝成賣花女。』

『求求您，請買束花。』

『好，我買，全部買。』

『不，不必買那麼多，只要買這束矢車草就好了，三角錢。』

『不必客氣，全部買……唔，對了，我買妳全部的花，妳陪我吃飯，好嗎？』三上義之介問。

『爲什麼？』少女不解地仰頭看三上。

『因爲妳是含苞的薔薇。不，這話太粗俗，只是因爲我剛好肚子餓了。』

『可是，您不是要進入這裏喝酒嗎？』

『和妳一起吃飯比喝酒更好，走吧！』三上開始走。

這時背後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一個長髮年輕男人趕上來，責備地說：

『三上先生，太過份了，只寫三張就逃走，太過份了！』

這年輕男人是K社的婦人雜誌編輯。三上給這雜誌寫連載小說，今天是繳最後一章稿的日子，但他只寫了三張稿紙，其他的部份以全部空白的稿紙爲數，送給這位編輯後，就逃到銀座來。

『對不起，可是，寫不出的東西不能寫啊！延期到明天黃昏怎樣？』

『明天？但今晚你又要喝酒吧？酒一喝，就做不成事了。』

『不，不喝。』

『我不敢相信。』

『我答應你……我跟這位小姐吃過飯就回旅館。』

『眞的嗎?』

編輯把視線移到少女臉上。唔，這是三上義之介所喜歡的美麗少女，編輯想。

三上義之介的家庭運不太好，因此，一年之中約有半年，是住在旅館寫稿的。他喜歡帶美麗的少女到他的旅館房間去，這是這位編輯也知道的事。

以作家來說，三上的品行是屬於端正的，他不過是對於美麗少女們特別有興趣而已。

『可以相信嗎?』編輯半信半疑地問。

『放心吧，在旅館等我好了，兩個小時後就回去。』

『好，一言爲定，先生，一定不能失約，我已經討厭在銀座的酒吧挨家找你了。』

『知道，知道，等我好了。』

三上和編輯分開後，不一會兒，他帶着賣花女所到的地方，就是風月堂。

風月堂也因震災而擴大，震災前煉瓦地時代的二流房屋的風格仍然保存着，再加上小巧的二層樓房，侍者一律是穿和服的青年，熟練而週到地爲顧客服務。這裏現在已成爲年輕情侶們所喜歡光顧的地方了，各種餐點味道鮮美，但價格高，吸引了資產階級的來臨。

三上時常以這裏做爲他小說中的舞台。

『要吃什麼，儘量吃吧。』三上向少女推荐。

少女搖搖頭：

『我肚子不餓。』

『那麼，吃點心。』

『好的，謝謝您。』少女致謝。

在明亮的燈光下，三上仔細打量少女，發現這少女的臉型極討他喜歡。他注視着少女客氣地吃着點心，一面問：

『妳叫什麼名字?』

『小露。』

『小露?妳的家庭不幸?』

『是的。』

『可以問妳家庭的事嗎?』

『我的父母都死了。』小露俯着臉回答。

『哦，那麼，只有妳一個人?』

『不，有一位哥哥，不是眞正的哥哥。父親死於地震時，收留了我的人。是位畫家，沒有名氣，所以他的畫賣不出去。』

從那天起，金谷潤三和小露便住在中野的寺裏。大約一年後，一個初夏的早上，他們發現八十餘歲的老僧在夜裏像熟睡一樣斷了氣。由於沒有遺囑，他們兩人不得不離開那裏。

因爲新來的住持不允許他們寄居。

金谷潤三帶着小露，從早稻田到牛込，輾轉換了許多地方。有時半夜逃走，有時被趕出來，有時睡在神社社殿。

不久，金谷潤三痛下決心，開始站在銀座街頭給人畫相貌。美術學校出身的畫家金谷潤三在街頭畫人像，這還是第一次。素描根基雄厚的金谷，人像畫得極傳神，他不在乎一張二角錢的低微報酬，對於每一筆每一劃都絕不馬虎。

因此，過不了半年，站在銀座電影院前的金谷面前，時常圍着許多人。當然金谷只要賺足這一天的生活費就滿意，所以畫了五張，他就匆匆收起畫具，回牛込租居的家。

金谷突然咯血病倒，是在二月樹木發芽的時候。三年來天天站在銀座街頭，他已身心俱疲，況且他的身體本來就不强壯。

金谷和小露再度被生活所迫，這次他們的條件更不利，不能半夜逃走，而被趕出的話，金谷勢必會死

。因此，這次改由小露站在銀座街頭賣花。

『原來如此，好可憐！』聽完小露的話，三上深爲同情。

把這少女帶回家吧！三上想。但那是不可能的，他的家事複雜，一家之主的他本人却逃出來，躲在旅館。

『小露的家從前很有錢嗎？』

『不。』小露搖頭。

『爸爸是做什麼的？』

『……』小露低頭不語。

從剛才三上與編輯的對話，小露猜到三上是個有名的作家，因此，她不能說出父親的名字。這位先生一定認識爸爸，說不定還是要好的朋友呢。她想。

小露覺得自己淪爲賣花女，有辱父親的聲名。

『不願意說的話，不說好了。以後我想時常妳邀吃飯。肯嗎？』

『好的，謝謝您。』

三上打算把那無名畫家送進結核療養院療養，而把這少女寄託在什麼人的家裏，讓她求學。不過，今晚是第一次見面，不好意思說出來。

『我工作作完後，過幾天還要到銀座來，那時有事跟妳商量，妳一定不要忘記。』三上說完，就在風月堂前面與小露分別，搭車回去。

小露拿着做爲買花代價的十元，彷彿在夢中，不住地對着駛離的出租汽車揮手。

三十三

金谷潤三爬下床，走到窗邊的畫布前面，以小露爲模特兒的少女畫像已經快要完成了。

金谷發現自己的生命已不長，他覺得這二十號的作品完成後，可能自己已經完了。因此，無論如何這幅畫非完成不可。

對金谷而言，這是最初，也是最後的作品。過去他所畫的，全部付諸一炬。我只要留下一幅在這世就夠了！金谷這樣決定，與病魔奮鬥着，坐在畫布前面。

肉體方面尙健康時，金谷每完成一幅，便對自己的才能感到絕望。然而，自從咯血臥病，仰望着骯髒的天花板以來，以小露爲模特兒的少女像，鮮明而美麗地浮上來。這是他的腦海第一次浮現的如此鮮明的偶像。這是因爲生病，神經特別敏銳所帶來的靈感嗎？

可以畫！金谷對自己斷言。然而，金谷的身體不允許馬上起床。醫生命令他絕對不能起來，他威嚇地說，假使起來，將會大量咯血，窒息而死。

直覺地感到能夠畫出轟動世界的作品，而却非躺在床上不可，是多麼難以忍受的痛苦！何況並沒有復

元的希望。僅僅三十年的生涯，已接近尾聲了。彷彿將要熄滅却突然發出强烈光輝的蠟炬火焰，他覺得自己的靈感忽然甦醒了。

非趕快不可，事不宜遲！

金谷抑住焦急，躺了個把月。從結果來說，壓抑着欲起床的衝動，躺在床上忍耐的這一個月，並非沒有好處。當他起來坐在畫布前面時，精神飽滿，如同拉緊弦的弓。他的靈感正像待射的箭，沒有絲毫躊躇，他所畫出的少女，流露出自信的美。

金谷什麼都不想了，不論是沒有錢的事，或生命之燈將熄滅的事……

開始起來後，金谷只咯了兩次少量的血，但他不在乎。畫畫就是生活，畫完成時就是死的時候。於是，一個月過去了。昨天、今天，金谷發高燒，少女畫像看起來時遠時近，但不能被高燒打倒。小露回來時，一定要金谷躺在床上，因此，必需趁小露不在時努力畫。

突然，一陣劇烈的眩暈，金谷從畫布退後三、四步，跌坐在榻榻米上。瞬間，一大塊一大塊的東西從胸部湧到喉嚨。

混蛋！金谷企圖吞下那些東西，可惜辦不到，微溫的液體已湧滿了口腔。金谷把脖子伸到枕頭旁邊的臉盆，鮮紅的洪水流入了臉盆。看到它，金谷把臉伏下去。

金谷胸部發出異樣的聲音，他想把胸部所有的血一滴不留地吐出來。他覺得血吐完後，一定會感到舒

爽。可是，吐不出來，它塞住了喉嚨，呼吸開始感到困難，在窒悶中，金谷呼喚着小露。

無力地仰身倒下時，金谷已經意識昏迷了。他的右手握着畫筆，左手拿着調色板。這就是所謂執念吧？

三十四

貧窮無名畫家的死，使房東感到很傷腦筋。跛足，有一對見錢眼開的眼睛的房東，嘴裏嘀咕地埋怨不休，但仍把金谷火葬了。當晚他把小露叫來，眼睛閃着貪財而狡猾之光，說：

『以後妳打算怎麼辦？』

小露低着頭，縮着肩，金谷逝世的悲哀使她身與心都受到打擊，什麼事也不能思考。

『因爲剛好妳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十元，金谷先生才得以火葬，但三個月的房租，和葬儀的錢都還沒有付清。』房東說。

『我找工作賺錢還你。』小露低聲說。

『賣花還不了房租，而且像妳這樣的十五、六歲少女，沒有保證人的話，我不能把房子租給妳，警察會來嚕囌，妳還是搬走吧。不過，房租不能白白損失……怎麼辦？』

『……』

『我有一個遠親，在神樂坂開藝妓館，如果到那兒工作的話，可以先借到錢。』

『……』小露不懂藝妓館是什麼。

『要去試試看嗎？』主人勸告地說。

『藝妓館是？……』小露抬起不安的眼睛。

『客人來叫藝妓的地方，妳只要送送酒，打掃打掃就行了，工作很輕鬆。要是與大邸第的下女比起來，簡直像在遊戲。假使妳是大邸第的下女，薪水拿不到十元。可是，在藝妓館做事的話，顧客喜歡妳，就會給妳小費。一個月總有五十元吧。慷慨的客人酒一醉，十塊錢就丟過來。』

小露直覺地感到藝妓館絕不是可以輕鬆、快樂地工作的地方，而是可恥的世界。雖然如此，她沒有勇氣拒絕房東。對十五歲的少女而言，借債是可怕的繩，自己的身體被牢牢綑住的恐怖感，使小露感到無法動彈。

『此後即使妳自己要找工作，也是不可能的，首先，妳沒有保證人。況且東京這個地方，一個單身少女，很快就會陷進泥窪裏。據我的想法，像妳這樣的人，可好可壞。我那位在神樂坂開藝妓館的遠親，是個受過苦的女人，所以她願意像長輩一樣照顧妳這樣可憐的少女……去試試看嗎？』

小露除了點頭之外，沒有其他方法。

三十五

這天晚上，是三上義之介十天來第一次出現於銀座。他剛在旅館房間編輯的監視下，完成了要在三個雜誌連載的小說，而鬆了一口氣。

那賣花少女每晚都在等我吧？關在旅館之間，三上不時想到小露，他的腦中時常浮現小露的倩影。我簡直在戀愛着這少女！三上不禁苦笑起來。

現在十天來第一次來到銀座，三上的一顆心跳躍着。四十歲的男人愛上十五歲少女並不奇怪，歌德不是八十歲的時候愛上了十九歲的姑娘嗎？

三上決定見了小露後，要與她約定一件事，就是把那無名畫家送到結核療養院養病，另外租幢房子給小露住，繼續求學。

小露將多高興啊！只要想像她那美麗的笑容，三上的心情就年輕許多。

三上在『老虎』酒吧前面走下出租汽車，急忙四下張望。附近站着一個賣花女，但不是小露，是個比小露稍微年大，面貌醜惡的少女。三上走近這賣花女。

「請問妳一件事。」

「是的，先生。」這賣花女知道三上是聞名的作家。

「妳知道有一個比妳小三、四歲，長得很可愛的賣花女嗎？」

「知道，叫小露，是嗎？」

「對，對，今晚也會來吧？」

「小露已經有好幾天不來了。」

「好幾天？」

「好像有一週……或者更久吧，忽然不見了。」

「妳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嗎？」

「這個……」

「花店的人知道吧？」

「大概知道，請等一等，我去問問看。」賣花女穿過電車路走去。

三上站在那裏等候，忽然一個聲音說：

「喂，怎麼回事？像個稻草人站在這裏……」原來是洋畫壇的風雲人物，二科會的西鄉健治，穿着白俄式上衣，站在三上旁邊。

『嗯，有點事。』三上含糊地應着。

『啊哈，知道了，在談戀愛，而且對方是華族的寡婦。猜對了吧？在這裏幽會？』

『戀愛是不錯，但猜錯了對象，不是華族的寡婦。』

『那麼，誰？女詩人？』

『賣花女。』

『賣花女？』

『是的，十五歲。』

『傻瓜！你已經老到疼愛少女的程度了？』西鄉健治輕蔑地說。

西鄉健治是個自詡爲風流好色之徒，他曾與有夫之婦戀愛，而引起殉情事件。也曾從巴黎帶回金髮美女，因這女郎揮霍無度，而弄得狼狽不堪，一度躲避起來。可是，他依然如故，一個又一個濫交女人。愛十上五歲少女，是西鄉健治無法相信的事。

『像你這樣的風流唐璜，見到這美麗的少女，恐怕也會被她的純潔征服，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哩！』

三上笑着說。

『開玩笑！我只對成熟的肉體有興趣，青色的酸澀水果我絕對不擷。』西鄉健治說着，消失於出租汽車中。

賣花女急喘喘地返回來了。

『知道了，先生。』

『謝謝，在哪兒？』

『早稻田的鶴卷町，叫做長壽館的低級公寓。』

『辛苦了。妳說大約有十天不來銀座了？』

『是的。』

三上給那賣花女五角，便招來了出租汽車。

一定是那無名畫家的病況惡化，小露留在家裏看護吧。三上這樣想像着。

數分鐘後，三上所找到的長壽館，是在一條小路盡頭，比想像中更骯髒的低級公寓。打開咔噠咔噠的玻璃門，一股煮東西夾着不知什麼味道的臭氣，撲進鼻孔。

叫了門後，從右邊的帳房露出一張臉，是個眼睛掛着眼屎，勢力、陰沉的垂老男人。

『有一個叫小露的少女，住在這裏吧？』三上問。

『是的，以前。』主人以沒有表情的聲音說。

『已經不住在這裏了？』

『搬走了。』

「跟生病的畫家一起？」

「不，畫家死了。」

「死了?!」三上大吃一驚。「什麼時候？」

「十天了吧！」

就是那天晚上！三上黯然地想，我請小露到風月堂吃點心的時候，這無名畫家死了。

「那麼，這少女一個人辦了喪事？」

「我辦的，小孩子怎麼辦得了喪事？」

「小露現在到哪兒去了？」

三上嚴肅的表情使房東警戒。

「你是誰？」

「叫做三上義之介的作家。」

「啊！就是每朝新聞「燃燒的雲」作者？我是您的讀者，失敬，失敬。」房東趕緊跨前彎腰鞠躬。這人既然是名作家，更非小心不可。他的態度已一變而爲鄭重。「小露是個好孩子，她帶着金谷先生的骨灰走了，說是要獨立生活。」

「她到哪兒去了？」

「這個，我也不知道。這不是我粗心，實在是因爲她沒有決定目標。我挽留她，但她不肯。可能是送金谷先生的骨灰回故鄉吧？好像是北海道的樣子。」

讓沒有去處的少女單獨出去，實在太不負責任，三上想，但繼續追問亦已徒然，便說：

「他們欠了房租沒有？」

「有，三個月份。反正是個賣不出畫的畫家，又病倒不起，總不能催着要。人一死，我當然不能不管，連喪事都一手辦好。這都是同情小露。她要走時，還給了一點錢做爲送別。」

「我替他們還房租吧。」三上說。

「啊？眞的？」

「本來我是要帶走這孩子的……」

「啊，那太對不起了。」房東萬料不到來了這麼一個財神爺，高興得眉飛色舞，於是也更謙卑了。接過三個月的房租後，房東不禁感到幾分內疚，便說：

「對了對了，金谷先生最後畫的一幅畫還在這裏，要不要帶走？」

當小露臨去神樂坂的藝妓館時，曾說：

「這是很重要的東西，暫時放在這裏。」

三上接過以報紙包着的二十號畫，走出了長壽館。他的脚步沉重，他覺得永遠不會與這位美麗的少女

重逢了，彷彿是這世界上一隻唯一的珍貴小鳥，被飛走了似的。

三十六

小露坐在昏暗的貯藏室裏，一邊的牆壁高高地堆放着十數套棉被。有生以來第一次進入他人家裏的這一週，一切的一切對小露都是痛苦的。

早上，六點就要起來打掃。但早起並非苦事，苦的是打掃的方法。前面的格子門、玄關、走廊、房間……每一處一種打掃法，弄錯了立刻吃下女領班的巴掌。

有時在抹拭柱子時，下女領班會從背後踱足走來，把小露推倒，罵道：

『傻瓜，這不是千金小姐在撫摸猫哪！』

下女領班的可怕形相，只能以『鬼』來形容最恰當。

當華燈初上，下女領班換了一身鮮麗的衣服後，她就搖身一變，成爲一個親切、善良的人。尤其是在客人或藝妓面前，對待小露的態度，簡直像親姊姊一樣，表現得異常體貼。白天與晚上的變化，是外人無法想像得到的。

不論白天或晚上，小露都受到等於奴隸的待遇。不過，兩者比起來，她覺得晚上被支使比白天的勞動

輕鬆些。早上下女們還高臥未起之間，命令小露做的工作若未全部完成，中午就不知會遭到怎樣的毒打！

舉例說，客人穿過一次的和服，是由小露洗的。雖然只穿過一次，並不髒，但仍必需抹肥皂，仔細洗乾淨。不知躲在什麼地方監視的下女領班，時常冷不防衝過來，嘴裏罵着髒話，把小露的臉揪入洗衣盆裏。

爲了漿衣服的方法，小露也挨過打罵。一分鐘也放鬆不得，監視的眼睛不知藏在什麼地方，巴掌不知會從何處飛來。

然而，小露逆來順受，一切都忍受了。即使要逃也無處可去。

午前一時，小露終於喘一口氣，獲得短短的休息時間而回到貯藏室。她已經累了，身體像棉花一樣軟弱無力。她什麼也不能想，只盼望趕快躺下去睡覺。因爲明天早上六點就要起床。

早上六點起床的，只有小露一個人。上床時間兩點多，僅僅睡四小時。十五歲的年輕人，一天四小時的睡眠已足夠恢復疲勞，這一點下女們從她們自己的經驗已經知道，所以不讓她早一點睡覺。

小露一坐下來，就已渴睡得站立不起來。然而，這時候還不允許躺下去。

『……小露！』下女領班的聲音傳來。

『是！』小露揮趕睡魔，走出貯藏室。

『這個送到「梅廳」去。』下女領班把擺着兩包『敷島』牌香烟的托盤遞給小露。『聽着，把這個放在枕頭旁邊後，要雙手按着榻榻米，伏身問還有什麼吩咐。客人回答說沒有事以前，不能動，知道嗎？』

『是。』小露捧起香烟走出去。

坐在下女領班旁邊的三個下女，一面吃着廉價餅乾，一面對望着，意味深長地吃吃而笑。

小露來到『梅廳』前面，雙膝跪在走廊說：

『送香烟來了，可以進去嗎？』

『啊，進來。』客人回答。

小露輕輕拉開門，忽然從內間傳出女人的呻吟聲：

『唔唔……啊，啊！』

小露嚇了一跳，她想，莫非藝妓生病了？

『可以進去嗎？』小露拉開內間的紙門。

瞬間，小露全身僵直，像根棍子挺立着，手裏的托盤掉落於榻榻米上。

一個穿內衣的藝妓躺在墊被上面，胸部和胳臂袒露，一個中年男客壓在她的身上。

小露反射般地移開視線，過份的刺激使她彷彿被粗繩緊綑，無法動彈。

那客人微微抬起上身看着小露，嘻皮笑臉地命令：

『喂！香烟！』

小露顫抖着手，拾起香烟放回托盤，如踏針毡地移近枕邊，放下托盤，當然她的臉一直轉向一邊。

『請……請問……還有什麼吩咐？』小露的聲音發抖。

『唔……我想想，妳在這裏等一下。』客人回答。

藝妓一面呻吟，一面扭動身體，同時說：

『喂，別欺負人……這麼可愛的女孩子，怎麼可以欺負……』

『哈哈哈！這是我的嗜好。』客人愉快地高聲大笑。

小露在那裏只坐了兩分鐘吧？但這兩分鐘似乎比一小時或兩小時更長。終於，小露忍受不住，哀求說：

『請原諒。』就站起來。

『喂！別逃！』客人嚷道。

但小露拚命跑出了『梅廳』。有一個下女看到雙脚騰空地跑過走廊的小露，叫道：

『小露！』

小露沒有回答，她的臉蒼白如死。奔進貯藏室，跌坐下來，失神地望着空中。這時悲哀活像上漲的潮水，湧到小露全身。

『爸爸！』小露低聲呼喚着。

再來的瞬間，小露哇地伏在堆積如山的棉被下面，悲痛地哭了。

現在小露所能做的，只有哭泣而已。哭着、哭着，眼淚哭乾了，也許就能夠脫離這人間地獄。

小露顫抖着手，拾起香煙。

下女領班急急走來，砰然拉開貯藏室的門。但看到小露痛哭流淚，而吞下了責罵的話語。因爲她從小露身上，看到了三十年前自己悲慘的姿影，她忽然產生了憐憫之情。太過於欺辱她了！

下女領班走進來，拍拍小露肩膀。

『好了，不要哭了。』她說，『好孩子，不要哭了，睡吧，喏，擦擦眼淚。』

這是下女領班第一次對小露柔聲講話。

三十七

三上義之介坐在書房，茫然地吸着香烟。這一天彷彿是個空白的日子。

妻子帶着七歲的兒子健男，到箱根的塔澤洗溫泉浴去了，已經去了二週以上。獨子健男與他的名字相反，身體虛弱，頭腦愚蠢，只有四歲孩子的智能。看現在的樣子，小學似乎上不成。

三上和妻子壽美子的感情，這二、三年來極度不睦，孩子是原因之一。

三上和妻子對面坐着吃飯時，悶得幾乎要窒息，感到非常不愉快。壽美子從不自動開口講話，三上也除了有事之外不開口，所以夫婦之間經常是沉默的。有時候，三上衝動得想把菜湯潑到妻子臉上。

俗語說，娶到惡妻，倒霉六十年，我簡直就是樣本！三上忍不住這麼想。壽美子一年有兩次帶健男去箱根洗溫泉浴，這對三上是一種拯救。

三上雖然同情健男，但無法疼愛一天廿四小時都在流口水，不時莫名其妙地怪叫的獨生子。看着健男，他就不能不想到這是三上家可咒的遺傳的象徵。

三上是贅婿。三上家以女人爲主，壽美子及其母親都是贅夫入門。壽美子的父親是東京帝國大學西洋

史教授，他的生涯也是因爲家有惡妻，憂鬱而死的。

三上哲治博士爲女兒挑選的丈夫，是在妻子的懇求下，決定了在大學研究室的秀才多所義之介。當時博士曾老實告訴他：

『我決不推荐自己的女兒，壽美子跟母親一樣，是個固執、陰沉的女人。』

不過，當時義之介被壽美子的美貌迷住了，帶壽美子上街時，陌生人都佇足瞻仰壽美子的美貌。

結婚不到一年，壽美子的美，在義之介眼中已變成可怕的妖豔。這也許是因爲義之介得悉了三上家陰慘的家世所致吧？壽美子的祖母和曾祖母都發瘋，最後自殺了。幸好她的母親沒有瘋，但過五十歲後，變得異乎尋常的吝嗇，人家送來的禮物全部收入她自己的房間，連自己的女兒壽美子都不給。蛋糕之類的東西收藏半年之久，當她拿出時，已經腐壞，臭氣撲鼻。這似乎已經不能稱爲正常。

母親暴斃，就是因爲獨自吃了腐爛的糕餅，中毒而死。

最近，三上也發現了妻子壽美子遺傳了這種可咒的血液的證據。

壽美子非常善妒，而且她的嫉妒不是正面對着三上發洩，而是從陰險的行動表示出來的。三上最喜歡的山繭和服，壽美子偷偷用剪刀剪破，原因是有香水味。事實上三上並沒有做出越軌的行爲，不過是在酒吧和舞女跳了舞而已。又花費心血完成的稿子，中間少掉二、三張。這是壽美子偷看後，認爲有自傳嫌疑而生氣破壞的。在旅館寫稿的三上，無意間看到院子的高麗燈籠下，閃過人影。他直覺地認爲是壽美子，

後來向下女打聽，證明確實是她。

諸如此類的行動，漸漸使夫婦之間的鴻溝加深了。

家裏只剩下他和下女後，三上馬上舒了一口氣。

『先生。』下女在走廊叫。

『怎麼？』

『西鄉先生來找您。』

『請他到客廳坐。』

『是。』

三上進入客廳時，洋畫壇的風雲人物已經不客氣地從角落的三角櫥取出了洋酒。

『今天我是來忠告三上義之介的。』西鄉健治說。

『忠告什麼？』

『跟太太離婚。』

『……』

西鄉仰頭乾了杯才說：

『絕對非離婚不可，假使不離婚，三上義之介不算男子漢。』

『不算男子漢？』

『是的，不算男子漢。』

『這是什麼意思？』

『不知情的，只有丈夫一個人。』

『什麼？』三上皺起眉。

西鄉嘻嘻一笑，說：

『太太現在在箱根吧？』

『嗯……你是說，跟男人在一起？』

『不錯。』

『我認識的男人？』

『是的。不過，不要知道他是誰比較好吧？』

『已經說到這裏，卻不願意告訴我那男人是誰？』

『那人跟你太太密通——只要知道這一點就夠了吧？或者你明知如此，仍不打算跟太太離婚？』

『……』

聽到西鄉的報告，瞬間，三上湧起劇烈的悸動，但旋即冷靜地開始思考。

『怎麼樣？離婚嗎？』

『你簡直是威脅我。總之，如果是事實，我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好，決定了。三上義之介恢復獨身後，才能夠開始眞正的人的生活。』

這時西鄉的視線無意間轉到暖爐旁邊，停在一張僅二十號大小的油畫上面。

這是一幅少女畫像。

三十八

西鄉的表情驟然改變，走近畫像，凝視着畫中的少女。三上默默地守望着西鄉背影。

『唔！』西鄉低聲呻吟着，轉身對着三上。『這是誰的作品？』

『不知道。』

『不知道？』

『沒有見過面，也沒有聽過名字的畫家。』

『那麼，完全默默無聞？』

『是的。』

『傻瓜！』西鄉叫道。『這是天才！這種天才怎麼會默默無聞？』西鄉大表憤慨。

三上微笑說：

『可能他只有這一幅作品吧？』

『那麼這畫家已經不在人間？』

『前些日子肺病死了。』

『可惜！』西鄉做出法國式的手勢。

『這幅畫眞的那麼好？』

『好極！我不知道日本有感觸這麼銳利的人物像畫家。』

『我不知道這幅畫是這樣的傑作，這是我的無知。』

『這少女畫像中，燃燒着畫家的生命。這幅作品如果送到巴黎參加「沙龍羅東尼」（譯註：Salon d'Automne 一九〇三年以來在巴黎舉行的秋季美術畫展），一定會轟動國際。』

『那這位畫家死得可惜……不，說不定這是他以生命將盡的瞬間，忽然燒出火焰的感觸畫出來的，所以才成爲傑作。』

『如何？拿去參加今秋的二科畫展吧？』

『不賣。』

『當然，可以不賣。』

『不賣的原因並不是因爲這是傑作。』三上說。

『那爲什麼？』

『這位少女——這畫像的模特兒，就是我要找的人。也許參加二科畫展，在報紙或雜誌上刊登一下，

她會重新出現也說不定。』

『怎麼？蠻羅曼蒂克的嘛。』

『不錯，這位少女就是銀座的賣花女。』三上把邂逅小露的經過全部說出來。

『原來如此！夠羅曼蒂克，好，這幅作品特別宣傳一下。』

抱着下女包好的畫像要回去時，西鄉忽然想起什麼似地問：

『你是不是在內心譏笑我這放蕩者奉勸你離婚？』

『不，這是風流唐璜的忠告，我很感謝。』三上眞摯地說。

『四年前第一次看到你太太時，我就直覺地認爲她會背叛丈夫。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西鄉說。

三十九

小露在神樂坂的藝妓館『杵村』當下女以來，已經過了一個月。對小露來說，下女領班多兇狠，工作多吃力，她都能夠忍受。小露所不能忍受的是，由於她的純潔，而有許多下流嗜好的變態客人，强迫她旁觀其淫賤姿態。

不過，這些事並不足打擊小露本身，使她絕望。到了白天，小露就把夜裏的那些事忘掉了。假使日子就這樣流逝，也許小露可以忍耐下去吧？然而，小露秀麗的容貌不許她這樣。

『老闆娘，妳到底要讓這女孩子做多久的下女？她不是普通的石頭，磨琢的話，會變成十克拉的鑽石哩。』說這類話的客人不止一個。

『我知道，但除非她本人同意，有什麼法子？』老闆娘回答。

『要她答應就要看妳的手腕啊！』

『那不能勉强，又不是買來的，她不願意幹，隨時可以走。』

『如何？讓我來開砲吧？一旦死了心，以後就好辦了。』

『不能這樣狠……』

『狠嗎？虧妳說得出，吃過那麼多女孩子的人……先讓她死心，然後才陪酒。不壞吧？』

小露不知道起居室曾進行過這樣的對話。

有一天，被稱爲兜町（譯註：東京的股票區）之鬼的曾鄉大吉，在『杵村』出現，於是，決定了小露的命運。

做股票生意的人等於賭徒，昨天才一文不名，今天搖身一變，成爲百萬富翁，而明天可能淪落爲乞丐，是浮沉激烈的人。曾鄉大吉就是這種典型人物。

『曾鄉大吉的錢袋不是只有電車費，就是有足夠買下大廈的錢，只是這兩者之一而已。』人們這樣說他。

錢袋裏有『夠買大廈的錢』時，曾鄉大吉不回家，而在新橋、赤坂、柳橋、淺草、神樂坂的熟悉藝妓舘輪流住宿。

曾鄉大吉出現於『杵村』，是這三年來第一次。半年前，曾鄉大吉還躲藏於市谷監獄後面，租賃的六席和二席破舊小屋裏。

拉開格子門，嘴裏嚷着：『老闆娘，在嗎？』而人已踏進了走廊。這時小露正在擦拭走廊的地板，她抬起臉，與曾鄉大吉四目交接。曾鄉大吉叫了聲：『喲！』同時張大了比平常大一倍的眼睛。

『這是挖出來的東西吧？老闆娘這好傢伙從哪兒找來的？』他出其不意地捉住小露手腕，『到這裏來！』

曾鄉大吉搬出岡山腔調說着，把小露拖到榻榻米房間。這天，老闆娘和下女領班及另外兩個下女，都到歌舞伎座看戲，只留下小露一個人看家。這時候中午才過不久。

曾鄉大吉背靠着柱子，盤膝而坐。

『好熱！』他說着，又站起來，脫掉身上的衣服，只剩下一條兜褲。

雖然已是五月中旬，但即使剛洗完澡，一件浴衣還覺得有些勉强。可是八十多公斤的曾鄉大吉，在早春時候，天氣稍微暖和，他就必需打赤膊。

小露嚇了一跳，縮着脖子。

『哈哈哈！如何？我的肚子夠大吧？』大吉撫摸着他的大鼓般肚子。『這裏面裝着日本第一大的膽量哩。』

小露望着下面。大吉問：

『妳什麼時候陪酒？』

『不，我不陪酒，我是下女。』

『那不行。妳不是爲了陪酒，才到這裏見習的嗎？以妳的面貌，未免可惜。從明天起，必需學習陪酒

！」大吉教訓地說。

小露回望着大吉，搖搖頭。

「我不想做藝妓。」

「妳不瞭解自己的面貌，好好磨琢，會成爲日本第一美女。」

「我不想做日本第一美女。」

「女人要漂亮才是最大的幸福。」

「不，我認爲做好妻子才是幸福。」

「哈哈哈！要做好妻子就非漂亮不可。好，假使妳不願意做藝妓，我給妳一幢房子，讓妳一天到晚只是打扮。如何？」

「拒絕。」小露走出房間。

「喂！拿酒來。」大吉叫道。

沒有辦法，小露只好到廚房，匆匆忙忙地熱酒、切魚片、烤烏魚子等。

當小露捧着盤子進來時，大吉已經枕着坐墊睡着了。

「酒來了！」

小露大聲報告，但大吉的回答是鼾聲。小露拿出棉被，蓋在大吉赤裸的身上。驀然，大吉伸出長臂，

把小露抱住。

「啊！」小露瘋狂地反抗。

大吉不管三七二十一，企圖把小露據爲己有。但大吉忽然大叫一聲，他的無名指被咬住了。小露瘋狂地咬着他，似乎死也不放。

「救、救命！」大吉終於呼救。

小露這才放開大吉的無名指，逃開。

大吉看着自己鮮血直流的無名指，不知怎麼，感動地說：

「妳咬得夠有力，唔，女人要保護貞操，非有這種程度的勇氣不可。」

小露的肩胛喘動着，一面仍怒目瞪視着大吉，雪白的膝蓋裸露於外，她也忘了掩遮。

十

『呸！骨頭怕斷了，只有皮還連着。』大吉抖着手，不住地喊痛。

小露急急走出去，拿急救箱進來。大吉一面讓小露給他敷藥，一面端詳小露的面孔。

『愈看愈漂亮，再過三年，男人都會改變眼色追妳。』

小露敷完藥就要走出去。

『等一下，我對剛才的事道歉，對不起。現在我有事跟妳商量，願意聽嗎？』

『……』小露尚未解除警戒的表情。

大吉猛地拍了一下胸膛。

『我是曾鄉大吉哩！一旦說不傷害妳就不會對妳伸手，放心好了，知道嗎？』

『是。』

『我要商量的是妳的事，在這種三流藝妓館做事，對妳太委屈，如何？離開這裏，跟我在一起。我有一幢房子，空着沒人住，妳就住進去。喏，答應我吧？』

初次見面，而且粗暴的男人，突然提出這樣的要求，小露不知該如何回答。

『好，如果妳不能答應的話，我去找老闆娘商量。』

黃昏老闆娘和下女們回來後，大吉立刻把老闆娘叫來，跟她商量這件事。

『這簡直像一場夢嘛，再沒有比這事對小露更好的了。不過，您一時興起，把小露接出去，將來不是是幸福，我倒有些不放心。』

『什麼話！在這裏做下女，對將來更幸福嗎？別說傻話。』

『不，我這樣說，您也許會生氣。不過，說眞的，您的事業跟走鋼索一樣。前年年底，您還欠了我們六百元呢。像您這樣，事業浮沉不定的人，怎麼可以把小露交給您？』

『別躭心，我以小露的名義，到銀行存放兩萬元吧。』

『兩萬元！』

『對，那就放心了吧？』

『您這樣中意小露？』

『中意。她的美，十萬人中找不到一人。而且她對我抵抗的勇氣，叫我佩服。』

『問句不客氣的話，您將來是不是要把小露做爲這個？』老闆娘伸出小指頭。

『當然嘛！不過，我不會强迫她。我已經答應過她了。假使她不願意，我就找個相配的人，讓也吉要

。』

『呀，呀，您眞是寬大……』

『這不是開玩笑，曾鄉大吉一旦答應的事，絕不反悔。當然，假使小露對我的恩情感動，愛上我的話，又當別論。女人都會受恩情感動的，我要等到那時候。』

『您眞有耐性。』

『哈哈哈！我才四十四歲啊，即使等五年，也還不到五十歲。』

這時下女領班大驚失色地進來。

『老闆娘，小露不見了，怕是逃走了。』

『啊！怎麼回事？』老闆娘慌張地站起來。

『喂！老闆娘，假使不找小露回來，我就不再踏進這裏！』大吉嚷道。

＊　＊　＊

小露搭電車到早稻田，在鶴卷町下車。她並非下定決心才逃出『杵村』的，她是無家可歸的人，不過是因爲曾鄉大吉和老闆娘在談論她的事，而她無法在貯藏室靜靜等待，才逃了出來。小露不願意被曾鄉大吉帶走，死也不願意，但他一定會說服老闆娘。那麼，假使搖頭拒絕的話，將不知會被下女領班如何欺辱！

被欺辱的情景歷歷浮上眼，小露忍耐不下去，於是從紗門偷溜出來。

小露來到長壽館前面時，親切的回憶塡滿胸懷。雖然在這裏的滯留期間不長，但這裏是她唯一的保護者金谷潤三逝世的地方。小露彷彿覺得拉開格子門登上樓，金谷就會笑嘻嘻地說：『妳回來了？』然而，金谷已不在人間。

小露垂着頭，走上走廊。房東正弓着背，全心全意地撥着算盤。但他的旁邊坐着一個人，這人轉過視線，滿臉狐疑地問：

『咦？怎麼了？應該還沒有休息日啊！』

小露望着下面說：

『我不喜歡藝妓館。』

『爲什麼？發生了什麼？』

『……』

『下女領班欺辱妳？什麼地方都有兇惡的上司，這種事不能忍耐的話，不能出息。不是嗎？』

『可是，我不喜歡藝妓館。』

『不能講這種話，要是下女領班欺負妳，我跟妳去，好好拜託她，不能無故跑出來。妳沒有講吧？是不是？』

『……』

『那不行，才一個月就逃走，怎麼可以？十四、五歲的人，四小時的睡眠捱得住。現在不忍耐，幾時忍耐？不能任性！』

這個人從『杵村』的老闆娘那裏，得到了不少介紹佣金。

小露默默聽着教訓，她無意把自己受不了的原因，對這個人說明。小露趁房東的話告一段落，說：

『我要回去了。』

『回杵村吧？』

『是的。』

『那好，妳是無家可歸的孤兒，必需認眞工作，討老闆同事的歡心。』

『是。』小露點點頭，又說：『金谷叔叔畫我的那幅畫，我要帶走。』

小露打算以畫自我安慰。

房東有些狼狽，但他馬上做出沒事的臉說：

『哦，前幾天有個人自稱爲金谷先生的朋友，把畫帶走了。』

『那是我的東西啊！』小露指責地說

『可是，我有什麼辦法？他說是好朋友……不，他說金谷先生向他借了一百元，問我有沒有遺品，所以我給他看那幅畫，那人就一面抱怨，一面把畫帶走了。』

小露無可奈何，不得不垂頭喪氣地走出長壽館。

走到電車路時，小露舉目望着來來往往的行人，想：這些人都有家！這麼想着，眼淚便奪眶而出。

四十一

小露來到中野的寺院時，已是當夜九點過後。接替那八十老僧的現任住持，是個約四十歲，相貌庸俗，油光滿面的肥胖和尚。

胖和尚正在第三號準太太的侍候下喝着酒，聽到小露嬌滴滴的叫門聲，親自走出玄關。

『喲！畢竟是妳，來來，上來吧。』住持高興得眉飛色舞。

一個月前，小露曾送金谷潤三的骨灰到這寺院來，這是四年來小露第一次回到這裏。現任住持看到隨窮畫家一起被他攆走的小露，幾乎懷疑自己的眼睛，詫異小露竟已出落得這麼美麗。假使小露是個醜小鴨，無疑住持會拒絕收留金谷潤三的遺骨。

『這麼晚才來拜訪，非常對不起。』小露雙手伏在榻榻米上。

『那裏。妳在做事，當然很忙。妳是來拜金谷先生的吧？我馬上給妳準備。』

『謝謝您。』

小露進入本堂時，問住持是否可以連父親的靈位也一起參拜。黑木亮二的靈位亦供奉於這寺裏。

『很簡單。』

住持進入裏面拿出黑木的靈牌，與金谷的骨灰排在一起，開始誦經。

小露坐在微暗、冰冷的地板房間，俯着臉，一動不動地聽着誦經的聲音。兩個愛她的人，都已經離開了人間。現在小露在這裏給他們做着佛事，覺得彷彿在做惡夢。父親和金谷似乎在什麼地方含笑守望着靜坐於此的她。佛事做完後，父親和金谷會賜給我愉快的晚餐吧？

小露返回自我時，誦經已結束。

『請妳燒香。』住持說。

走到骨灰和靈牌前的小露，深切地感到自己畢竟是個孤單無依的人。父親和金谷已經永不復回了。現在小露確切明白的，只是這事而已。

小露一面燒香，一面滾落眼淚。

『燒完香，請到這裏來。』住持站起來，催促小露。

隔着走廊，有間寬大的專供施主留宿的房間，住持領小露到這裏，說：

『請妳睡這裏，雖然寂寞一點。』

『謝謝您。』

小露已經不打算回神樂坂的藝妓館，所以除非這寺院挽留她留宿，她無處可去。

小露坐在床上，垂着頭，思潮澎湃。她在內心自責不該逃出神樂坂的藝妓館。下女們固然欺人太甚，老闆娘却非壞人，她是個心地還算善良，不說謊話的東京人。小露覺得對不起老闆娘。

對不起！小露眼前浮起老闆娘的臉，悄悄道歉。然而，無論發生任何事，小露已絕不回藝妓館，甯死不回！只要在那裏工作，都得被迫旁觀客人和藝妓的下流動作，而且可能受到如曾鄉大吉那樣，把女人視爲玩具的客人的侵犯。對於一個十六歲的少女，再也沒有比這更酸楚的事。

對不起，老闆娘，有一天我會報答您。

小露輕輕躺下去，拉起棉被蓋在身上。她在黑暗中睜着眼睛，了無睡意。

聽到走廊傳來脚步聲，是在過了二十分鐘左右，小露清楚地聽出那是躡足走路的聲音。紙門開了，小露全身僵直。

『小露，睡了嗎？』

原來是住持！小露佯裝睡覺，沒有回答。

『哦，已經睡着了？』

住持一直走近來，摸索着棉被，突然把它一掀，全身撲到小露身上。

『啊！』小露反射地抵住住持胸部。

『不傷害妳，不傷害妳……喏，安靜一點，安靜……』住持感到有些狼狽，但仍用力壓着小露。

四十二

這醜惡的掙扎並未繼續多久，突然有人跑進來，『叭』！地扭亮電燈。

『混蛋！』住持看到侵入者是準妻，厚着臉皮罵道。

『知道一點羞恥吧！』準妻氣急敗壞地瞪着住持。

『這不是妳該出面的場面，給我滾！』

『這種場面太太不出面的話，那有出面的機會？我可不是開玩笑……』

『妳還不是我的正式太太，我不高興，隨時可以把妳攆走。』

『這種話虧你不歪嘴也說得出口，你能夠做代理住持，是誰的功勞？還不是我的錢換來的！口氣別太大。』

『嚕嘛！給我滾！』住持惱羞成怒，抽手給準妻一個耳光。

『你敢！』準妻迎過去，拳足交打。

看到這大打出手的場面，小露忙不迭地想掩住眼睛和耳朵。

『住手，請住手！』她以爲自己大聲呼叫着，但事實上只是低弱的喃喃聲而已。

小露衝出走廊，跑入本堂，抱起金谷的骨灰和父親的靈牌，奔出外面。這寺院也不是小露可安心宿留的地方。

小露聽任眼淚沿着面頰流下，在黑暗的路上走去。往何處去？她不知道，只是漫無目的地往前走。

＊　＊　＊

在淀橋警察局地下的刑警室，松山妻吉和多賀老刑警隔着桌子，相對坐着。

妻吉和多賀刑警是二十年的知己，但對妻吉來說，並不是值得感謝的知己，因爲妻吉被多賀刑警逮捕過三次。

多賀刑警把紙烟折成兩截，塞入烟斗，一面說：

『太見外了，妻吉，七年來第一次回東京，却不來招呼一聲。』

多賀刑警臉上掛着淺笑，細長的眼睛却冷冷地閃着光。

『我無話可辯……像我這一把年紀，說眞的，實在自私地希望不跟以前的舊識見面，悄悄渡過餘生。』

『以你來說，可能是的，但以我的立場，你出來後，我可有話問你哩。』

『嗯。』從被多賀刑警發現時，妻吉就已有此覺悟。

『妻吉，你說在牛込租房子定居了？』

『是的。』

『一個人？』

『是的。』

『胡說！』

『……。』

『養了兩個食客嘛，你已經變成能夠供養食客的身份了？』

『……』

『換句話說，你不但能夠安安逸逸地渡過餘生，而且還擁有能夠供養食客的錢。』

『……』

『對我隱瞞沒有用吧？妻吉。』妻吉感到多賀刑警的視線，銳利地刺着他的額頭。『本來兩年就可以出來，你却呆了七年。這就是說，甯可耐着性脫離社會五年，以換來出獄後安逸的生活，是嗎？』

『……』

『妻吉！』多賀刑警的語氣轉爲嚴厲。『你偷去的錢是八千元，你把錢藏在東京某地，七年後出獄回來，再取出來，然後就是舒服的隱居。如何？對不對？』

『……』妻吉低着頭，不動一下。

『別隱瞞，妻吉，承認怎樣？』

『老爺，』妻吉抬起臉，回望刑警，『您不能悄悄撤下我這樣的老人嗎？我已經沒有欺詐人、傷害人的氣力了。請饒了我，讓我靜靜走到那一個世界吧！』

刑警的手有力地拍拍妻吉的肩。

『放心吧，妻吉。』

『啊？』妻吉不解地望着笑嘻嘻，判若兩人的刑警。

『我並不是爲了逮捕你，才把你帶來這裏。我是想跟你話舊，這是眞話。』

『啊？』

『還在懷疑？……唔，有二十年之間，我和你是仇敵，追和逃，反覆地繼續了二十年。現在要講和，似乎勉强。』

『……』

『我明天要退休了，刑警的職務到今夜爲止。』

『哦，原來如此！』

『以後就是八壬子（譯註：東京郊外一地名）的小工場守衞了，在年輕事務員或職工的輕視下生活。』

『是的，不過，這樣反而輕鬆。』

『有兩個未出嫁的女兒，不得不再拚命十年。以現在來說，我反而羨慕你。』

『對不起。』

『妻吉，你可以大搖大擺地過日子了，儘管你是以偷來的八千元享受生活，警察也沒有理由捉你，因爲你多坐了五年牢。這五年等於是以八千元買來的。』

『……』

『我帶你到這裏後，就立刻派一個年輕刑警到你家裏去調查。』

『什麼?!』

『你純粹基於同情，收養了沒有絲毫關係的少女和少年吧？』

『我已過了六十歲，希望在死以前，做一件好事。』妻吉放下了心中大石。

四十三

多賀刑警含笑說：

『像你這樣的惡徒，才能夠不考慮報酬，照顧別人的孩子。』

這時一個年輕刑警，帶着一個少女進來，少女手中抱着骨灰。

『怎麼了？』多賀刑警看看年輕刑警和少女。

『夜已深，這位小姐拿着這東西徘徊不去。來，請坐。』年輕刑警推椅給少女坐，然後轉向多賀刑警說：『又不能讓她在這裏過夜，眞傷腦筋。』

『怎麼回事？小姐，那是誰？』

『收養我的叔叔骨灰。』

『爲什麼拿着在外面走？』

『從寺院拿出來的，跟爸爸的靈牌一起……』

『她是無家可歸的孤兒。』年輕刑警插口說。

『沒有地方可去？』

『是的。』

『那怎麼辦？今天以前妳在哪兒？』

『在神樂坂的杵村藝妓館做下女。』

『因爲受不了苦，所以跑出來，是嗎？』

『……』

『是嗎？』

『是。』

『妳以爲做事是輕鬆的，那就錯了。要回到藝妓館去，知道嗎？』

『我不回杵村。』

『既然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只好回那裏，不許任性。那骨灰和靈牌，我叫警察送回寺院，妳要回藝妓館。』

『不，不回去。』小露搖搖頭。

『既然被警察帶來，就不許任性。』

『……』小露望着下面，眼淚落在膝上。

這時妻吉對多賀刑警說：

『老爺，我有一個意見，假使可以，我願意暫時收留這少女，幫她找個比較輕鬆的工作。』

『唔，』多賀看着小露，考慮了一下，說：『也好，收養兩個和三個都差不多。這少女長得還不錯，也許值得你照顧。』

但小露瞥了妻吉一眼，說：

『我已經不願意受人照顧了。』

『妳這年齡，一個人不能生活。』

『這骨灰的叔叔故鄉在北海道，叫做釧路的地方，我要帶骨灰到那裏去。』

『去做什麼？』

『聽說叔叔有位姊姊，叔叔常說她是個很好的人，我要去找她。』

『哦……不過，釧路是北海道的北端哩，要三天才能抵達。那是在東京生活的人，無法想像的寂寞城市，妳願意去？』

『不要緊。』

『那沒辦法，妳想去，我當然不能阻止，隨妳喜歡吧。』

妻吉所知道的七年前的多賀刑警，並非這樣寬大的人物，無疑會嚴厲地教訓一頓，然後命她回神樂坂的藝妓館。明天就要退休的老刑警，變得非常妥協。

『杉本，請你去查一下開往青森的火車時間。』

『好的。』

年輕刑警走後，多賀刑警問小露有多少錢。小露掏出紅色錢袋，遞給多賀刑警。

『十一元？十一元怕不夠用，才夠買到釧路的火車票罷了。』多賀刑警搖着頭說。

『老爺，讓我放一點錢在這錢袋裏，可以嗎？』妻吉說。

『拜託。』多賀刑警把錢袋遞給妻吉。

妻吉塞了幾張十元鈔票進去，然後把錢袋還給小露。

『老先生，謝謝您。』小露含淚致謝。

連續遭遇不幸的小露，意外地獲得人人所畏懼的警察施捨了溫暖的人情，非常感動。

『這就是叫做世間沒有鬼吧？』多賀刑警笑着說，然後轉向小露：『這位老先生從前是鬼，現在換了一顆心，變成佛了。妳不要忘記，世間也有好人。』

『是。』小露低下頭去。

四十四

年輕刑警回來說，青森行的最後班車是十一時二十分。

『現在去剛好趕得上。』多賀刑警抬頭看着掛鐘說。

『老爺，我送她到上野車站去。』妻吉建議說。

『妻吉，你眞的變了。』

多賀刑警意味深長地笑着說。二十年前，妻吉在上野車站設阱引誘離家出走的貧苦東北少女，在下谷的低級旅館加以强暴，然後賣給了吉原（譯註：自江戶時代以來，東京的公娼區，已於一九五八年廢止）。現在妻吉却變成了善良地施捨錢，又護送少女遠行的人。

妻吉帶着小露走出淀橋警察局。

新宿車站月台已經人影稀疏，一面等車，妻吉一面問：

『妳叫什麼名字？』

『小露。』

『小露？……好名字。』

妻吉想：好熟的名字，似乎聽到過。不過，『小露』是藝妓之類的女人常有的名字，也許是從前結識的藝妓名字吧？因此，妻吉無意追憶這件事。

假使這時候妻吉詢問她父親的職業，說不定就想起她是誰了。妻吉討厭別人詢問他的過去，所以他也不想探聽別人的身份。

進入電車，並坐後，妻吉說：

『假使釧路那位姊姊家裏不方便的話，回東京來吧，請到我家裏來。我的家裏都是住着不相干的人，但過得比任何家庭都圓滿。』妻吉詳細說出他的住址。

小露致謝後問：

『……剛才刑警先生說您從前是鬼，爲什麼現在變成好人？』

『上了年紀的關係吧。』

『一旦上了年紀，連壞人都會變成好人？』

『唔，不一定……妳還年輕，但已經吃了相當的苦吧？』

『不，並沒吃苦，只是因爲一個人……很孤獨……』

『是的，孤獨是人最痛苦的事。』

妻吉衝動地希望帶這少女回家，讓她和千香及一郎一起快樂地生活。然而，這少女此刻似乎一心一意想把骨灰帶到釧路，這是阻止不了的。

在上野車站下車後，妻吉一一浮憶起過去所做的種種壞事，感慨萬千。而小露的表情是，對將去的陌生土地感到胆怯。

『妳不想改變主意嗎？』妻吉問。

『不！』雖然胆怯，一旦決定的事，小露不願意更改。

進入月台，把小露安頓於開往青森的夜行火車後，妻吉感到如同送別自己的孫女遠行的離愁。小露對面坐着一對似乎很慈祥的老夫婦，妻吉殷殷懇請他們路上照顧小露。這對老夫婦要到函館，所以妻吉多少放心些。

火車開動，小露從窗口探出頭說：

『老先生，您的恩情我終生不忘。』

『希望再見。』妻吉由衷地說。

『好的，有一天……』

『一定回來，我等妳。』

『好的，我會回來。』小露不住地揮着手。

目送火車漸漸離去，妻吉的眼睛濕潤了。對今晚第一次見面，連身世都不知的少女，爲什麼會如此關懷？妻吉自己也不明白。似乎並非純粹出於同情，亦無血緣關係，但爲什麼會有一份無法斬斷的情感？

當妻吉回到家裏，拉開格子門時，小露的面容仍縈繞於他腦中。

『啊，您回來了。』

千香迎出來。千香的打扮依舊土裏土氣，在東京住了幾年，她似乎仍無法脫離鄉下姑娘的本質。

『爺爺，我剛才和一郎少爺吵了一架。』進入起居室後，千香說。

『爲什麼？』

『因爲少爺說要去巴黎。』

一郎已經是上野的美術學校洋畫科學生，他的天才使教師們刮目相看。

『啥！巴黎？』

『他說要學畫，非到巴黎不可，我認爲學校畢業以後去就可以了。』

『那麼，要退學？』

『是的。』

『那不好，畢業以後去並不晚。』妻吉喝完茶後，站起來。

一郎住在樓上，有兩個房間。妻吉上樓看時，一郎倚坐於畫室的長椅，定定地注視着天花板。二十一

歲的一郎，完全長得像個藝術家，有一付敏銳、瘦長的外貌　也許他到歐洲後，不會有人看出他是東方人。

『聽說你想去巴黎？』妻吉以溫和的口吻問。

『是的，想去。』

『現在馬上去？』

『是的，馬上。』

『不能等到學校畢業？』

『學校所教的，只有抹殺人的個性而已。』

『太深奧的話我聽不懂，我想，學校畢業後才去的好。』

『爺爺這樣命令的話，我只好遵從。』

『我並不是命令……』

妻吉無心地把視線轉到畫架上，十五號的少女畫像。咦？奇怪，這畫像多像剛才在上野車站分別的少女啊！

四十五

這是漫長的旅程，深夜從上野車站出發的火車，於次日晚上才抵達青森。而到函館，還需要坐六小時的連絡船，即已翌日清晨。幸好到函館探望兒子的那對老夫婦非常親切，使小露孤獨的心多少被得安慰。

老夫婦聽說小露要去的地方是釧路，不禁面面相覷。

『釧路不是北海道最末端嗎？』

『可不是？老頭子，你不記得嗎？從前常常到我們店裏來的那糊裱店工人，不就是釧路人？我們都笑他從東京到釧路要四天，假使父母來電報說病重，一定趕不上葬儀。』

『那麼，從函館去，也要一天一夜囉？』

小露迎着老夫婦的視線，堅強地對他們笑笑。

『再長的旅程我都不在乎，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長途旅行，可以欣賞陌生的風景。』

『到底一個人生活慣了，很堅強。』

老夫婦善意地勸小露在函館他們兒子家裏過夜，明天再去釧路，但小露拒絕了。小露單獨從函館車站

搭開往札幌的火車，打算在札幌換車，越過狩勝嶺，經由帶廣到釧路。從函館到釧路這漫長的路途，等於從東京搭東海道線至下關一樣遠。

當小露從車站服務員聽到這話時，瞬間目瞠口呆，錯愕不已，但旋即恢復平靜。小露堅韌如柳枝的意志，似乎從此時就已開始從心中顯現。

小露坐在靠窗的位置，不厭倦地眺望着生平第一次接觸的壯大景色。這時候正逢北海道景色最美的季節。

鑽過仁山高原的隧道後，忽然小露的眼前一亮，她的眼前展開了一片山湖相映的美麗景色。那是左邊聳立着尖銳的劍峯，背後襯着駒岳，而平靜如鏡的水面上，點點浮着小島，有許多美麗傳說的大沼澤。

小露忘了自我，陶醉於這美麗的景色中，但胸中忽然湧起一陣悲哀，因爲她想到希望讓亡父看看這景色。父親喜歡看風景，從前他曾以淺易的說法，把山或野的各種傳說說給小露聽。小露喜歡眺望風景，就是受父親的影響。

隨着火車的飛馳，駒岳逐漸改變姿態。

＊　＊　＊

在札幌車站換車後，坐在小露前面的是北海道大學的學生。整齊地穿着制服，戴着制帽，提着一只旅行箱。他的面貌凹凸分明，令人疑爲含有外國人血統。

落座後，那大學生立刻從旅行箱抽出一本書，翻開閱讀。小露一眼瞥見那本書時，大吃一驚。

『海與山的幻想』黑木亮二著

那是父親的小說集。

小露不知道父親一共出版多少册小說集，這本『海與山的幻想』，也是現在第一次看到。小露從未看過父親的作品，她曾對金谷潤三表示要閱讀父親的作品，但金谷笑着說：

『等妳二十歲以後才會瞭解爸爸的作品。』

因此，小露決定二十歲以後才閱讀。現在在這極北的旅途中，偶然發現陌生的大學生翻閱父親的作品，小露的一顆心不由自主地跳動起來。

四十六

連續熱心地看了兩小時書的大學生，突然抬起臉看小露。小露一驚，返回自我。她一直把視線停留於這大學生身上。被對方回望，小露紅着臉垂下頭，對方那雙清澈俊秀的眼睛，已留在她的印象中。似乎亡父也有一雙這樣的眼睛。

『我可以同妳講話嗎？』大學生說。

『可以……』小露點點頭。

『妳是東京的人吧？』

『是的。』

『我是九州，九州的唐津，妳知道這地方嗎？』

『不知道。』

『高校畢業後，我打算讀東京帝大，可是到東京，在銀座逛來逛去後，漸漸討厭起東京，終於跑到北海道來了。我在東京只逗留一天，可是覺得好像看到過妳。當然這是錯覺，但眞的有這種感覺。』

『……』

大學生笑了笑，又說：

『妳是不是也有這種感覺？』

『爲什麼？』

『妳不是一直在注視我嗎？從三十分鐘前，我就發現妳在注視我。所以我看不下書，只是佯裝在看的樣子。妳一直注視着我吧？因爲覺得在東京看到過我嗎？』

『……』小露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對不起。』大學生低一低頭，『我不是存心窘妳……我叫津田保雄。』

『我叫小露。』

『小露，好名字。』津田保雄像溶化了緊張似地伸伸背脊。

小露也終於泛起了微笑。

『你喜歡看小說？』

『妳也看過黑木亮二的小說？』

『沒有。』

『在日本文學中，我只崇拜黑木亮二。只有讀着黑木亮二的作品時，我才感到人生的意義。也許妳還

不瞭解，長大後妳一定要看。黑木亮二的作品，似乎含有一種把人的任何邪念沖洗乾淨，純潔而眞摯的意境。』

聽到這番話，小露非常感動，低下頭望着下面。

津田保雄對小露的改變態度感到不解，他探視着小露的臉，問：

『怎麼了？』

但馬上吃了一驚，因爲小露面頰掛着淚水。

『爲什麼哭了？』

小露掏出手絹，急急拭去眼淚。

『我很高興。』

『高興？』

『因爲父親的小說受到讚揚。』

『父親？』津田保雄睜大了眼睛。『喂！妳是黑木亮二的女兒？』

『是的。』

『妳?!』津田保雄的表情彷彿遇見了奇蹟。『是妳黑木亮二的女兒？』

『對不起，剛才沒說。』小露從唯一的行李——包裹中拿出父親的靈牌。

青年深爲感動地望着他所崇拜的孤高作家靈牌。

『原來如此！我明白了。』津田保雄面上射出光輝，轉向小露。『我現在明白了覺得在東京見過妳的原因了，妳像父親。我的桌上擺着黑木亮二的照片，三年之間天天看，所以才覺得好像看過妳。』

『眞的？謝謝你。』

『這眞是偶然。不，不是偶然，好像是命運，一定是的。』津田保雄興奮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樣子。

四十七

火車在月光下翻過狩勝嶺，這時小露頭倚着坐到她身旁的津田保雄肩膀睡着。從東京起程的漫長旅途一路勞累，小露現在已經獲得能夠安心倚靠的旅伴，沉入了睡鄉。

爲了要單獨生活而逃出那可恨的寺院以來，想不到接二連三地獲得人們所伸來的親切之手。接着像是亡父冥冥中的引導，使這熱情的年輕讀者來到小露身旁，借出肩膀讓小露睡覺。

像這樣沉沉熟睡，不受惡夢干擾，是多少月來不曾獲得的啊！

慨然挺出肩來的津田保雄，是這昏暗的車廂中，唯一睜開眼睛的人。他張大眼睛，凝視着空中。

這文學青年正置身於興奮中。像騎士那樣，保護自己所崇拜的作家遺孤的衝動，是他生平第一次產生的。從喪父以來所遭遇的不幸，小露已經告訴過他了。當他聽到小露是送收養她的無名畫家骨灰來釧路時，大受感動，眼淚幾乎忍不住衝出來。

邂逅不幸而孤獨的美麗少女，對於愛好幻想的青年已夠興奮了，更何況這少女是孤高的作家遺孤，這使得這位青年更相信這是神所創造的因緣。

現在這孤苦無依的少女，正倚着他安然熟睡，他覺得保護這少女，是神賜予他的使命。

津田保雄是出生於唐津市古老的家庭，從未遭遇不幸的青年。

我已經決定了！這年輕的大學生想。他認爲自己和小露的偶然相遇，就是表示今後兩人的人生的結合。他覺得自己將來要成爲作家，在文壇登場，連續發表傑作，大大地活躍一番，是非有小露這位賢伴侶不可。

我要跟這位少女結婚，不論誰說什麼，我都要跟她結婚！

津田保雄告訴自己，在這世界上，他所熱愛的女人，只有小露一個人。

＊　＊　＊

夜漸漸褪色時，火車正在十勝平野一直飛馳。被唐松樹的防風林隔成的一大片農地上面，豐富地長着大豆、小豆、玉蜀黍、甜菜等。牧場飼滿乳牛。

睡醒的小露，百看不厭地眺望着這壯大的景色。津田保雄卻像昨夜的小露那樣，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小露。小露忽然轉回頭，保雄一臉尷尬。

『你時常在這廣大的世界旅行吧？』

保雄的預定是從阿寒、屈斜路、摩周的三個湖，繞道回札幌。保雄到北海道大學求學，就是由於喜歡北海道雄壯的景色。這一點他也對小露說過。

『我希望帶妳去看看神祕的摩周湖、美幌嶺的風景，和阿寒湖底天鵝絨一般的毬藻（譯註：綠藻類淡水藻，沉於寒帶湖底，呈毬狀）。』

保雄熱心地開始說明這些景色。不論怎樣的話題都可以，與這位少女交談，是他最大的快樂。

忽然，他發現小露的眼睛望着遠方。

『怎麼了？』保雄探視着小露的臉，小露方猛然返回自我。

『對不起，我在想着爸爸，這麼美麗的風景，爸爸沒有看到就死了……』小露說着，又再次道歉。

這時保雄突然對小露產生了強烈的愛情，他躊躇了一下，才毅然問：

『妳到釧路找金谷先生的姊姊，把骨灰交給她後，打算怎麼辦？』

『還不知道，假使她願意暫時收留我的話，我就住下來。』

『如果不收留呢？』

『那時……』小露想了想，說：『就回東京。』

『不過，東京也沒有可投奔的地方吧？』

『沒有……不過，我會找工作做。』

小露既然這麼說，保雄不敢開口建議她留在札幌。

事實上，保雄想請小露與他一起生活，不過，沒有勇氣說出來。保雄才大學二年級，不敢與女性同居

•雖然他不要求馬上結婚，只要像兄妹一樣生活幾年。然而，父母和社會上的人，不可能正面接受這純潔的感情吧？

現在保雄寄居的地方，是母親的堂弟家裏。假使帶着陌生少女回去，要求收留她一起生活的話，他們一定不會答應。

住在唐津的雙親，不論是家庭或風格，都是非常古派的人，尤其是關於男女的問題，絕對不允許戀愛，持着極頑固的觀念。

假使獲悉獨生子與文人遺孤同居的話，也許父親會爆發怒火，母親會暈倒吧？而教導父母的古代武士般的祖父，現在仍健在。

保雄沒有進入東京的大學，而到北海道來求學，家裏也曾掀起吵鬧，如果不是母親的堂弟住在札幌，也許不會答應的。

這一對年輕的男女，各懷心思。而載着他們的火車沿着十勝川，經過模仿華盛頓市建造的帶廣市，不一會兒，便從遙見灰色海面的地方，繼續朝東方馳騁。

四十八

釧路被包圍於海霧中。

下車站在月台時，這深霧的冷意使小露不由拉一拉和服衣襟。

明治末年，石川啄木（譯註：明治時代天才詩人，其詩多含熱情悲傷情感，現仍受歡迎。一生環境不佳，曾做小學教員、記者，於廿七歲潦倒中患肺病及腹膜炎死亡）曾到這極北的城市來尋覓休憩和詩情，寫出如下一首詩：

驛站燈下映雪影

街上蕭瑟行人無

詩中寂寞的意境，在進入昭和時代後，仍給予旅客同樣的感觸。

小露所要找的人家，是在市區南端的知人岬。

『我送妳去。』走出車站時，保雄說。

『不必，我自己去。』小露拒絕了他。

保雄要在車站前面搭巴士往阿寒，巴士出發的時間與火車抵達時間相配合，如果不搭這班巴士，就要等到明天才能出發。假使保雄送小露去，勢必延誤時間。

『不要緊，即使延誤。』保雄含笑說。

護送小露，比搭車重要，假使小露被那家人驅逐的話（保雄反而暗自期待這樣），他想帶小露一起去阿寒湖。

『不！』小露意外地斷然搖頭。『在旅途結識的朋友，應該在車站分別。』

小露的話，像一盆冷水澆在保雄頭上。小露的心扉，一步也不讓保雄踏入。保雄覺得彷彿是自己一個人在羅曼蒂克的世界跳舞。

『那麼……保重。』保雄凝着臉說。

『多謝你的愛顧，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恩惠。』小露低低地彎下頭去。

保雄很想說：假使那家人驅逐妳的話，一定要來札幌找我。然而，無論如何說不出口。不過，代替的是急步走向行人，請教了知人岬的方向，詳細告訴小露。

小露走了，保雄佇立着目送。小露兩次回頭，對他行禮。

保雄終於恢復冷靜，在心中說，他愛上第一次見面的少女，決非浪漫主義所引起的錯覺。

即使不會與她重逢，我也要終生愛她，一定的，我要終生愛她！保雄對自己說。

小露從車站前面一直朝海伸展的大路走去，一面開始懊悔拒絕了保雄的好意。甚至衝動地想返回去，請求保雄送她去。不過，那是不可能的。

小露第三次扭回頭去，但車站已被霧包圍了。小露覺得似乎永遠不會與保雄重逢了。

我要一個人活下去——因爲曾堅決地這樣發誓，所以才拒絕了保雄的好意，但不能不覺得拒絕那麼眞摯，甯可搭不上巴士的好意，是她的罪過。

在霧中一步步前進的恐懼，是無止境的。

＊　＊　＊

渡過一座架於七、八噸漁船成排的港灣上的橋，再走上緩坡，就是知人岬。當小露從霧中看到教堂的尖塔時，不由低叫一聲：

『啊！就是那裏。』

金谷潤三曾對小露說過釧路的事，知人岬的天主教堂充滿異國情調的美，頭上蓋着白雪，脚下波濤澎湃的阿寒山脈，及遙見根釧原野的知人岬上聳立的白色教堂，彷如童話故事中所幻想的仙境。金谷以畫家特有的追念描述着，並答應小露，有一天將帶她前往欣賞。

據說，金谷的姊姊就是住在這教堂旁邊。她的丈夫是擁有好幾艘大漁船的船主，似乎相當富裕。

小露站在教堂前面，瞻仰着它的氣派，多美啊！相信許多年後，小露仍不時會憶起它。然而，這教堂莊嚴的美，給予小露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印象。她禁不住覺得像自己這樣的人，沒有資格進入這美麗的境界。這天主教堂瀰漫着冰冷、拒小露於千里的美。

一個婦人從那邊走來，小露上前問：

『請問松村先生的家在哪兒？』

垂老的婦人親切地告訴了小露。從教堂旁邊的小路進去，轉兩個彎，就到了。那是一幢相當大的房屋。

四十九

小露拉開玄關的門，驀然，一串叱罵和東西碰撞的聲音衝出來，小露大吃一驚。接着是女人的哭聲。

『滾！』男人的聲音嚷道。

女的邊哭邊回答：

『我會走的，我的忍耐力已經超出了限度，我再也不回來了！』

『看妳還敢硬嘴！』

毆打的聲音和哀叫的聲音響起，然後屋內突然寂靜無聲。

小露站在那裏，進退兩難。不到五分鐘，一個蓬頭亂髮，衣飾不整的三十四、五歲女人，提着衣箱跑出玄關。小露望着下面，然後對她行禮。

『我已經不是這個家裏的人，有事去找主人吧！』那女人以激動的聲調說着就要走出去。

『我……我是東京來的小露。』

『啊？小露？』

金谷潤三的姊姊敏子鎖着眉，注視着小露，接着叫道：

『妳就是潤三收養的黑木先生的女兒？』

『是的。』

『妳一個人到這麼遠的地方來？』敏子滿臉驚訝，但馬上拉起小露的手，說：『走吧！』便走出玄

走到教堂前面的路才放慢脚步

關。

敏子逃走似地急步走着，到教堂前面的路時，才放慢了脚步。

『對不起，好不容易老遠地跑來，卻讓妳看到那種場面……』敏子放開小露的手，默默地說：『已經受夠了，我決不再回去！』

小露不知該說什麼好，默默地望着地面走着。

『女人帶到家裏來，把我當做下女使喚，晚上又是……』敏子忽然住口，對小露說：『對不起。我也有錯，他才會那樣……我想回小樽娘家，我送妳到札幌吧，眞對不起。』

敏子的娘家在小樽，但雙親早已逝世。

『我……我是送金谷叔叔的骨灰來的。』小露說。

『啊？』敏子的視線移到小露抱着的包裹。『妳送潤三的骨灰回來給我？』

『是的。』

『多湊巧啊！送骨灰來的日子，我們夫婦卻要離婚……』敏子的眼睛湧起了淚水，她拿出手絹掩着臉。

小露除了跟隨敏子走之外，毫無辦法。

五十

這是美術之秋。

近年來，一到炎暑過去的季節，報紙的文化欄便以大標題刊登美術消息。以上野的美術館爲始，這裏那裏的各美術館也一齊舉辦各派美術展覽。其中，以二科展最熱鬧。在展覽會前夜，全體會員扮成土人，歡舞通宵，舉行各種節目，引起人們的注目。無名畫家們爲在炎夏期間，聚精會神完成的作品被掛於美術館而舉杯慶祝，落選的畫家也喝着酸酒。

不過，這年的二科畫展的作品中，有一幅畫引起了異常的反應。那是二十號的少女畫像，一位不見經傳的無名畫家的作品。不僅如此，畫像還飾着黑絲帶。

這位叫做金谷潤三的作家，留下唯一傑作逝世的的事，刊登於報紙社會版，引起了美術愛好者及年輕人狂熱的興趣，一起湧到美術館來。在貼着特選標誌的這幅畫前面，時常人山人海。

眞正承認這少女畫像是傑作的人只有少數，大半的羣衆都是聞風而至，湊湊熱鬧的。

接着報紙之後，綜合雜誌和婦人雜誌也詳細查出金谷潤三其人其事，刊登出來，轟動了全國。模特兒

的不幸少女失蹤，也惹引了人們的同情。而這一切都是記者的絶佳題材。

某婦人雜誌的記者，調查了金谷潤三的出身後，直覺地認爲可以寫成小說和拍成電影，而立刻找到發現這幅畫的人——三上義之介，請他執筆。這位叫做築土的記者對三上說：

『傳說畫中的模特兒，就是跟他一起生活的小露這少女，你知道是誰的女兒嗎？你要是聽到，一定會很驚訝。』

『你是說，是我認識的人的女兒？』

『是的，是黑木亮二的女兒。』

聽了這話，三上目瞪口呆。三上和黑木亮二在文學青年時代，曾同住一宿舍達二年之久，有一時期交往密切。三上先跨進文壇，很快就成爲流行作家，於是兩人才中斷來往。三上以創作大衆小說而走紅，木亮二則走上純文藝之路，保持孤高立場，生活貧苦。因此，同是作家，卻彷彿生活於兩個世界。

『原來如此！她是黑木亮二的女兒。』三上回憶着一同在宿舍生活的情景，感慨地說。

『黑木亮二在地震時失蹤——做爲戲劇的第一幕，夠感動人。接着小露成爲無依無靠的孤兒……說眞的，我連黑木亮二太太的身世，都調查過了，從他們的結婚開始，就非常羅曼蒂克。黑木太太是岡山海邊一個村莊有六百年歷史的古老家庭獨生女，那古老的邸第住着頑固的父親，不答應女兒嫁給貧窮作家。於是女兒脫離家庭，拋棄父母，嫁給黑木亮二。後來生下小露。在娘家嬌生慣養，過得像公主一樣的黑木太太，因爲生活坎坷，不久患肺病死了。到這裏爲止，做雜誌刊登過。黑木亮二在震災時行蹤不明以後，出場的就是這無名畫家金谷潤三。』

假使不打岔，築土一定喋喋不休地講下去，三上忙

『以後的經過，小露已親口對我說過。』

『哦，原來如此，那更好了，請你務必寫一本天才畫家的生平故事，這不論從哪一個角度着眼，都是戲劇的好題材。第一，小露失蹤，這就很富於戲劇情調了。報紙方面據說正在奮力尋找她。』

『你與其在這裏纏我，不如也去找小露怎樣？』

『這兩件事不要混爲一談，我當然要找，所以來請你寫這本小說。一旦雜誌登出來，引起風評，被改拍成電影的話，我們不找，小露也會找上來的。』

『你的口才倒不錯，好吧，我考慮考慮。我還沒去美術館看呢，現在去看看。』

『我陪你去。』

五十一

三上對於被他發現的一幅畫，竟引起這麼大的風浪，覺得有些困惑不解。他知道西鄉健治所推薦的作品，必定得到好評，然而做夢也想不到會變成一股熱潮。

假使小露復現的話，記者們一定會蜂湧而來，絕不可能饒過他倆。或許電影公司也會對他倆注目。三上希望和小露重逢後，兩人一塊兒生活。這是離婚後的三上現在最大的夢想。

當然三上並沒有把小露當做情人的野心，他沒有一絲這樣的念頭。他只是希望實現自己那浪漫色彩的夢想罷了。然而，現在既然釀成這麼大的風波，這夢想怕已難於實現了。

『三上先生……』

同車的記者築土，看到三上表情憂鬱，沉默不語，略感躭憂。

『我覺得小露似乎是住在鄉下有錢的親戚家裏。』

『我不這樣想。也許這預感有些不祥，我從第一次見到小露，就覺得她具有坎坷的命運。她的容貌漂亮，心地善良，可是，似乎天生具有不幸的命運。』

『那麼，三上先生，你應該給予她幸福。』

『我自己的家庭都不能幸福，怎麼能夠使別人的女兒幸福？我不敢這樣想。不過，我確實希望能夠給她一般少女應有的生活，即使短暫的時期也好。』

『我找到小露的話，一定直接送到你跟前。』

『謝謝，拜託。』

三上和築土走進上野美術館，直接來到掛着那幅畫像的第五號室。這天，畫像前面亦擠了百人以上的觀衆。

『多吸引人！』三上詫異地低聲說。

固然是傑作，但不能與現代第一流畫家的作品相比。畫中的感觸是稀有的敏銳，且是畫家在咯血中，把生命最後一朵火花化爲色彩完成的作品。然而，其技巧方面的稚嫩，卻是無法掩飾的。

在專家眼中，當然會被其敏銳的感觸所感動，可是在一般人眼中，似乎只能瞭解其表面，認爲是一幅極暗淡而陰沉的畫像吧？以三上來說，對於這幅畫的評價一點不高。人們不過是被好奇心所吸引，而前來參觀的。

無名畫家在咯血中，貫注其精魂，完成這唯一的兒作品，同時結束了生命。而模特的少女是絕代美女，於畫家死後失蹤了。

對於年輕的人們，再也沒有比這更感動人的浪漫情調的事實了。

三上站在羣衆後面，凝視着少女畫像。畫中人根本不知道這些風波，不知躲在哪個角落，過着辛酸的日子吧？三上在心中獨語，感到一陣痛苦。

這時，走來一個人，一望而知是個年輕的無名畫家，他推開羣衆，站到最前面，瞪着眼審視了片刻，突然大聲叫：

『什麼傑作！這樣幼稚，毫無技巧可言的畫是傑作？太笑話了，色彩感觸也比不上瘋人院的病人！』

顯然是自負的作品落選的畫家，對這幅畫過份的風評產生嫉妒吧。

『應該拆下來撕破！』

那人又說着，正要推開羣衆離去時，忽然從羣衆中飛來枴杖，打在無名畫家腦門。

『啊！』

無名畫家誇張地雙手抱着頭，踉蹌了一下，接着嚷道：

『幹什麼！你？』他向揮出枴杖的人衝去。

揮動枴杖的人，是美術學校的學生。五官端正，但皮膚病態的蒼白。因激動，臉上毫無血色，顯得異乎尋常的冷淡。

激怒的無名畫家抓住了學生的胸襟，但那學生沒有動一下眉毛，毫無表情。

『我說這是低劣的作品，你要是不滿意，堂堂反駁怎樣？打人是什麼意思？』

『……』學生默然不答。

『好，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出去！揍死你！』

無名畫家拖着學生要走，學生的上半身搖了搖，因爲他有一隻脚殘廢，因此拿着枴杖。

『什麼？原來是個跛子！』無名畫家有些洩氣，但馬上怒火復熾，嚷道：『管你殘廢不殘廢，敲我腦袋的無禮行爲，不可原諒。出去！』

於是學生嘴角泛起冷笑，諷刺地說：

『低能的腦袋，敲一記也許反而好。』

『什麼話！混蛋！』

無名畫家等不及拖學生出去外面，就揮起拳頭向學生打去。不過，他的拳頭尚未落下，卻被人從背後接住了。這人是記者築土，受三上之命，上前阻止的。

『放手！不然連你一起揍。』無名畫家掙扎着。

不巧，築土是學生時代做過柔道部主將的巨漢。

三上走過來，說：

『對不起。』無名畫家認識三上，臉上不禁微露狼狽。『使用暴力是不對，但製造被打機會的你也是

不對。』

『你是三上義之介吧？』

『是的。』

『是你認爲那幅畫是傑作，而送來展覽的？』

『說來不好意思，我不懂畫。是西鄉健治認爲傑作的。』

『西鄉健治是騙子，只懂得活動，根本不懂什麼是畫！』

『你不是送畫來參加西鄉主辦的二科會畫展的畫家嗎？』

被三上說中的無名畫家，把嘴曲成『ㄟ』形，大聲嚷着：

『總之，我認爲那是拙劣的作品！』然後一溜煙逃走了。

五十二

三上催促築土想離去時，那跛足學生叫住他們：

『三上先生！』三上返回頭，學生說：『我有事想請教您。』

三上所等到的問題是：

『我是這少女畫像的模特兒黑木小露的表哥，叫做島森一郎。』

『哦，那麼？』

『我希望跟小露見面，請讓我見她。』

『對不起，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兒。』

『不是眞話吧？是不是您把她藏起來？』

『我常常在小說中說謊話，但我不認爲實際生活也需要說謊。總之，到我家裏來吧。』

三上把大房子讓給妻壽美子，在下北澤找到一幢小巧的房子，一個人住着。帶一郎回來，讓坐後，三上沖過身，換了和服出來。

『喝杯啤酒吧？』

『我不會喝酒。』

『那麼，抱歉，我自己喝。』三上乾了一杯，才說：『你說你是小露的表哥？』

『是的，小露是我父親的妹妹的女兒。』

『就是說，黑木亮二的太太是你姑媽？』

『是的。』

『黑木和我從前很要好，同住一間宿舍。不過，在今天以前，我不知道小露是黑木的女兒。我只是在銀座發現一個可愛的賣花女，想做她的主顧而已。但忘不了她，便找到她住的地方去，才發現照顧小露的金谷潤三已經亡故，小露失蹤，留下那幅畫。』

『那麼，小露到哪兒去，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我找小露找了十年。』

『十年？』三上詫異地望着一郎。

『是的，十年。我在小學六年級時，從岡山逃出來，目的是找小露。那是剛東京大地震後，黑木姑父燒死了，小露也不知去向。其後不斷地尋找，都找不到。』

『那眞可憐。不過，六年級小學生逃到東京，能夠生活嗎？』

『因爲遇到了救神。』一郎把遇見松山妻吉的經過全盤說出來。

『那實在湊巧，遇見了孤獨的老人。』

『最近我才知道爺爺是前科者，在六十歲以前，進過十次監獄，犯過竊盜、詐欺、人口販賣等罪……』

『嗬！原來如此，因此成爲孤零零的一個人並不奇怪。那麼，就是說過了六十歲以後，改邪歸正，變成好人？』

『簡直像神一樣好的人，把我們當做眞正的孫子疼愛。』

三上內心想：假使把這話告訴築土，一定會高興得眉開眼笑吧？

＊　＊　＊

一郎在三上家吃了晚飯，回到家裏已是晚上九點過後。千香在起居室火爐旁邊打盹，一郎沒有吵醒她，默默地上樓。妻吉正在畫室注視着一郎完成的十五號少女畫像。

『哦，回來了。』妻吉迎着一郎說，『你這幅畫爲什麼不拿去參加畫展？』

『因爲一定會落選。』

『我認爲畫得很好嘛，跟報紙批評很久的那幅，好像一點沒有差別的樣子。』

『哪裏！我今天到二科展去看過，雖然是畫同一個人，但就像不是同一個人。我很絶望。』

『同一個人？這話是什麼意思？』妻吉鎖着眉問。

『那幅畫的少女，和這幅畫的少女是同一個人。』

『啊？那麼，你腦中是想着眞實的人而畫的？』

『是的，畫構想的少女沒有意思，第一，不會產生畫畫的熱情。』

『唔！』妻吉抱着雙臂，重新望着少女畫像，這以照片的手法描畫的少女容貌，與妻吉記憶中女的容貌重叠起來。

『這少女怎麼跟我遇見的那少女這麼相像？』妻吉自言自語地說。

一郎陡地臉色大變。

『爺爺，您在哪兒遇見那少女的？』

『那已是春天的時候，在淀橋警察局刑事部遇見的。』妻吉詳細地說出了那天晚上的事。

一郎的眼睛吃人般地凝視着妻吉，聽完話後追問：

『您說那少女拿着父親的靈牌和養育她的人的骨灰？』

『是的。』妻吉回答。一郎叫起來：

『不錯，那就是小露！』

『怎麼知道的？』

『知道，那骨灰就是在二科畫展得到好評的這位畫家。唉！爺爺，您爲什麼不帶她回來？』

『對不起，我也是想這樣做，而且邀過她，但她說已不願意倚靠別人，決心到北海道去，不想改變主意。』

『爺爺，我要去釧路！』一郎決心地說。

『釧路固然是小地方，但沒有地址，也沒有姓名，怕不好找吧？』

『不，我一定會找到。』一郎說。妻吉露出了微笑。

『那麼，我代跑一趟吧，我是走過小路的人，可以說，具有與刑警差不多的嗅覺，也許可以找到。』

這是我最後的最大任務吧？妻吉想，衰老的身體頓時充滿了力量。

五子三

這時候小露在何處？

從小樽乘巴士，約一小時後便抵達余市，這裏有一家威士忌製造工廠，小露就是在這家釀酒工廠的詢問處服務。而從小樽與小露一道來此的金谷潤三的姊姊敏子，卻在被稱爲鰊魚大王的北海道最大船主家裏做下女。

鰊魚大王名叫鈴森豪八，擁有從小樽至岩內一帶的漁場大權。據說，每當鰊魚成羣游來的數天間，鈴森豪八便撈到足可購置一幢豪華大廈的錢。

鈴森豪八的本宅是在余市郊外，佔地三萬坪，連巴士也因此設招呼站在其門前，名爲大王站。敏子的職務是在本宅担任招待賓客。

全家的八個下女另住一棟房子，敏子以帶小露同住爲條件，在這裏做事，小露卽住在她的房裏。

這天是爲了款待商工省（譯註：現已改爲通商省）的官員，把小樽及余市兩地的藝妓全部請來，大鬧一番之後，敏子正指揮着年輕的下女們在收拾，豪八冷不防在敏子背後出現。

『喂，敏子。』

『是。』

『跟妳住在一起的女孩子很漂亮嘛。』

『……』敏子不答，忙着收拾碗盤。

『我上個月到威士忌酒廠去時，看到詢問處有一個漂亮的女孩子，嚇了一跳，正在奇怪余市哪來這麼漂亮的人；哈，燈塔下卻黑暗，原來是跟妳住在一起的女孩子，哈哈哈，實在想不到。』

『那女孩子是人家寄託的，很重要。』敏子回答。

敏子知道豪八是個大色狼，所以一直小心不讓他看到小露，然而，還是被他發現了。

『別人寄託的？是誰？』

『某一家人，很好的家庭，因爲發生不幸，暫時寄託在我這裏。從她的面貌您也可以看出是好家庭的小姐吧？』

『妳不說我也看得出不是漁夫的女兒。妳說某一家，可不至於是華族吧？』

『倒不是華族……』

『別隱瞞，說出來。』

『不能說，這是祕密。』

『喂，敏子，妳在扯謊騙我吧？』

『不，沒有。』

『雙親都不在吧？對不對？』

『是……啊！……』敏子不善於說謊話。

『哈哈哈！敏子，有件事跟妳商量。』

『什麼事？』

豪八附着敏子耳朵說：

『如何？讓我來開彩。』

『什麼話！』敏子憤然說，『請別開玩笑。』

『我說的是正經話。只要妳使那女孩子答應，我給妳一千元。』

這是一千元可以買一幢漂亮房子的時代。一千元！敏子咕——地吞下口水。看到這表情，豪八嘻嘻笑了。

『一千元哩，喂，想要的話，現在就給妳，要不要？』

『……』

『要吧？嗯？如何？我想在札幌買幢房子，金屋藏嬌，把那女孩子整理整理，讓她住……要是事情成功，每個月多給妳一百元。不錯吧？喏，不回答嗎？』豪八的指頭戳一下敏子臉頰

敏子全身加力，斷然說：

『拒絕！』

『拒絕？』豪八陡地形相可怕。

豪八並不是窮兇極惡的人，不，也許可以說是單純、粗爽的人，不過，具有對於反抗他的人毫不容赦的專橫性格。

『喂，敏子，妳竟敢反抗本鍊魚大王？嘿！胆量不小。』

『老爺，只有這件事不同，我犧牲自己也非保護小露不可，請您開恩。』

『犧牲妳自己嗎？』豪八嘻皮笑臉地說，『好，那麼，今夜妳代替她到我床上來睡。』

豪八說着，在敏子肩上拍了一下，哈哈大笑起來。

敏子彷彿一條冰穿過背脊，不寒而慄。

五十四

晚餐前的忙碌時刻，敏子一個人蒼白着臉，坐在鰊魚大王女傭休息室。她的膝上放着一叠十元鈔票。剛才敏子在這裏休息時，主人鈴森豪八悄悄走來，把這叠鈔票丟在她的膝上。

『一千元，拿去！』

這時代，一般人很少看到百元大鈔。而現在一筆數目龐大——一千元的鈔票，隨隨便便地拋到了敏子膝上，敏子驚詫之餘，只感到茫然而已。

『今夜送小露到我的房間來！』豪八說着，匆匆走了。

現在敏子面對着這一大筆的錢，刻骨地體驗了人是多麼的儒弱。把這一千元擲還給主人，挺身保護小露，是需要有相當的勇氣，敏子已經失去了這勇氣。

敏子不住地爲自己辯解。小露並不是什麼恩人的女兒，不過是逃亡弟骨灰來投奔我的陌生少女罷了，是個無依無靠，無家可歸的孤兒。做爲鰊魚大王的寵妾，在札幌住一幢舒服的房子，不能說是女人的不幸。

一個孤兒，將來要找到幸福的婚姻，恐怕希望不大。鈴森豪八固然是粗野的色狼，但不是壞人，反而可以說是好人。只要他控制日本海一天，錢將無盡止地滾滾而來。做他的寵妾，要多享受就有多享受，女人能夠盡情地享受的話，還有什麼比這更幸福的？

敏子爲了把這意外飛來的一千元確認爲己有，而如意地自我辯解。

敏子回到專供下女們居住的房間，等候小露從威士忌酒廠下班回來。

『我回來了！』

小露像往常一樣，響起清脆的聲音時，敏子胸口感到隱隱發痛。小露進來了，敏子不敢直視她。

『小露，我想拜託妳一件事。』

『什麼事？』

『我今天那個東西來，很不舒服，對不起，請妳代我送老爺的飯去，而且……侍候老爺上床……』

『好的。』小露毫不躊躇地答應了。

『老爺嫌其他的下女笨手笨脚，都叫我侍候他。妳代替我的話，一定會做得很好。』

『我也不懂，不過，我會盡力而爲。』

『老爺到睡覺以前，都叫我在另一個房間等候，請妳務必忍耐。』

『好的。』

敏子一面詳細告訴小露，如何侍候豪八，一面感到良心的痛苦。

五十五

鈴森豪八的晚餐，跟古時候的藩主一樣，使用三個大盤，以豪華的碗碟，盛放各色各樣的佳肴，當然他並非每一樣菜都吃，不過是藉晚餐的氣派，以誇示其大王的威嚴罷了。

『嘿！是妳。』豪八看到前來侍候的是小露，高興得眉飛色舞，急色相畢露。

小露純潔的處女本能，對豪八色迷迷的眼睛，感到一陣鷄皮疙瘩。

豪八把酒杯伸到小露面前說：

『像妳這樣少有的美女，有十萬元的價值。』他說着，高興而笑。

一切東西在豪八眼中，都以金錢換算。

『我對錢沒有慾望。』小露回答。

『別說傻話，在地獄都要看錢，有錢人生才有快樂。』

『沒有錢卻過着平和、幸福日子的人也很多。』

『第三者看起來雖然幸福，但沒有錢的家庭，總有各種煩惱發生。我有這種記憶。不管父子或夫婦

沒有金錢解決不了的問題。但小小的錢沒有用，非要有一千元、兩千元不可。妳沒有想到過自己的臉值十萬元吧？』

『沒有。』

『我說的話不會錯，妳是有十萬元價值的女孩子。』豪八斷然地說。

不過，儘管對方如何有力地這樣說，小露都不會對自己的美貌感到驕傲。小露反而覺得如此斷言的這肥胖垂老男人有些可憐。她想：這個人不懂什麼是眞正的幸福吧？

滿桌的佳肴，豪八吃得似乎並不可口的樣子。吃完飯，豪八大大地伸個腰，就說：

『睡吧？』

『您就要睡了？』絲毫不知情的小露，詫異地仰望着豪八。

這時候才八點多鐘。

『要。喂，敏子沒有告訴妳嗎？』

『她說，要侍候到您睡覺爲止。』

『可不是？唔，正是這樣。』

豪八的臥房也是豪華之極，儼然與德川時代江戶城的將軍邸府臥房一樣。在二十蓆之大的房間內，鋪着十二尺見方的床舖，壁上掛着山水畫，擺設着丹頂鶴標本，而屏風上貼着小露不敢抬起臉來看的浮世圖

（譯註：自江戶時代傳下的香豔女人畫像）。棉被是三條重疊的厚墊被，和錦緞蓋被。

豪八脫下和服夾袍時，小露便依照敏子的話，從衣架取下白色夾睡袍，侍候豪八穿上。豪八盤膝在墊被上面坐下，問：

『敏子有沒有給妳穿長襦袢（譯註：和服內衣）？』

『什麼？』小露反問。

『我認爲穿長襦袢最有情調，妳必需穿那種耀眼的火紅顏色的。』

『……』小露這時才瞭解了敏子遣她來侍候豪八的用意而倒抽了一口氣。

『喏，脫掉吧。』豪八催促地說。

『……』小露默默地搖着頭。

『不脫？爲什麼？』

『我……我不認爲聽到要我這樣做的話。』小露畏怯地拚命拒絕。

『什麼話！我叫妳到這裏，要做的事是一定的。聽着，凡是住在這屋子的人，都不准反抗本鯨魚大王？』豪八大聲說。

小露反而因這威脅而產生反抗心理。

『我不是您的傭人。』

『但妳在這裏寄居，還是一樣。』

『不，不一樣，我只是住在敏子姑姑房間罷了，不是寄居，您若說是寄居，那我就出去。』

豪八料不到這小姑娘竟有如此堅定的意志，而目瞪口呆。但他旋即嘻嘻笑起來。

『唔，好玩的姑娘，有味道。』豪八說着，出其不意地伸手就捉。

『啊！』小露摔開豪八的手，跳開。

過去小露處在神樂坂的藝妓舘，逃出曾鄉大吉的魔掌，又曾在中野的寺院，推開住持的胸膛。其中以曾鄉大吉的胳臂最粗暴，雖然如此，小露仍咬住他的無名指，幾乎咬斷它，因而脫離了虎口。

若與曾鄉大吉比起來，豪八更肥，更胖，全身臃腫，因此，動作遲鈍。

活像一隻小鹿，迅速逃開的小露，已經一點兒不畏懼這大胖子了。

『呸！妳這無禮的丫頭……』豪八眼露兇光，站起來。

豪八的睡袍翻開，前面暴露，樣子滑稽。

『對不願意的人使用暴力，有辱鰊魚大王聲名。』小露從容地反擊。

『別在嘴巴逞强，我一旦決定的事，不管有理無理，一定要做到。妳非成爲我的不可。不過，我可以給妳十萬元！』

『我一個錢都不要，再見——』小露扭身跑出走廊。

『等一下！』豪八嚷道。『把小露捉起來！不許她逃走！』豪八對在外面等候使喚的人叫喊。

五十六

小露先跑到寬大的庭園，躲在樹後，然後慢慢潛至後門。這裏那裏都有搜索她的聲音，人影在月光下晃動。小露的心臟砰砰跳動着。想到自己像一隻被追獵的野兎，不由一陣心酸，感到自己非常可憐。不過，每次遭遇這種不幸時，總有一個聲音傳入她的耳朵，叫她必需堅强。

不能被捉到！絕對不能被捉到！

小露心中，在不知不覺間，已產生了不論遇到多可怕的絕境，一定都能夠逃脫的信心。

『小露！』敏子的聲音在呼喚。『小露，出來吧！到我這裏來吧！』

敏子的心因懊悔而絞痛，不住地呼喚小露。然而，她的悔恨不可能傳遞給小露。

小露沿着高牆移動着身體，她發現一顆老松樹的樹幹伸出牆外，於是決定爬樹逃出去。從牆上到路面有三公尺高，小露閉上眼睛，縱身跳下去。

突然，右脚踝一陣劇痛，小露低叫一聲，摔倒地上。當她翻身起來，要逃走時疼痛傳遍全身，舉步困難。然而，必需逃出虎口的念頭，使小露忍住了痛苦。

穿過寬闊的巴士路，就是骯髒的漁民居住區域。小露從這裏的小路跑向海邊。

小露先跑到寬大的庭園

跑到石頭砌成的防波堤時，小露絕望地以爲已經無法動彈了。可是，聽到背後響起嘈雜的人聲，小露反射地伏下去，慢慢爬動。

爬出防波堤，到海邊還需要經過相當遠的砂地。小露的目的是求助於停泊的船，她打算在船上藏匿一夜。她很快地看到砂地上繫着幾艘船，便向其中之一慢慢潛去。

好不容易伸手抓住船舷時，突然，船中冒出了一個

人，小露嚇得心臟停止了跳動。

船中人迎着月光，審視小露的臉。瞬間，那人發出了歡呼：

『小露！』

這人就是在開往釧路的火車中邂逅的北海道大學學生津田保雄。

這意外的重逢，使小露一時感到發楞，但再來的瞬間，她像沒頂的人遇到救星，伸出她的兩臂。保雄把小露拉上船，抱着她，彷彿在感謝神似地，顫抖着聲音喃喃說：

『好極了！總算重逢了！』

小露踉蹌了一下，脚踝發出劇痛，她不禁尖叫起來。

『怎麼了？』

『脚扭傷了，從牆上跳下來的時候。』

『從牆上？爲什麼要這樣？』

『我逃走了。』

聽到這句話，保雄憤然說：

『哼！畢竟不錯！』

保雄到這余市來，決非偶然。那天和小露分離後，到阿寒湖住了一晚，但已經失去遊屈斜路和摩周的

湖，繞路回去的興致，重新返回釧路，尋找小露投奔的人家。可是，得到的消息是，這人家的主婦離開丈夫，回娘家去了。同時，沒有花多少時間，便從目睹者探聽到這位叫做敏子的主婦，把小露一起帶走了。

保雄回到札幌後，又到小樽去了三次。因爲敏子帶着小露回娘家的消息已經獲悉，但她們馬上又走了。爲了探出她們的行蹤，不得不跑了三趟。

當保雄查出敏子在鰊魚大王的余市本宅當下女時，便直覺地認爲小露跟敏子在一起很危險。因爲保雄聽到鰊魚大王擁有七、八幢藏嬌金屋的風聲。

保雄是昨天到余市來的，他有一位北大的同學住在余市，昨天保雄就是住在同學家裏。保雄不願意正式叩訪鰊魚大王的門，他打算託敏子安排小露與他見面的機會，而消磨了沒有結果的一天。懷着不安的心，被月光所吸引，來到海邊，躺在船內，正在思索着小露和自己的命運。

這時候，像是神的撮合，小露出現了。因此，難怪保雄重新告訴自己，他的存在是負有保護小露這位少女的使命的。保雄在往釧路的火車中，正在閱看自己最敬愛的作家黑木亮二的作品時，偶然發現對面而坐的少女是黑木的遺孤，感動之餘，即已認爲這是命中所註定的。

當小露來到保雄船上時，保雄那深刻的感動，已達到無法言喻的程度，也是理所當然的吧？這位青年，持有爲了浪漫主義，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的熱情。

保雄鼓起了勇氣。

『小露，跟我去九州吧，我帶妳到唐津我的老家去，我要跟妳結婚！』

五十七

這天，三上義之介的下北澤家裏來了一個客人，這人就是兜町之鬼曾鄉大吉。三上和大吉是舊相識。借大吉的話說：『這是我最尊敬的紳士。』

大吉一到，便立刻從包巾中取出一幅掛軸，掛在壁上。

『如何？這是鐵齋（譯註：江戶時代大畫家）的作品，實實在在的眞貨。』

三上缺乏辨別眞貨或贋品的眼光。

『鐵齋的作品贋品最多，可以信任嗎？』

『放心好了，這是從北小路伯爵那裏弄來的。』

『多少錢？』

『一千八百元，便宜貨。』

『你不是在市谷監獄後面的茅屋隱居嗎？』

『曾鄉大吉不會兩年之間都一文不名。』大吉猛拍一下胸膛，『這兩個月來，只是小豆的行情就賺了

二十萬元，如何？還不壞吧？』

『恐怕沒有人像你這樣浮沉不定吧？』

『這是男人的本份。』

『就這樣洗手不幹，以這二十萬元做資本經營，正經生意怎樣？』

『開玩笑！我是賭徒嘛，從一到十都是爲賭勝負而出生的人哩！如果沒有我這樣的人，世間有什麼好玩？告訴您，我現在有一個大野心。』

『什麼野心？』

『下個月我想到滿洲（譯註：指中國東北而言）去。』

『去滿洲？幹嘛？』

『我覺得現在滿洲到處有賺大錢的機會，帶二十萬元去的話，不到兩年，大概就可以賺十倍。』

『不見得吧？』

『我認爲滿洲需要像曾鄉大吉這樣的人，您的看法如何？』

『也許像你這樣的人是適於大陸吧。不過，到大陸後，怕會相當做壞事……』

『哈哈哈！不做壞事怎能變成巨富？您想不想到滿洲去一趟？我就是來邀您的。』

『唔……我不想去。』

『爲什麼？』

『我不大喜歡日本軍人在作威作虎的土地。』

這年三月，滿洲在日本軍方的强迫下，推出溥儀就位，成立僞滿洲國，並發表了成立宣言。三上從報紙看到宣言全文時，覺得那只是表面冠冕堂皇，內容隱伏着征服者的傲慢面目，因此，感到非常不快。

日本軍以其武力制壓着滿洲，組織新國家，藉溥儀以企圖馴服人民。傅儀並非以自己的力量登位的，換言之，是個傀儡，滿洲國等於是日本的屬國而已。這樣的地方，三上不願意去。

『您不想去的話，我當然不能强迫您。不過，我要到滿洲闖一闖，如果以後您改變主意的話，就來吧，我很歡迎。』大吉勸說。

『謝謝，我倒想到中國大陸旅行一次，假使實現，說不定會到滿洲去看看。』

『一定要來。唔，換個話題吧。』大吉醒悟地環視房內說：『您跟太太離婚後，一直還是獨身？』

『是的，這樣自由自在。』

『不過，老是打光棍也是不方便。如何？我給您介紹一個女人怎樣？當然不必跟她結婚，情人兼下女就可以了。我給您介紹，剛好有一個適當的女人。』

『謝謝你的好意，我目前不需要，家裏的事我雇了一個老阿婆，她做得很好。』

『嗨，別這樣說，人家是個伶俐的人，今年二十六歲，長得漂亮，她來侍候您最適當不過了。』大吉頻頻推荐，但三上只一笑置之。

與大吉交身而來的是一郎，自從在上野的美術館認識以來，一郎偶爾會到這裏來玩玩。三上對這殘廢美貌青年頗具好感。一郎是個不動聲色，沒有表情，沉默寡言的青年，但他的談吐有分寸，而且極有天才氣質，所以很吸引三上。

一郎落座後就報告。

『我家的妻吉爺爺到北海道去了。』

『找到小露沒有？』三上不覺胸口撲撲跳動。

『沒有。』一郎低着頭回答。

『住的地方找到沒有？』

『有。據說是住在余市鰊魚大王家裏，但妻吉爺爺去時，已經不在那裏了，據說只是相差一、三天。』

『那……眞遺憾。到哪兒去了？』

『不知道，從釧路帶她去余市的金谷潤三姊姊哭着道歉說，鰊魚大王是個色狼，他想侵犯小露，所以小露逃走，就這樣失蹤了。』

『哦——這女孩子似乎愈來離我們愈遠了。』三上嘆息地說。

『不過，』一郎凝視着三上說：『我覺得小露有一天一定會回到這裏來，我確信這樣。』

『嗯，我也這樣想。』

三上嘴裏這樣回答，內心却更有力地想：不，不會回來。他覺得小露命中註定不幸，總是與幸福交臂而過。

三上暗自禱告，但願他這作家特有的敏感不靈驗。不過，想像與禱告是兩回事，他無法驅逐這想像。

五十八

這是昭和八（一九三三）年。回顧這二年來，國事動盪不安，貨幣暴落，經濟恐慌，國民思想亦因此非常不安寧。五一五事件（譯註：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陸軍少壯派軍人指內閣優柔寡斷，起而包圍皇宮及首相官邸，當時的首相齊藤實遭殺死亡）及其他事件亦驚動了國民。然後接踵而至的是旱災，及大學生熾烈的左翼運動，和風俗的頹廢。

於是，因貧苦而起的全家自殺發生後，以兩個對這黑暗世界絕望的女學生，跳入大島三原山噴火口自殺爲始，半年之間，連續有四十三人在三原山投身自殺。這是象徵沒有希望的時代悲劇。

爲了隻身空着雙手跳向街頭，除了做推車苦力之外，只好失業的知識份子的救濟對策，內務省的七百萬元失業救濟事業費中，不得不有一百五十萬元，花費於供給失業者的伙食費上。

知識份子失業者，被各官廳市政府採用爲臨時雇員，平均日薪一元二角。爭取這臨時雇員的數目，多達一萬人。單是東京，採用人數就有二千五百四十人，其中半數是大學畢業，超過三十歲的人佔百分之三十。

一個月頂多三十元的日薪工作，怎能維持生活？儘管這是物美價廉的時代，的但夫婦和一個孩子家庭生活，起碼也要五十元才能渡日。

『東京每日新聞』調查過此實況後，做了如下報導：

『最近東京市內失業者，推定爲十一萬九千六百七十一人，其中知識份子登記者卽有三千六百八十二人，事實上可能超過一萬人。東京市內知識階級職業介紹所，每天求職者有六千人次。每天有數千人經該所之介紹，成爲繕寫、打字、寫鋼板等工作臨時雇員，平均可得一元左右日薪。然而一個月之中，只能工作十五天左右，大部份無事可做。從登記者三千七百人來看，平均二年以上在失業狀態中。其中一千四百二十四人無收入，四百六十九人做家庭副業，但收入僅在二十元以下。在應急事業費幫忙下做臨時雇員者，亦僅四十元以下。從失業時之退職金而言，可獲千元者僅八十六人，大多數以二、三百元卽被解雇。以退職金，或向知友親人借款，或變賣僅有財產等，至再度得到臨時雇員之間，與生活苦鬥。所得平均約月收三十九元四角，而平均支出一人約十五、六元。結果是連續的赤字。從生活費內容而言，房租十二、元就職活動及交通費四元，若有孩子，需要二元醫藥費。知識份子的報紙、書籍費必需三元，伙食費最節省亦非二十元不可。如此怎麼生活？知識份子失業者其後唯有增加一途，政府似已無更佳對策。』

昭和八年就是這樣的年代。

五十九

從市谷監獄和東京醫科大學中間的東大久保路，轉到狹窄的後街，是一片櫛比鱗次的小小住宅，而大半是租賃的房子。

津田保雄和小露，就是住在其中一間。他們來到東京，已經過了二年的歲月。

在北海道的余市海邊拯救了小露的津田保雄，痛下決心，帶着小露回故鄉唐津的老家。當然，誠如預料，發生了騷亂。

保雄讓小露坐在寬大的廚房角落，獨自進屋向雙親請安後，即要求雙親把小露視爲其未婚妻留在家裏，直至他大學畢業爲止。

父親大聲喝斥，母親改變臉色跑到廚房，彷彿把小露當做乞丐，睜眼怒視着她。

但保雄不爲之所動。

『假使不允許收留小露，我就帶她到東京，獨立生活。』

聽到這句話，父親憤然起立，一脚踢在保雄肩上。保雄被踢倒，但馬上翻身起來，抬起頭說：

『我是男子漢，一旦說出的話，絕不反悔。』

這時，訓誨保雄父母家風與格式之重要的儼然古代武士氣派的祖父，從他的房間走來，一手提着納於錦袋內的短刀。

『這把短刀是古時候德川家康公（譯註：德川幕府創始人）賜給我們的藩主，再轉賜我家祖先的，拿這家傳寶刀去切腹自殺吧！』祖父莊嚴地把刀放在保雄膝上，他認爲孫子必因此顫抖反悔。

然而，保雄並不因這大時代的恐嚇而退縮，他反駁了。

『爺爺，明治和大正已經過去，現在是昭和，指令戀愛的孫子切腹自殺，是滑稽的行爲，別人聽到會作何感想？』

『保雄，你害怕切腹？』

『我覺得無聊。』

『閉嘴，你這不肖子！你自己不敢切腹的話，我幫你切。』

祖父逼來，保雄迅速地撿起短刀，拋入院子的泉水中。然後瞪着祖父和父親宣佈：

『我希望從津田家刪除保雄的名字。』

保雄說着，便來到廚房。正如所料，小露在母親凝視下，縮着身體，低垂着頭。

『保雄，把這女孩子趕出去！』母親臉相可怕地嚷道。

保雄冷笑一聲，回答：

『當然要趕出去，不過，連我一起趕出去。』

『保雄，你是一時被迷住了。這女孩子雖然長着連小虫都不敢傷害的面孔，但你不知道她有多可怕的根性。她知道你是津田家的獨子，才抓住你不放的。哼！死不要臉的野丫頭。你受騙了，醒醒吧。』

受到辱罵，小露忍不住說：

『這是我的輕率，對不起。』小露彎腰鞠躬。便要走出去。

『小露！不是妳一個人出去，我也要出去。』保雄捉住小露的手。

母親尖聲叫嚷着，衝過來纏住保雄。

小露忍受不住的是，因她一個人的介入，致使這個古老家庭發生糾紛，而非鄙視雙親的反對，或對自己遭受的辱罵感到憤怒。她只盼望早一刻離開這場糾紛。她自己被保雄抓着，保雄被母親抓着，不覺悲從衷來，湧出了眼淚。

這時候，一個貌似保雄的年輕女性出現了，她責備地說：

『媽媽！多不好看，請住手吧。』

這是保雄的姊姊須佐代，小露曾聽說過這位姊姊因生病而錯過婚期，現在一個人隱居於另一棟房子。

須佐代以冰冷的眼光望着小露，催促說：

『我送妳去車站，請吧。』

保雄怒聲叫道：

『不要妳送，我要跟她一起走！』

須佐代冷笑說：

『打算兩個人一起餓死？』

這句話對於保雄比祖父和父母的訓斥更有力量。

須佐代送小露去的地方，是車站前面的旅館。須佐代查過火車時間後，吩咐小露暫時在旅館休息靜候，就走了。她的態度冷淡，似乎存心拒絕小露的親近。

可是，小露搭乘的火車將開動時，保雄活像子彈，射進月台。他馬上找到小露，在她的身旁坐下，興奮得說不出話來。片刻後才說：

『姊姊是個怪人。』

原來姊姊是他們的後援者。她從帶小露出來時，就已暗自決定幫忙弟弟一起出來。須佐代因身體病弱，放棄了結婚，但對戀愛懷着憧憬，看到弟弟堅決的反抗，馬上決定儘力成全他們。

幫助他們，讓他們離開，必需有策略。首先，假裝送小露一個人離去，然後回家，從唯有父親有權開關的保險箱偷出圖章，到銀行提出一千元，把這一千元交給弟弟，告訴他小露的火車時間。

六十

保雄得到姊姊自殺的消息，是在到東京三個月後。在街上偶然遇到中學時代的同學，從他那裏聽來的。這位同學進入東大法科求學，但做爲大學自由擁護聯盟的急進份子之一而被檢舉，開除學籍，暫時回到故鄉。就在這時聽到了津田家的不幸消息。

保雄在離家到東京時，就預感到姊姊會自殺。保雄當時保持着祕密，沒有把死訊告訴小露。這兩個年輕人的『愛之巢』，在一千元這筆大錢的支持下，是幸福的。不過，這筆錢減少了半數時，保雄終於確切地明白了沒有任何人的援助而活下去，是多麼困難。

正式大學畢業的，都不容易找到工作，何況北大中途輟學的保雄，走酸了脚仍找不到一個固定的工作。偶爾找到一份差事，但做不到三天就完了。過慣大少爺生活，遺傳了祖父和父親血液的保雄，是無法忍受屈辱的。

大學中途輟學者的臨時工作，具有屈辱感，沒有辦法做下去，每次保雄都憤然離開了。以此爲原因，保雄開始喝酒，於是，保雄發現自己的酒量相當强。

隨着保雄的遲歸，小露手頭的錢急促減少。

＊　＊　＊

隣居的收音機報九點後，已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小露毫不厭倦地踏着縫衣機，從早上一直繼續做着家庭副業—小學生成衣制服。

去年二月，小露才學習裁縫，縫製小學生制服。小露是個靈敏的人。到東京後，她馬上考慮做家庭副業，要求保雄買下縫衣機，自己先學習，然後到洋裁學校學習半年，瞭解了裁縫要領後，即開始縫製保雄的襯衫。

小露縫製的小學生制服，在大賣行之間，風評很好。只是工資低廉，整天埋首苦趕，一個月還賺不到二十元。而且保雄討厭小露的家庭副業，縫衣機的聲音使他的神經緊張、不快。因此，保雄在家時，小露不能縫製。

然而，小露的家庭副業是不能中止的，姊姊須佐代送給他們的錢，僅剩下八十元而已。生活的負担，壓在十九歲的小露肩上。

『完成了！』小露滿意地深呼吸一次，才兩手舉起藏青色衣服，笑起來。

小露所縫製的衣服，全部送到鄉下零賣，但最近在鄉下緊領制服沒有應變幼稚園的做領制服受歡迎，因此，小露在雇主要求下，今天第一次完成了一件做領制服。

小露把衣服掛在壁上的衣架，自己看着覺得很滿意。她想，看來這種制服我也會做。大賣行約好多付她一倍的工資，這一來每個月總算可以儲蓄二、三元了。

小露望着衣服，微笑久久掛在她的臉上。這時，格子門開了。

『啊，你回來了？』小露急忙迎出去。

今晚保雄依然醉了，而且還帶着一個客人回來。一望而知是烟花界的女人，穿着妖豔的和服，塗着厚厚的白粉，約三十歲左右。眼睛和嘴唇都細細小小的，似乎有一種病態的藥味。

『小露，我們要在家裏喝一杯，準備一下。』保雄說着就上來。

『請坐。』小露招呼着。那女人卽說：

『對不起，津田硬拖我來的。』

『寒酸的地方，但請上來坐吧。』小露匆匆返回房間，收拾裁縫用具。

這是樓下八蓆和四蓆半，樓上六蓆的房子，樓下的四蓆半是臥房，樓上是保雄的書房。但最近保雄在樓上睡覺的次數增多了。

『來，老闆娘，喝吧。』保雄盤膝坐在飯桌前面，『拍』！地搥了一下桌子。

『酒喝得夠多了，我只是來參觀一下津田的愛之巢……眞是個美麗可愛的太太，津田，不能讓這麼可愛的太太哭嘛！』

『哪裏讓她哭！我愛小露。我拋棄父母，大學中途退學，甘願在這裏過貧窮的生活，不都是爲了愛小露的緣故？』

『那不等於是說，都是太太不好？』

『不對！我是在試驗愛情在逆境中，是不是受得住考驗。告訴妳，老闆娘，我打賭也要繼續愛小露。』

『好好愛她吧。』

『會，一定會！喂，小露，快點拿酒來！』保雄對着廚房叫嚷。

但廚房的酒瓶中，剩下不足一合的酒。小露把剩酒倒入酒樽，打算放在火爐上熱一下。但保雄把它搶過去。

『不必熱，拿杯子來！』

『我……我馬上去買酒。』

『什麼？已經沒有了？不夠資格做太太。快！趕快去買！順便買一點下酒的魚。』

『是。』小露不管女人的阻止，扮出笑容走出去。

六十一

這女人是在伊勢丹百貨公司對面，晝夜銀行背後的小路，經營着名叫『柏嘉絲』的小酒吧老闆娘坂口民子。她是個濫交男人的女人，已經受過許多次的欺騙，但仍不怕，繼續與男人親熱。

『津田，原來你失業嘛！』

『不對，我從沒有一個正式的固定工作，所以不算是失業。工作現在才將開始找。』

『你希望做什麼工作？報社？還是出版社？』

『不對，文壇。』

『文壇？』

『對，我想獻身文壇，成爲作家。老闆娘，我是有才能的，絕對有才能。』

『很好。不過，無論什麼工作似乎都比文壇容易找到出路吧？』

坂口民子曾經跟一個有意在文壇活動。寫作了二十年，却從未在一流文藝雜誌刊登過的無名作家同居了一年，因此，無名作家的悲慘，她瞭解得非常透澈。

『我要是不能躍登文壇，就這樣老死的話，不就成爲無業遊民嗎？等於是乞丐了。』

『趁你那可愛的太太賺錢養你的時候，努力擠進文壇。』

『我才沒有讓小露做事賺錢哩！』

『胡說，壁上那小學生制服是什麼！縫衣機就在這裏嘛，你想隱瞞也沒用。』

『不是，我都有錢給小露的，我從唐津出來時，父親給我五千元的贍養費，五千元哩！這兩年來只用了一千元，還剩下四千元。小露自己喜歡做衣服，她是做着玩的，那件衣服是做給親戚孩子的。』

保雄大聲辯解着，他的聲音傳到在廚房的小露耳朵。她已不知幾時悄悄回來，聽到這話，爲保雄的虛榮心感到黯然。爲什麼一定要隱瞞貧窮？貧窮一點兒不可恥啊！

小露嘆了一口氣，拿着酒進入房內。民子趁機站起來：

『好，我得回店裏去了，新來的女孩子很笨，一個鐘頭都離不開，希望兩位互相鼓勵，互相幫忙。』

保雄挽留她，但民子搖搖頭，逕自走出去。小露送民子出來，民子低聲對她說：

『妳也很辛苦，都是女人吃虧。』

小露返身回到房內，保雄瞪着醉眼嚷叫着：

『混蛋！爲什麼把這衣服掛在壁上？』

『啊，對不起，一時疏忽……』小露急急想拿下衣服。

『來不及了，混蛋！』保雄突然扯下衣服，用力撕衣袖。

小露一驚，連忙上前奪取，但被保雄一推，倒了下去。保雄具有脾氣一發，就不顧前後的性質。

『混帳東西！』

保雄不僅撕破衣服，連衣袋也撕破，然後擲在榻榻米上，踉踉蹌蹌地走出去。

小露以空虛的眼睛茫然望着破碎的衣服，連動一下的力氣都沒有。半天才提起精神要收拾桌子時，鯽魚的腥味忽然衝入小露胸口，她一隻手掩着嘴，跑到廚房，把臉俯在水槽，但什麼也沒吐出來。

六十二

好不容易收拾完畢，在四蓆半房間鋪好床，躺下時，一個思想忽然掠過腦海，不覺伸手按着腹部。

懷孕！十九歲的小露，對於懷孕尚未有任何常識。她只是直覺地感到一定是懷孕。

一定是懷孕！小露凝視着榻榻米的一點，對自己說。她翻了一下身，仰望着天花板，低聲叫：『寶寶！』

我要生孩子，遺傳我的血液的孩子，不久將來到這世界。小露想，但恐怖的感覺勝過快樂。

小露兩手按着腹部，閉起眼睛。與保雄結成夫婦已經兩年，這中間沒有懷孕反而有些意外。

二年前，保雄和小露的初夜，就是在這四蓆半房間度過的。童男與處女，在好奇與羞恥中，第一次擁抱的情景，歷歷如見地浮現。黎明時才分開的保雄說：

『我們可能會生孩子。』

當時小露已羞得說不出話了……

這時期終於來臨，然而，這懷孕是受到祝福的嗎？保雄聽到消息會高興嗎？小露感到不安。

小露對保雄漸漸感到失望，是在住在這裏後不到三個月時。保雄對於微不足道的事，也都有說謊的癖性，而每次謊言被揭露，爲了自圓其說，就又說新的謊言。小露從未正面揭穿保雄的謊言使他羞恥，不過，因此對保雄漸漸感到失望。

小露是在對於說謊具有潔癖的男人——父親和金谷潤三的撫育下長大的，因保雄她才知道原來竟有毫不在乎地說謊的人。二年來，在這家裏生活的小露，已對保雄產生了悲哀的絕望。

不過，小露對自己說，儘管保雄說些小小謊言，但並沒有背叛她，這就好了。保雄一直處於失業狀態中，以及時常喝酒都無所謂，小露從不怨恨他。只要保雄繼續愛她，不論怎樣的苦都甘願忍受。

然而，保雄肯繼續愛我嗎？會高興生孩子嗎？

六十三

從神田駿河台的明治大學稍下斜坡的地方，有一座宛如明治時代遺物的古色古香三樓大廈。津田保雄從二週前開始上班的地方，就是在這大廈二樓，名爲帝國與信所的調查機關。

是個大雨的午後，翻起舊雨衣領，走下電車的保雄，縮着脖，急步朝公司走去。在大廈入口的地方，險些和從裏面出來的年輕女性撞個滿懷。

『啊！津田先生。』嫣然而笑的是已在帝國與信所服務五年的獨身女性花森志津子。

花森志津子已經三十歲，但身材嬌小，圓圓的臉，看起來像是二十四、五歲。

『啊！對不起。』在辦公室中，唯一與保雄正式交談的人，只有花森志津子，因此保雄亦報以微笑。

『去喝杯咖啡好嗎？津田先生。』

『哦？』

『要告別。』

『什麼？妳要辭職嗎？』

『是的，我是來呈送辭職簽呈的。』

兩人進入隔壁一家小咖啡館。

『跟所長吵了架嗎？』

『不，我已經討厭繼續看社會的黑暗面了。』

『是嗎？我才上兩週班，但也已感到厭倦。』

『你希望成爲作家，所以必需儘量看看社會上各種奇奇怪怪的事，一定會幫助你的經驗的。』

花森志津子掠了一下垂到臉頰，微帶褐色的柔軟長髮，然後銜起香烟。她的姿態彷彿是對生命極其厭倦的樣子。是對窺探他人的祕密感到厭倦？抑或厭倦了單身生活？

『花森小姐，妳是因爲看了太多男人和女人的祕密，所以才不願意戀愛，也不願意結婚？』

『唔……也許是的。不過，津田先生，妳仔細看看我，哪兒有男人肯愛上我這樣又瘦又乾，絲毫沒有女人魅力的人？』

『那只是妳自己的想法，我倒喜歡妳。』

『怕只有你一個人會這樣說吧。』志津子吐出一口烟圈。

這時保雄忽然想起前天所長帶他到酒吧時，說過的話。他慫恿地說：

『聽說花森志津子去年從逝世的伯父那裏，得到很多遺產。我猜，一定有三萬元。如何？津田君，有沒有胆量誘惑她，把遺產奪過來？要是能夠征服她，你已可算是成功的偵探了。』

『花森小姐，妳辭職後，做什麼？』

『唔，還沒考慮……可能要從北海道到九州，隨意旅行一趟吧。要是對日本討厭的時候，也可以到滿洲去。』

不錯，所長畢竟沒有撒謊，保雄想。

『一個人旅行，不寂寞嗎？』

『有什麼辦法？沒有男人肯陪我去嘛。』

『……』

保雄想講幾句巧妙的話，以吸引志津子的心，但一時想不出該說什麼。志津子看到保雄表情不自然，忽然微笑地問：

『津田先生，你沒有情人嗎？』

保雄是以獨身的身份就職的。

『沒有，一個人就已經養不活了。』

『在那裏做事的話，怕暫時不容易找到情人。』

『我想……花森小姐，我想請求妳一件事。』保雄突然感到急速的心跳，『妳肯帶我到……要去的地方

嗎？」

六十四

保雄唐突的要求，使志津子一時睜大眼睛楞住了。片刻才說：

「眞的嗎？」

「眞的。」

保雄對於姊姊奉送的一千元已經用完，和小露共渡的窮苦生活亦已非常厭惡。他眞正明白了貧窮就是愛情的蛀虫。他並非不再愛小露，但大少爺的保雄，忍受不了貧窮。自從上了酒癮後，保雄非每夜必喝不可。可是，沒有喝酒的錢，對保雄而言，變成了當天的酒錢比夫婦的愛情更重要。

如果跟花森志津子在一起的話，可以每夜都喝酒吧？保雄想，於是不管對或錯，都非抓住志津子不可。

二十三歲的保雄，尚未喪失憧憬年大女性的心理，覺得十九歲的小露不夠味。不僅如此，小露缺乏巧妙地掩飾保雄的胆小、意志薄弱等缺點，而製造愉快的家庭氣氛的能力。十九歲，畢竟還太年輕。而且小露不是屬於喜怒哀樂都形於色的豪爽性格。嫻靜、謙虛，不懂得表達快樂，但對於苦難具有忍耐性。

保雄對於這種性格的小露，感到不滿足。現在就在眼前的這位似乎已厭倦了生活的年大女性，在他看來反而具有小露無法比擬的魅力。

志津子的眼睛暫時注視着空間，好一會兒，才忽然返回自我，看着保雄說：

『好哇！帶你去。』

保雄的胸部鼓動了。

『好極了！眞的嗎？』

『眞的。不過，你一定會後悔。』

『不會後悔。』

『工作要辭掉？』

『是的，辭掉。』

『不過，我才拿出簽呈，你暫時不要拿出去的好。』

『好吧，反正我才上班兩週，不寫辭職簽呈也無妨。』

這時志津子自嘲地說：

『我眞是壞女人。』

這句獨語包含着多深刻的意味，保雄當然不得而知。

『是我自己要求的，妳不必覺得有責任。』保雄以有力的語氣說。

兩人的約束成立了。保雄回到辦公室，把這一天的調查報告呈送給所長，然後整理桌子。他的心充滿了對新人生的期待，沒有餘情思考自己即將採取的行爲是否輕率。

這種騙人的與信所，去見你的鬼！走出大廈時，保雄在心中這樣叫着。

六十五

小露今天也是專心一志地踏着縫衣機，她所賺的錢，半數成爲保雄喝酒的錢，但小露並不悲哀。她想，有什麼辦法？保雄沒有酒不行啊！要瞭解忍耐與順從反而造成不能維繫家庭的結果，小露未免遲太年輕。

現在小露腦中所想的，只是假使保雄不討厭縫衣機的聲音，那麼，工作的時間就可以延長，收入也就增加。

聽到格子門拉開的聲音時，小露以爲是大賣行的人而繼續踏着縫衣機。因爲保雄不會這麼早回來。可是，聽不到叫喚的聲音，小露略歪着頭，正感到奇怪時，紙門開了，保雄赫然出現。

小露駭了一跳，連忙站起來。

『啊！你回來了？』

『我要出差。』保雄說。

『去哪兒？』

『四國的高知……現在調查中的東亞產業社長要去高知，我就是要跟蹤他。』

『哦，那很辛苦。』

『嗯。』

『我馬上準備。』

『我自己來。』保雄從壁櫥拖出旅行箱。

『我來準備，你先休息一下。高知好遠，跟蹤人很累的，你討厭這個工作吧？』

『不見得，就當做成爲作家的資料調查好了。』

保雄盤膝坐着旁觀小露給他收拾旅行用具，胸內不禁微微感到陣痛。小露收拾完畢時，保雄說：

『我不吃飯，但想喝一杯。』

『好的，家裏還有酒。』

小露馬上把酒和下酒的菜端上桌。保雄開始喝酒，覺得應該對小露講幾句溫柔的話。

『小露。』

『是。』

『妳懊悔跟我在一起吧？』

『不……你爲什麼問這種話？』

『沒什麼……我……覺得對不起妳。』

『奇怪，你怎麼這樣說？』小露笑起來，那是對貧窮毫不厭倦的笑容。

這傢伙沒有神經，這種生活絲毫不以爲苦。保雄這麼想着，不由安心了。被我拋棄後，流一點眼淚，然後就勤快地繼續縫衣服，一個人生活吧。

保雄一邊想着，無意間眼睛停在小露胸口，因爲他發現小露的胸部變得很豐滿。保雄突然衝動起來。

『小露！』保雄以下顎指指四席半房間。

小露馬上會意了，但她說：

『這裏先收拾。』

『等一下好了，我沒有時間。』

進入四席半房間，保雄迫不及待地等小露鋪了床，便一把抱住小露，把她壓在床上。

小露還不懂得肉體的歡樂，她只是聽任保雄擺佈而已。保雄從即將被他拋棄的妻子肉體，享受了虐待性的快感。小露把丈夫異於往日的熱烈愛撫，當做丈夫愛情的表現而接受。

事情完畢，保雄立刻從小露身上離開，匆匆準備啓程，小露坐起身，一面整理衣服，一面說：

『我有話跟你說。』

『什麼話？』

『我……』

小露抬頭看保雄，保雄的表情已經一變而爲冷峻。小露想，保雄的腦中已經充滿了工作。跟蹤人並不是適合保雄的工作，這是職業難找，人浮於事的時代，所以勉强忍耐。因此，不能把增加責任感的話，告訴即將出發做討厭工作的丈夫。小露改變主意說：

『沒關係，出差回來再告訴你。』

『嗯。』保雄想，大概不是什麼重要的事吧，就逕自走出四席半房間。

假使這時候小露說出有身孕的消息，說不定保雄的心會受到刺激，而取消冷酷的行爲吧！

小露送到玄關，由衷地說：

『請珍重。』

『好，走了。』

這時候保雄已經斬斷了對這個家，和對妻子的留戀。因爲午後九時，花森志津子將在東京車站二等車候車室等待他，保雄的胸部因對明天將開始的人生的期待而跳躍。

六十六

保雄在東京車站朝二等候車室走去時，發現他的前面走着一個和服姿態的人。

啊！是三上義之介。文學青年的保雄，當然不可能讓聞名的大作家逃過他的眼睛。保雄感到比照片中的人更具風度，且有一種難於接近的威嚴。

在日本文學界，保雄只崇敬孤高的黑木亮二，而輕視寫大衆小說的通俗作家，但像現在這樣近近地看着三上義之介時，不由自主地屏住了氣息。

一向攻讀純文學，而輕視大衆小說的文學青年，也抱着野心，希望先從綜合雜誌的文藝欄開始登場，在文壇初露頭角，站穩脚步，然後慢慢給朝日新聞或每日新聞等全國性的報紙寫連載小說，揚名日本全國。這是人之常情。與其保持孤高，嚐受清貧，成爲僅走純文學一途的作家，不如像三上義之介這樣，成爲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名人，該多痛快！

撇開天才不說，凡是文學青年，應該都具有俗物根性。

保雄隨在三上義之介背後走着，看到數個年輕女性指着三上說：

『啊，三上義之介在那兒！』

哦，要是我也這樣！保雄的血液上漲了。

三上義之介朝一等候車室走去，保雄已失去尋找花森志津子的心情，專心目送著三上背影。

三上走近的目標，是被一個老人和土氣女人簇擁的一個青年旁邊，這青年就是一郎。一郎將搭夜車到神戶，從神戶乘大阪商船去法國，預定在巴黎學習幾年美術。

在一郎旁邊的就是妻吉和千香。千香因別離的哀愁而不住拿手帕擦眼淚。

『啊，老師！』想不到三上義之介會來送行，一郎臉上射出光彩。

『要好好自重。』

『是。』

『到歐洲參觀各種名畫，可能比畫畫重要。還有，不要忘了玩兒。』三上笑着說。

『好的。』一郎也含笑回答。

『可是，少爺，可別被壞女人引誘喲，我不放心的只有這一點。』千香說。

『不會的，別瞎操心。』

『你一定要答應我，要是帶一個藍眼睛女人回來，我才不要侍候她。』

『知道了。』

妻吉在旁邊說：

『你出國期間，我們把小露找出來。』

三上點點頭：

『對，我也努力找小露，假使你回國，看到小露在家裏等你，那才好哩。』

『謝謝。』一郎說。

這時候在另一個角落，有人從背後拍了一下保雄肩頭。

『幹嘛心不在焉的樣子？』花森志津子穿了一襲和服，亭亭站在那裏，簡直判若兩人。

『三上義之介在那邊。』

『哦。』志津子不感興趣地朝那邊掃了一眼。『我們先到哪兒去？』

『隨便，由妳決定好了。』

『那麼，去伊豆山，我知道有安靜的旅舘。』說着，志津子悄悄握着保雄的手。『我生平第一次跟男人一起旅行，胸口有點跳動。』

『我也是。』保雄用力反握着志津子的手。

一會兒，播音員報告開往神戶的快車將開車，乘客和送行的人魚貫地走出候車室。保雄等到三上義之介走到附近，他才走。

『一郎應該回岡山一趟。』三上說，他已從一郎嘴裏聽到一郎的詳細身世。

津留見老家的祖父市右衞門已經逝世，只有祖母一個人守着古老的邸第，過着寂寞的日子。

『你祖母不是很想看看你嗎？』

『嗯……』祖母年紀已大，在一郎回國以前是否健在，不得而知。

『我也勸過，但少爺不聽，他說在他成功以前，不回去拜墓……』千香說。

千香前年曾回過津留見，向一郎的祖母請罪。已喪失暴君丈夫的老祖母，看到千香已未語先哭，沒有責備千香一句話。

聽了千香詳細報告一郎在東京的生活後，祖母很安慰，但同時躭憂小露至今仍行蹤不明。祖母懷着唯一的希望——已長大成人的一郎和小露重逢——而送過老邁的歲月。

但一郎聽了千香的話後，依然無意回鄉省親，因爲他對故鄉的記憶，與一般青年迥然相異。

一郎和妻吉、千香，以及三上，當時都沒有理由知道就在他們旁邊走着的青年，就是小露的丈夫，且正拋棄了小露，與女人私奔。

保雄忍不住羨慕那顯然將遠行的青年，受到三上義之介的送行。我跟那青年相差很遠啊！與三上義之介的相遇，使保雄的心急速萎縮，連依偎着他的花森志津子也顯得黯然失色。

『你好像很憂鬱，開始後悔了吧？』

『不，沒有的事，我將與妳同心一體。』保雄說。

『我好開心。』志津子臉上第一次消失了倦怠之色，眼睛流露出生動的光輝。

六十七

三天過去了，這天上午小露仍繼續縫製着衣服，但因懷孕的現象很難受，下午便在四席半房間休息。

一會兒聽到開門聲，接着男人的聲音說：

『有人嗎？』

『來了。』小露起來，但胸部窒塞欲吐。

走出玄關一看，一個眼光銳利的中年男人站在那裏。

『津田保雄的家在這裏吧？』

『是的。』

『妳是津田保雄的什麼人？妹妹嗎？』

『請問，您是誰？』

『我是牛込警察局的刑警。』警察拿出證件說，『不會是太太吧？』

『不，不……』

『太太?!怪了，有這麼年輕漂亮的太太，幹嘛要做那種傻事?』

『請問——外子做了什麼?』小露忐忑不安地問。

『說起來對妳可憐，有點不忍心告訴妳……』

『外子做了壞事嗎?』

『倒不是……在伊豆的伊東溫泉旅館殉情了。』

『殉情!』瞬間，小露的呼吸停止，血色從她的臉上消褪。『爲、爲什麼殉情?』

『據伊東警察局打來的電話，可能是被强迫殉情的。』

『啊?』

『那對手的女人也是在帝國興信所做事的老處女，妳的先生大概是受騙的。根據女方的遺書，是說本來打算一個人自殺，但一個人死未免單調，所以就引誘妳先生陪她死。從現場也可以判斷是這樣。津田保雄沒有留遺書，喝下了摻放安眠藥的酒。可憐，誰叫他要跟老小姐勾搭!』

『……』小露垂着頭。

小露不知道該想什麼，她提不起憎恨保雄的感情，而對那女人也湧不出絲毫感情。她只意識到自己變成了一個人。刑警繼續說：

『調查的結果，那叫做花森志津子的女人，因爲公票全部失敗，連公寓的傢具都賣掉，已經身無分文，所以決定自殺。倒霉的是妳先生到那興信所工作。總之，妳必需到伊東一趟，去認屍和收屍。』

『好的。』小露點點頭。

站起身時，小露又感到要吐，她慌忙以袖子掩着嘴，跑到廚房，但因爲從早上就沒有吃東西，所以吐不出什麼。她又回到桌前坐下，但手足無措。

我必需堅强!她對自己說，幾乎沒有喪失丈夫的悲哀。只是心中模糊覺得從以前就預感到這不幸會來臨。

『那麼，請妳務必到伊東去，旅館叫做溫海樓。』刑警說着，走了。

小露依舊默然坐着，保雄的存在已經離遠了，彷彿是與她毫不相干的人，只感到不得不去認他人屍體的沉重感。

孤坐了很久，小露才喃喃自語：

『我一個人來撫育吧。』

六十八

昭和十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駐紮於中國的日本軍一部隊，在北京郊外蘆溝橋附近夜間演習中，突然與中國二十九軍開火交戰。沒有一個人預料得到日本軍與中國軍的正面衝突，竟陷入漫長的戰爭泥沼，接着變成太平洋戰爭，導致了日本的破滅。

日本國內響起了『緊急時期』的口號，從各方面促使日本國民心情緊張。當時日本政治是近衛文磨（譯註：於日本戰敗，聯軍審判前夕自殺）所率領的第一次近衛內閣。外務大臣廣田弘毅、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等各臉譜，似乎都是國民可信賴的『社會正義』者，但事實上並不是。已經向國民發出『緊急時期』口號的軍閥，把近衛文磨做爲傀儡，以蓄强其勢力。證據是：蘆溝橋事件一度進行談判，似可望解決。但不待日本政府和蔣委員長談判成功，日本軍守備隊便在廊坊開火，展開更大規模的戰爭。

蔣委員長在江西省北部的廬山，召集全中國各界要領舉行會議，發表對日强硬聲明。雖然近衛文磨主張不擴大中日事變的戰火，但無法拒絕軍部的要求，故以自衛爲名，准許了增强三個

師團。

日本軍方誇口表示數月之間，就可以解決事變，而陸續不絕地增兵，擴大戰火。國民只有默然靜觀的份兒，別無他法。父母必需送兒子上戰場，妻子非讓丈夫遠征不可。

麴町平河町的酒樓『加壽美』，到二、三年以前，還是以學界和文壇有關人物爲顧客，經常保持着安靜的氣氛。但自從年輕軍官攻擊政界要人的二、二六事件（譯註：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陸軍少壯派軍人指政黨腐敗，起而攻擊首相官邸，當時的岡田首相胞弟被誤認爲首相遭殺，大藏大臣高橋是清亦被殺死亡）發生以來，這裏不時成爲軍閥宴會場所，從白天就開始哄鬧。

這天也是有三個房間，被軍人召開宴會，放歌高吟，開始喧鬧。其中的一個宴會，是陸軍士官學校第四十七期學生的同學會，而陸軍砲兵中尉末永建夫，就是其中之一。

末永有些傷風，從早上就感到頭疼，宴會開始時，在喝酒之間，漸漸發冷，頭昏目眩。

『不行！……對不起，我出去一下。』末永搖搖晃晃地站起來。

旁邊的同學說：

『喂，怎麼了？你的臉色活像死人。』

『睡個把鐘頭就會好。』

末永踉蹌地走出走廊，剛好迎面來了一個捧着酒的年輕女侍，差一點相撞，末永無力地倚靠着紙門。

年輕女侍看到末永的樣子，詫異地問：

『您不舒服嗎？』

女侍白淨的臉在末永眼前重疊着。

『借個小房間給我。』

『好的。』

末永被女侍攙扶着，勉强走到一間小房間，就跌下去不動了。女侍趕忙鋪了被，要讓末永睡，但怎麼拉都拉不動，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終於把他安頓好。

這女侍就是小露。

六十九

末永醒時，已將近十二點，全身汗流浹背。睡醒後，意識清楚，熱度和酒醉已都消退。屋內寂靜無聲，院子裏虫聲鳴唱。拉開竹簾，夜風徐來，清涼舒爽。

末永坐起來，似乎聽到聲音，那年輕女侍小露便進來。

『大家呢？』

『都散了。您好一點了嗎？』

『已經好了。』末永略略搖搖一下頸項，低聲自語：『醜態畢露。』

『今夜就在這裏休息吧。』小露建議地說。

這時末永才注意到這年輕女侍長得很清秀。

『妳叫什麼名字？』

『小露。』

『我第一次看到妳。』

『上個月才來的，以前我是在伊東的溫泉旅館。』

『妳是美人兒。』

『軍人不應該講客套話。』

『這是眞話。』

『我是個陰鬱的女人，不會侍候客人，可是找不到別的工作，只好做這個工作。』

小露勸告末永慢慢休息，末永的頭還抽痛，所以決定在這裏住一夜。小露看到仰身而臥的末永襯衫，驚訝地說：

『啊，全是汗。』並請他脫下來，『請脫下來，到明天您要回去以前，我會洗好熨乾的。』

『那眞抱歉。』末永脫下襯衫和襯褲，讓小露幫他穿上和服。

然後小露說要拿熱水來擦抹他的身體，便拿着襯衫和襯褲走出去。一向生活孤獨，尙獨身的末永，對這年輕漂亮下女的親切，感到很高興。

要娶太太，應該娶這樣的女人。末永忽然在內心說。

末永曾經涉足妓女界，與藝妓睡過覺，但從不曾有機會燃出近乎戀愛的感情火燄。從士官學校（譯註：相當於中國的軍官學校）畢業，經過士官候補生，然後至任官之間的途徑，末永面前沒有出現過吸引他的心的女人。

在末永周圍的人們眼中，沒有人比末永建夫更具備軍人頭腦和軀體了。事實上，末永本人也這樣想，決不做出任何細小的足以擾亂此程序的行動。凡是認識末永建夫的人，都想像不出他會對女人動心。

現在末永對自己低語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產生的感情。末永能仰臥在這裏，感到很愉快。

這時，隔壁的屋間發出了笑聲，顯然還有客人。

『……那就是說，你堅持非過十一點以後不來加壽美的原因，就是要等胡鬧的軍人都走掉？』

『是的。』

『三上義之介的討厭軍人，不是現在才開始的，不過，由於這次事變，才更加討厭吧？簡直跟討厭蛇蝎一樣吧？』

『做爲文人，這是應該的，我討厭軍人的理由，連小學生都會懂，假使沒有軍人的存在，就不會發生戰爭，而不會有悲慘的世界。沒有軍人就不會戰爭，這是極簡單明瞭的事，爲什麼世界上的人都不懂？』

『唔，對是對，不過……古今東西，沒有一個國家不蓄養軍人，這是不可能的。』

『喂喂，你是評論家，這樣容易妥協怎麼行？』

『這並非妥協，從人類之初，就賦有鬥爭本能，所以不可能有沒有武器的集團。』

『以智慧把鬥爭本能轉而用在對人類和平的貢獻，就是所謂近代。但誤認爲以發明武器的智慧來煽動鬥爭本能，就是近代國的軍人，我實在不能忍受。』

聽到這裏，末永建夫陡地站起來，迅速地穿上軍服，拿起軍刀，拉開紙門。

隔室坐着的是作家三上義之介，和文藝評論家青野清二。看到衝進來的是怒冲冲的青年軍官，三上和青野都不禁倒抽了一口氣。

『我在隔壁聽到你們的談話。』末永挺着胸膛說。『正如所見，我是軍人。我相信軍人是天職，所以不能忍受你們的話。對於目前在大陸擴大戰爭的批評，我也聽到過，但從腦中否定軍人，我陸軍砲兵中尉末永建夫，不能袖手不管。』末永俯視着三上和青野說。

七十

三上和青野都已經過了五十歲，他們都瞭解正面和這血氣方剛的軍官吵架的可怕。

『我們的話是說給我們兩人自己聽的，不想讓別人聽到，何況是軍人的你。』青野辯解地說。

但末永大聲嚷道：

『我既然聽到，身爲軍人不能不管，如果我日本帝國沒有軍人，外敵來攻時怎麼辦？可否請教一下？』

『我只是說，假使沒有軍人，就不會有戰爭，而不是說，只有日本不應該有軍人。全地球上都沒有軍人的話……』三上試圖說明，但末永打斷了他的話。

『閉嘴！我是帝國軍人，對於這種狂妄之言，必定要懲罰。假使你們永遠主張這種說法，我決不容赦……』末永陡地拔出軍刀，『要斬！』

看到白刃，三上和青野都不寒而慄。但接着的瞬間，三上拿出了胆量。

『冷靜一點，我們是文人，是以筆代刀的人，殺害這樣的人，對你也不光榮。』

尖。

『殺死否定在這戰亂中，爲國家犧牲生命的我們的人，也是軍人的任務。』末永把刀尖伸到三上鼻

這時小露無意地走進來，看到這光景，不由尖叫了一聲。聽到尖叫而轉過視線的三上，不覺皺起眉毛，打量了一下小露。

『哦！』三上睜大了眼睛，『妳是小露吧？』

『是的。』小露回答，但一時想不起這位客人是誰，片刻才叫起來：『三上先生！』

『我在找妳。』三上忘了鼻頭被頂着刀尖，臉上露出了喜悅。

小露立刻跑進來，對末永說：

『我不知道什麼事惹您發脾氣，但這位三上先生曾經幫忙過我，求求您，原諒他吧，我來向您道歉。』

小露合着雙掌，拚命求饒，使得末永感到彷彿自己的立場是在扮演惡棍角色。

『喂，小說家，你不能像欺騙婦女那樣欺騙軍人，總有一天我會找你算這筆帳。』末永說着回到剛才的小房間，關上紙門。

三上重新端詳小露，說：

『我在找妳，找了十年。』

『我們只在銀座見一次面……』

『是的，但我忘不了妳。我到早稻田妳住的地方去找過，妳和保護者的畫家都不在了，只剩下一幅妳的畫像。妳不知道那幅畫參加二科畫展，得到很好的風評嗎？』

『不知道。』小露搖搖頭。

『那時候妳在哪兒？』

『可能是在北海道的余市那段時候吧？』

『余市？』

『離開小樽五里的地方。』

『那當然不知道。因爲這幅畫轟動一時，而使得我知道另外還有人在尋找妳。妳知道是誰嗎？』

『眞的？』

『就是一郎。』

『啊？』

『妳的表哥一郎。一郎跟千香到東京來，一直住在東京找妳。』

『啊！眞的？』

小露歷歷如見地浮憶起支着枴杖，站在津留見古寺院內的一郎姿態，和在馬車旁惜別的千香。懷念之

情塞滿小露心房。

三上溫和地望着小露潮濕的眼睛，說：

『當我發現妳就是我的朋友黑木亮二的女兒時，我覺得尋找妳，充任妳的保護者，是我的使命。』

『哦，那候我要是去找您就好了。』

『是的，妳應該來，要是妳來了……算了，過去的事不必提了，現在還不遲，我一定得帶妳去見一郎，妳肯去吧？』

『……』小露俯着臉不語。

三上說，現在還不遲。可是，已經太遲了，小露在心中說。我已經不是當時的小露了。

小露現在已經二十三歲，但與同年的女性相比，她所遭受的苦難，幾乎不能同日而語。帶着名叫潤一，今年五歲的男孩子，五年來所受的苦，實在不堪回憶，而這一份苦，現在仍繼續不斷。

小露腹中懷着潤一時，看到與別的女人私情的丈夫屍體所受的打擊，至今難忘。事後她不時想：那時候我應該死掉。

帶着幼兒的年輕女人，單獨勤奮地工作，是多艱難的事啊：為此，非堅強不可。堅強吧！小露鼓勵自己，且漸漸堅強，同時漸漸改變了。

我已經跟五年前所具的人格不同了，何況身上已經沒有半點少女時候的影子了。

忽然，隔室的末永大聲叫道：

『喂！妳打算撇下我不管嗎？』

『好的，馬上來。』小露藉機對三上他們告罪離去。

七十一

小露返回小房間，立刻說：

『我去拿熱毛巾來，請等一下。』

『不，不必。』末永搖頭。

『可是，您流了很多汗嘛，怎麼可以不擦？』

『沒關係，有話跟妳商量。』末永注視着小露，『我愛妳，嫁給我吧！』

末永單刀直入地說，小露懷疑他又發高燒。

『喂，我說的是眞心話。』末永說。

『請不要捉弄卑下的女侍。』

『我不是開玩笑，第一眼看到妳，我就愛上了妳，我末永建夫到今天爲止，從未說過謊。』

小露聽到隔室的三上他們已經離開的聲音，心裏十分難受，她回答：

『我不是該受到您這樣偉大的軍人求婚的女人。』

『我愛妳，有什麼辦法？』

『您的父母不會答應的。』

『我沒有兄弟，父母不在一起生活，一個孤獨的人，婚事由我自己決定。』

『您雖然這樣說……我還是認爲您在戲弄我。』

小露在這逼戚的男人下失去了力量

『我是眞心的，給妳看證據吧！』末永出其不意地抱住小露。

『不！不行！』小露拚命抵抗。

然而，在經過嚴格鍛鍊的末永暴力下，小露活像黏在蜘蛛網的小飛蝶，沒有半點力量。

『不行！我有孩子，我是母親。』小露終於說。

可是，她的話對於脫離末永的胳臂沒有一點效果。

『我就做孩子的父親。』末永說着，把小露壓在床上，偎近自己的臉，『聽着，我以暴力佔有妳，並不是一時的衝動，我是爲了要娶妳，才不得不這樣做。』

『不，不要！我不做你的妻子。』

『試試看！』

末永抽出小露腰帶，綁住小露的手，然後站起來關電燈。小露趁機想逃走，但很輕易地被末永捉回，抱於他的懷中。

如果放聲呼救，也許會有人來救她，但不知怎麼，小露不願意呼救。假使呼救，人們跑進來，這年輕軍官可能拔刀亂殺吧？而萬一自己被殺死，潤一就變成孤兒，怎麼辦？

顯然小露在潛意識中，閃動着母親的理性，終於，小露在這逞威的男人下，失去了力量。

末永不懂如何溫柔地對待女人，小露忍受着他的强暴，淚水從眼尾流下來。

＊　＊　＊

翌日午後，三上義之介拜訪牛込横寺町的一個家。妻吉已於去年逝世，他是心臟麻痺，一下子就斷氣了，所以沒有遺囑。不過，妻吉不知幾時已把房子改爲一郎的名義，銀行存款也改爲千香的，準備隨時去世都無妨。

現在只有千香一個人在看家，一郎似乎打算還暫時留在巴黎。三上叫門後，穿着清掃打扮，正在撣紙門灰塵的千香探頭出來。

『啊，三上先生！』

從妻吉埋葬時來過後，三上第一次拜訪這裏，已經事隔一年。

進入起居室後，三上說：

『千香，我是來報告好消息的。』

『什麼好消息？』

『找到小露了。』

『眞的？！』

『在平河町的加壽美酒樓做女侍。』

『啊！小露小姐做女侍？……』

『她已經變成美麗的婦女了，不過，臉上有吃過苦的痕跡。』

『眞可憐，要是早一點遇到，就不必吃太多的苦了。』

『千香，小露的性格是不是還跟從前我們所知道的那可愛的少女一樣，還是個疑問。』畢竟作家的觀察眼光銳利，『我告訴她，現在還不遲，但她不回答。說不定有什麼隱衷，不肯到我們這裏來。』

『您想像得出什麼隱衷嗎？』

『還沒有想到這裏……也許在受苦中，人漸漸改變，生活環境也不同了。』

『我可以去看她嗎？』

『唔……』三上交着手臂思忖片刻。

『我去懇求小露小姐一定到這個家裏來住，能夠跟小姐一起生活該多好，如果寫信告訴少爺，他也會馬上跑回來吧。』

『千香，讓我先調查一下小露現在的生活狀況再說好不好？』

『好的，您這樣說就這樣辦。』

『一郎最近來信沒有？』

『有，上個月底寄來的。』千香拿來一張明信片。

『很久沒有通信，自接到爺爺逝世的消息後，不知怎麼，時常茫然地回想從前的事，在蒙麥塔（譯註：

Monmartre 巴黎北部高台地區，十九世紀以來，成爲各國藝術家聚集地）的咖啡館，常茫茫然坐上二、三個鐘頭。也許是對自己的才能失去信心的緣故吧。不過，我想在巴黎多滯留些時候，再學習學習。那麼，再見。』

看完一郎的信，三上覺得似乎瞭解一郎的心情。

『在那種遍地是不朽名畫的地方學習，自然會時常感到絕望。』

『三上先生，您想不要緊嗎？假使自殺的話；……我很放心。』

『不必放心吧？我相信一郎是有才能的。』

『您這樣說，我就安心了。』千香說，自從收到信以來，晚上時常躭憂得睡不着覺。

『千香，那麼，小露的事讓我去試試怎樣？』

『好的，拜託。』

被千香送出門的三上，進入在外面等候的車子，命司機開往平河町。因爲三上決定與其暗中調查小露，不如直接會晤她，問她比較好。

七十二

三上義之介在加壽美酒樓前面下車時，一個認識的女侍正從旁邊的小路走來，準備出去。

『喂！壽美。』三上隔着樹木叫道。

『啊？怎麼了？』壽美跑過來，『您從不在這個時間出來嘛。』

『因爲有點事……這裏不是有一個叫小露的女侍嗎？我要找她。』

『哎呀，不巧，小露今天早上辭職了。』

『辭職？』

『是的，她說突然有事，不幹了。我們挽留她，但她不肯。』

『妳知道是什麼事嗎？』

『不知道。本來她是約定做長期的，先借了五百元，不過，好像已經有錢了，還了錢才走的。您找小露有什麼事？』

『很久以前……小露還是少女時代就認識她了。』

『哦，原來如此。』

『妳知道她去了哪兒？』

『不知道。在酒樓這種地方做事的人，出去的時候都不會說出自己的行蹤。』

『是的。』三上義之介非常失望，覺得小露似乎是遇到他才逃走的。

可能她是揹負着某種不幸，她的臉上不是佈滿不幸的陰翳嗎？她有什麼不光明的事，以致不得不逃避昔日的熟人？或者，她身上突然發生了急事？

『哦，對了，小露有孩子。』壽美忽然想起的說。

三上大吃一驚。

『孩子？有孩子？』

『是的，小露是寡婦，她說她有一個五歲的男孩子，好像是放在千葉（譯註：東京附近一個縣）的什麼地方。您等一等，我去問佐渡子看看，小露常託她到郵局寄糖果和衣服，可能還記得住址。』壽美向廚房跑去。

有孩子！三上茫然了，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是從不曾想像過的。不過，想起來小露已經二十三歲了，結婚生孩子並不足奇。

壽美來了，手裏拿着一張紙條。

『這裏。』

三上一看，是千葉的鴨川。

『那是漁民的家裏，沒有孩子，小露常高興地說，他們很疼愛她的孩子。』

『哦，是的。謝謝妳，既然知道孩子的住址，總會找到小露吧。』

『您這樣了不起的人，倒很熱心。』

『這事跟男女間的愛情完全無關，怎麼說呢？……有些女性僅一面之交，但十年二十年都忘不了。有些在一起生活三十年，可是一旦分離，就形同陌生人，完全淡忘。小露就是屬於前者。』

『是的，我明白，我也幫您留意，假使知道她的行蹤，就告訴您。』

三上離開壽美，進入車內。

假使把小孩子的事告訴千香，她會多驚訝啊！唔，對了，讓千香到千葉的鴨川去一趟，看看是怎樣的孩子。

把孩子寄養於別人家裏，自己當酒樓女侍，就是不幸的證明。小露一定是夢想着與孩子一起來生活，而拚命工作。

昨夜三上曾請求小露跟他一起走，但小露不答，顯然原因即在於她已有孩子，覺得帶着孩子的自己已非昔日的小露，因而克制了自己。

雖然如此，似乎不至於因此懼怕與三上見面，隱藏起來。一定有什麼事，一定……三上忍不住這樣告訴自己。

七十三

在同一時刻，小露正走過九段的靖國神社（譯註：專門奉祭戰死的軍人）大拱門。走在她前面的是陸軍砲兵中尉末永建夫。因爲小露終於屈服於末永建夫的暴力，答應與他結婚。今天早上，辭掉加壽美酒樓的工作後，小露就是到末永建夫的家裏來。

末永建夫住在高圓寺三丁目，一幢小巧的房屋。這一帶到處是田園和雜木林，環境幽美。

這天是星期日，末永穿着和服，站在小小的院子裏。

『哦，來了！』從檜葉籬笆這邊看到小露的末永，大聲叫道。『進來吧！』

這家裏有一個年紀相當大的下女，她以很不高興的態度把小露迎進來。進入屋內相對而坐後，末永立刻彎下頭致謝：

『謝謝妳。』

小露不知所措地說：

『請多多照顧。』

『昨夜很抱歉，但我是誠心誠意的，這是事實，絕不是一時的衝動。只是爲了決定事情，採取迅速果斷的行動而已。我本來的性格，加上在士官學校所養成的性格，使我表面上看起來像個粗暴的惡漢，但我絕對不說謊話。』

小露低着頭聽着，心裏想：你是老實的好人。但是否會愛上他，卻是疑問。

『你說我有孩子不要緊……這也不是謊話嗎？』

『我剛剛不是說，我不說謊嗎？幾歲了？』

『五歲。』

『馬上去帶來。』

『不過……』末永的決定過於爽快和獨斷，小露反而感到不安。『你的雙親和兄弟姊妹會來吧？』

『我有父親、母親和妹妹，都在故鄉，飛驒的高山。』

『可以不徵求父母的同意嗎？假使聽說你娶的人是帶着孩子的寡婦，一定會很反對的。』

『我的事自己決定。我進入士官學校時，父親和母親都大爲反對，但我才不管。太太是我要娶的，父母怎麼可以反對？』

『不要緊嗎？』

小露曾經被津田保雄帶回唐津，而受過形同乞丐的待遇。地方上的舊家庭，都固守風俗傳統，凡是辭

壞者，都非澈底排除不可。小露幼時被父親帶到津留見亡母的故鄉，使小露留下了永生難忘的經驗。

現在，事情又重複發生了，小露是否非第三次遭遇這痛苦的經驗不可？小露不能不抱着疑惑和不安。

飛驒的高山可能是最保守極古習俗的地方，也許末永建夫是揹負着高山市民的期待的年輕軍官。雙親視他爲未來的陸軍大將，以他爲得意吧？當他們獲悉他們的才子娶了有孩子的寡婦，將會掀起多大的風波啊！

小露很後悔，不該到這裏來。不過是被侵犯一次，蠻可以當做一場惡夢，忘掉它。

『喂，看妳滿臉憂鬱的，沒有可担心的事喊。』末永說着，哈哈而笑，然後站起來，脫下和服，叫老下女：『喂！竹子，拿軍服來。』

叫做竹子的下女，急忙從裏面拿着軍服出來。

『我來……』小露迎上去。

竹子粗魯地推開走近來的小露，她趁末永的視線調離時，無言地表示了强烈的反抗。

這老下女無疑是從高山的老家遣來的，小露一出現，竹子立刻表示反感。假使這下女是帶着高山老家的空氣來此的人，那麼，小露的前途就是暗淡的。

『喂！竹子。』穿上軍服，佩好軍刀的末永說：『從今天起，這女人是我的太太，要好好侍候。』

末永看也不看一下竹子聽到這話後，有什麼反應，就向玄關走去。

七十四

末永在玄關穿了鞋，對竹子說：

『我們現在要去舉行婚禮。』

小露駭了一跳，竹子也不覺叫起來。

『少爺，您可以這樣輕率嗎？婚禮應該由高山的雙親……』

『我討厭形式，結婚典禮愈簡單愈好。』

『可是，在高山的老家……』

『高山的老家怎麼樣？我自己要娶太太，不是父母要娶的。喂，小露，走！』末永毫不以爲意地走出家裏。

小露背部感到竹子强烈的憎恨眼光，一面隨着末永走出來。走到路上，小露問：

『你想，不要緊嗎？』

『什麼事？』

『那位下女好像很不安的樣子，你的父母一定不會答應的。我想我們還是到此爲止，分開才好。』

『胡說！別傻了，今天起妳就是我的太太了，還有比這更明瞭的事嗎？』

末永打從腦裏不接受小露的話。接着，末永建夫帶小露來到的地方，就是靖國神社。末永站在神殿前面說：

『我們要站在全國英靈前面發誓，結爲夫婦，沒有比這更莊嚴的結婚典禮了。我們的媒人，就是把生命奉獻給國家的英靈。』

兩人都合着掌，但小露什麼也沒有禱告，只空虛地合着手掌而已。

『好，這樣就完成了。』末永對小露笑了笑，『現在我們去找聯隊長。』

小露只好像個傀儡，默默地跟隨着。

＊　＊　＊

麻布第三聯隊聯隊長大河內護，聽到末永單刀直入的報告，要娶這女人爲妻後，說：

『嗬！好漂亮的女人。』

『是漂亮，但有拖油瓶。』

『有孩子？』

『是的。不過，倒好，自己生也是麻煩。』

『想不到你這樣痛快。高山方面會反對吧？』

『事後去請求承諾。』

『怕會鬧一番。』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但新娘子夾在中間，左右爲難。』

『帶着孩子在酒樓做女侍，吃過苦的女人，我想能夠忍耐。喂，小露，對不對？』末永扭頭問小露。

小露眼睛望着，回答說：

『我已經習慣於忍受，但你的父母恐怕會震怒。』

大河內護望着小露說：

『末永是個好青年，像少年一樣率直，不懂得欺騙，妳做爲他的太太願意瞭解他的長處，好好侍候嗎？』

『好的。』小露點着頭。

小露迫切地感到自己已不能逃脫被放置的地位了。

七十五

末永帶小露回到家裏，第三天就命竹子回高山。小露覺得彷彿是她趕走竹子的，所以不贊成，但末永不理她。

『新婚生活不需要第三者。』

末永說着，寫了封信，命竹子帶回家給父母。末永確實是個言辭獨斷，行動急速，但精神純潔的青年。首先使小露放心的是，一句不提小露的過去。甚至當小露畏怯地問：

『你不在意我的過去嗎？』末永說：

『妳的過去與我無關，只要現在的妳不是壞女人就好了，妳的過去，我不感興趣。』

末永的回答使小露很高興。

『你要娶多漂亮的小姐都娶得到……』

『這種話我不要聽，我愛妳，這是最重要的，寡婦、有孩子，都無所謂了。對，哦，趕快去千葉把孩子帶來。』

但小露不打算馬上帶潤一到這裏來，無論如何她沒有結婚的眞實感，況且在高山的雙親許可以前，小露總覺得每天都像浮萍一樣飄盪不安。

不久，兩位老人家會從高山到東京來，那時候如果看到有孩子，不知將多不高興！

小露無法對這生活抱着希望，不過，小露還是年輕的女性，而且是結過一次婚的女人。十天、十五天過去，小露開始勤快地做家裏的工作，把一個家弄得舒舒服服的，流露着眞正的主婦氣氛。而晚上，盡妻子的責任，迎接丈夫。

小露已經能夠適應末永的愛撫。末永是個强壯的年輕軍官，由於迎娶了自己所愛的女人，幾乎沒有一夜不擁抱小露。小露在末永熱情的愛撫下，有一夜突然體驗了肉體的歡樂。與津田保雄在一起生活時，夜生活對於小露反而是討厭的，幾乎沒有官能上的感觸，總是溫順地聽任津田保雄擺佈。於是在不懂肉體歡樂中，生下了潤一，五年來沒有接觸過一個男性。

接受着末永的愛撫，第一次瞭解肉體歡樂的小露，不禁在內心叫道：啊，就是這個！一向認爲發出呻吟，扭動身體是下流的她，也情不自禁地這樣做了。

小露的反應搧動了末永的熱情，加之他那經過鍛鍊的强壯身體，一夜之中數度要求小露的身體。隨着次數的增加，小露漸漸對末永產生了愛情。對小露而言，也許這是她的生命中，僅有的和平的日子。

七十六

初秋涼爽的風開始吹拂的一個晴朗日子，在千葉鶴川站下車的旅客中，有一個人，就是千香。她抱着一個相當大的包裹。

三上義之介建議千香跑一趟千葉以來，已經過了十天。小露有孩子，這消息對於千香是個打擊。三上說，小露已經不在酒樓，但查出了寄放孩子的地方，請千香無論如何去一趟，順便探聽小露的行蹤。千香答應了，但心情沉重。

假使少爺知道小露小姐有孩子，該多失望！千香想，於是探望小露的兒子，成了她所害怕的事。現在總算下定決心，走出了東京。

千香在車站前面的派出所問明了路，不一會兒，便走到魚腥撲鼻，骯髒的小路，小小的房屋櫛比鱗次地排列着。走過小路，就是海濱。千香在一個人家前面探問：

『竹內先生的家在這附近嗎？』

『在拐角的地方。』抱着嬰兒的太太指示地說。

那是這一帶比較大的人家，院子寬大，房子也乾淨，院子裏晒着魚網。在魚網邊端，有一個小男孩拿着根木枝，在地上畫着什麼。

就是這孩子吧？千香走近一看，畫的是人的臉，從長長的頭髮判斷，是個女人。

『這是你媽媽？』千香問。

男孩子抬起臉看看千香，點點頭說：

『唔。』

很像！千香憶起小時候的小露容貌，不覺微笑了。

『小弟弟，你叫什麼名字？』

『潤一。』

『幾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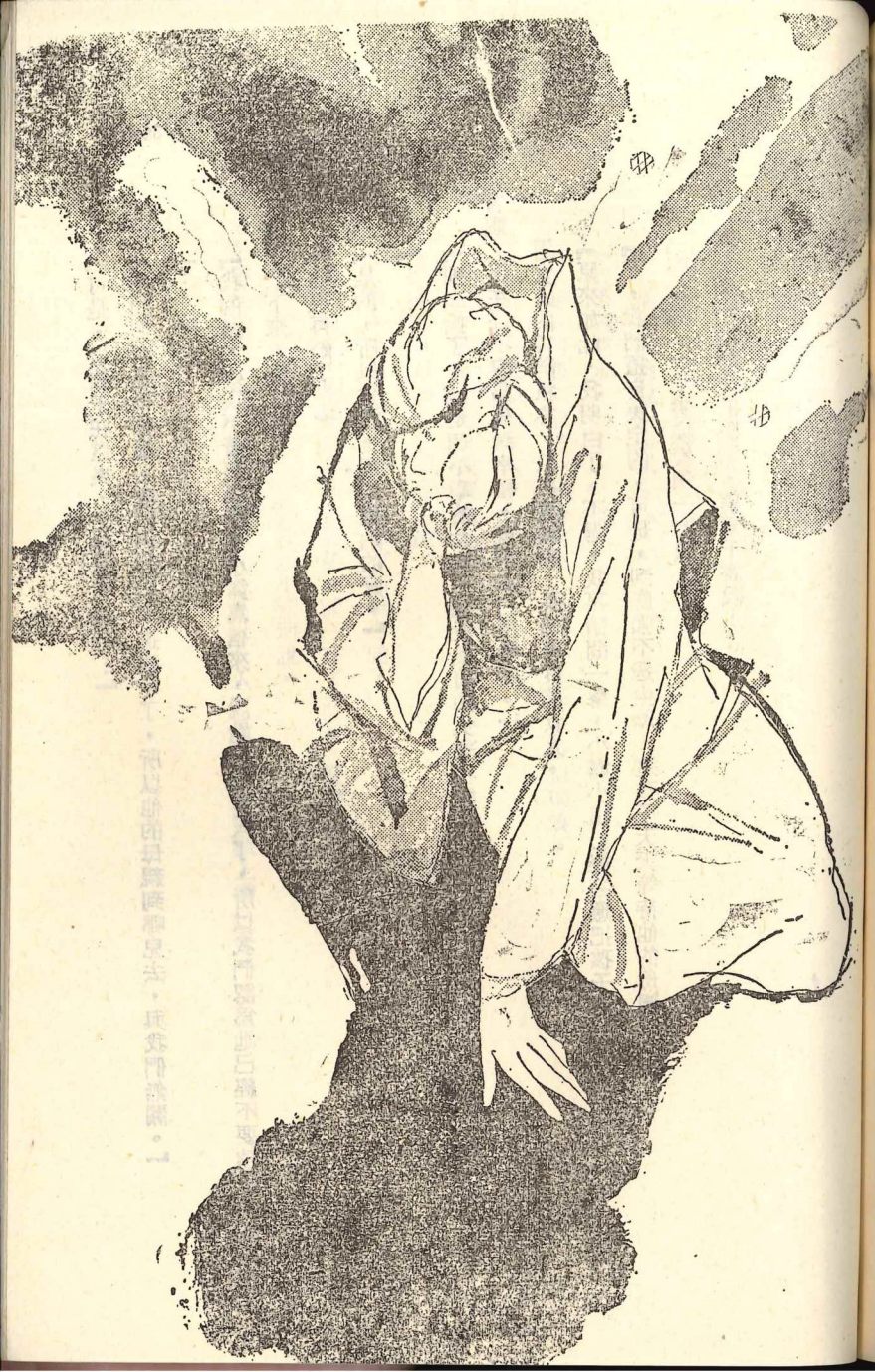
『五歲。』他伸出一隻手，張開手指。

『媽媽在東京嗎？』

『嗯，東京。』

『常常來看你嗎？』

『不來。』



『媽媽眞壞。阿姨帶你去，好嗎？』

『眞的？』潤一亮着臉問。

『眞的，我帶你去。』

千香正要抱起潤一，突然一個尖銳的聲音叫道：

『等一下！妳是誰？』

調轉視線一看，院子那邊站着一個抱着大竹簍的中年女人。那人皮膚晒得焦黑，只有眼睛炯炯有光。骨骼像男人一樣粗壯，完全一派漁民太太的神氣。

『我們是第一次見面，我跟這孩子的母親小露是很久以前就認識的朋友。』千香彬彬有禮地鞠躬招呼。

但那女人不改兇惡的態度。

『妳有什麼事？』

『我們在探聽小露小姐的行蹤，已經打聽很久了，現在才不好容易知道這孩子是寄託在這裏。』

『喂！』那女人瞪着千香，『妳不至於是來帶走這孩子的吧？我不放手！』

『不，我不是特地來帶他的，我只是想知道小露小姐現在在哪兒。』

『不知道。』

『可是，這孩子在這裏，怎麼會不知……』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們已經收下這孩子了，所以他的母親到哪兒去，與我們無關。』

『……』

『我的話，妳摸不着頭腦吧？小露寫信來，說她嫁給軍人了，所以我們認爲她已經不要孩子，就決定把孩子收下來。』

『已經再婚了？』

『是的，所以妳還是別去找她的好。』

『……』

『別去找了，她是個不幸的女人，聽說從前的丈夫在她有這孩子時，跟別的女人殉情，從此她吃盡了苦頭，現在好不容易得到幸福，就別去打擾她吧。』

這女人的言辭粗魯，但用意誠懇，是個善良的女人。

『原來如此，我明白了。不過，我再請問一聲，小露小姐已經答應把孩子送給府上了嗎？』

『不，我們擅自決定的。可是，到底强不過生母，這孩子天天等待他的母親來。』

『那當然。』千香摸摸潤一的頭。

潤一閃動着清澈的眼睛，望着千香說：

『阿姨，妳肯帶我去找媽媽嗎？』

『潤一，不要吵阿姨。』那女人注意地說。

『可是，阿姨說要帶我去嘛。』

『要等媽媽來。』

『不要！阿姨，帶我去，帶我去！』潤一抓住千香搖撼着。

千香爲難地看看那女人。

『潤一，別吵！』女人責備地說，潤一便哇地哭了。

千香馬上抱起潤一，安慰地說：

『不哭，不哭，阿姨帶了好多東西給你唷。』

千香從包裹中拿出玩具和衣服等，潤一忘了悲哀，雙手接過來。

『對不起，讓妳破費。』那女人不安地說。

千香把她和小露的關係，詳細地告訴那女人，千香已經喜歡上潤一了。

七十七

『喂，小露，出動命令下來了！』末永深夜回來，一身酒臭，一面告訴小露。

這時是這一年將結束的時候，小露到高圓寺的家來，已經剛好三個月。末永早就對小露說過出動命令將下來，所以小露已經有了覺悟。

『什麼時候？』

『明後天。』

『那麼，必需馬上打電報給高山的父母吧？』

『唔……不。』末永少有地遲疑了一下，但終於說：『爸爸和媽媽都已經來東京了。我在十天前寫信去，他們前天就來了。』

前天晚上末永沒有回家，小露以爲他是在痲布的聯隊過夜，原來不是，而是和雙親過了一夜。

末永的伯父是貴族院議員（譯註：現在已改爲參議院），任職於東西電鐵社長，社長公館是在麹町。顯然雙親是住在那裏。

末永和雙親之間進行過怎樣的談話，小露當然想像不到。小露尚未與他們見過面，她並不恨怨丈夫瞞着她，沒有把父母來東京的消息告訴她。兩個人單獨在家裏時，小露沒有餘暇懷疑末永是否是她的丈夫。但末永一步走出外面，在小露的感覺上，就已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了。因爲小露覺得自己尚未被社會上的人承認。

在這家裏之間，小露的地位是妻子，但末永不在的話，妻子的地位就馬上脆弱地粉碎吧？這種不安一直潛伏於小露的意識中。

與雙親在一起共渡一夜的末永，對於小露是遙遠的陌生人。

『兩位老人家會不會來這裏？』小露一面幫末永換上和服，一面問。

『這個……暫時不會來吧。』

聽到這句話的瞬間，小露感到末永與雙親已經取得某種程度的妥協。雙親一定這樣說：

『我們默認同居，但不承認她是妻子。』

末永吃完飯，回到臥房後，小露仍失神地坐在起居室，陷於半虛脫狀態中。

我有勇氣一個人在這裏生活嗎？寂寞包圍着小露全身。

『小露，快來！』

末永的催促把小露拉回現實，她想想是的，丈夫要上戰場了，或許會戰死也說不定。因此，小露責備

自己不該自私地考慮本身的事。

小露爲丈夫細心地化粧，換了長襦袢才進入臥房。末永迫不及待地一把抱住小露。

『妳畢竟是美女，我娶對了太太，假使沒有遇到妳，在戰場戰死的時候，一定會感到不滿足。』

『請別講不吉利的話。』小露胸口突然一陣熱，因爲她的腦中掠過一個思想：萬一他眞的不能生還怎麼辦？

『我是不死之身，絶不會戰死。』末永說着，兩臂加力，熱烈地吮住小露櫻唇。

小露身上燃起了火燄，纏繞着末永那强壯的身體，呻吟着，然後全身失去了力量。不過，那只是短短的二、三分鐘，小露馬上起身，到廚房拿了熱毛巾回來。

末永一面以熱毛巾擦着身體，一面說：

『我終於沒有見到妳的孩子。』

『等你回來時，會見到。』

『我不在的時候，妳一個人也是寂寞，帶孩子來一起住吧。』

『好的。』

『一定去帶來。』

『好的，謝謝你。』小露由衷地感謝。

七十八

兩天後，末永出發了，小露送丈夫到高圓寺車站。末永在剪票口對小露行舉手禮。

『那麼，走了。』

『好的，請珍重。』小露深深低下頭去。

在他人眼中，這是一對相敬如賓的夫婦，然而在行禮的小露心中，却旋轉着一個不吉利的思想：也許這是永訣。正如小露在潛意識中，認爲自己命中註定不幸一樣，在孤獨的環境中所養成的性格，已經根深蒂固地留在小露身上。

三天後，小露到千葉的鴨川去探望兒子。那寄託的人家愈接近，小露愈興奮。已經有半年沒有與潤一見面了，當小露下了車，站在鴨川車站時，切實地感到能夠與兒子相聚生活的快樂，一顆心不由自主地跳躍着。

抱起潤一，感到他的重量那一刹那的快樂，是母親以外沒有人能夠享受的最大幸福。

走到通向那人家的小路時，小露不覺變成了小跑步。爲了半年來拋下兒子的歉意，也不得不跑步。

海上溫暖，白色的院子陽光閃爍。小露期待院子裏有兒子的姿影，但院子空曠無人。

『有人在嗎？』小露在門口嬌喘吁吁地叫道。

小露以爲潤一會聞聲跑出來，但屋內靜悄悄的，只有小露自己的回聲而已。阿世帶潤一出去吧？小露想。這時冷不妨背後一個粗魯的聲音說：

『潤一不在。』

小露嚇了一跳，扭過頭來。這個家的主婦阿世揹着魚簍，站在那裏。

『不在？阿世……』

『被人帶走了。』阿世說。

『什麼？被、被人帶走？』小露臉色驟變。『那、那怎麼……』

『誰叫妳去嫁給軍人，自己享福？這是懲罰，被人帶走了。』

『阿世！妳不至於把孩子送給別人吧？』

『我是那樣不近人情的女人嗎？』

『不，不是，妳靠得住，我才把孩子放在妳這裏。』

『先進來再說吧。』小露被延請入內。

兩人對坐後，小露迫不及待地問：

『到底怎麼回事？』

阿世從容不迫地說：

『潤一已經六歲了，明年要進小學。』

『我知道。』

『妳以爲在這漁民區，潤一能夠受到好教育？』

『……』

『如果要他做漁夫或賭徒，那當然不要緊，但妳不是打算讓潤一讀大學嗎？』

『是的……』

『那不能老放在這裏。』

『妳送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妳認識千香這個人吧？』

『千香？……啊！知道。』

『那人帶走的。』

『眞的?!』小露放心地舒了一口氣。

『錯了嗎？讓千香帶走……』

『不，不。』

『那是去年秋天，以後我到東京去看過三次潤一。』

『爲什麼不告訴我？』

『告訴妳的話，妳會來帶潤一去嗎？』

『……』

『帶着拖油瓶的新娘，多難看，不但對不起丈夫，對隣居也要特別小心。我認爲替妳想得很週到哩。千香簡直把潤一當作少爺一樣，其實聽了事情的經過後，到底潤一應該過少爺的生活。千香說要找機會去看妳，但我反對她。因爲，小露，忘掉潤一，對妳比較幸福。』

『那裏，我一天也忘不了潤一。』

『忘不了有什麼用？妳還是侍候丈夫更重要！』

『……』小露俯着頭。

『算了，我並不是在責備妳，我是希望妳幸福，潤一也幸福，沒有比這更理想的事了，現在不就是這樣嗎？』

七十九

這天黃昏，小露在牛込横寺町走着，她依照阿世告訴她的地址，從電車路走到横寺町，登上坡路，又走下坡路。她在同一地點找了兩次，再登上坡路，轉過一條小路時，發現了一個相當陳舊的名牌。

『島森一郎』

多引人懷念的名字！小露只認識支着枴杖的小學生一郎而已，據說，一郎現在在巴黎留學，希望成爲畫家，像金谷潤三那樣。家裏由千香看管，對於潤一而言，這是獨一無二的良好環境。

小露決定伸手拉開格子門，但門上鎖了。於是小露按鈴，仍沒有人應門。小露打算找個地方消磨時間等候，但忽然覺得似乎末永回來了，因爲延期一天出發，所以又回來。

改天再來吧！小露對自己說。潤一已經不是在鴨川，而是同在東京，隨時可以見面。

小露決定把會晤兒子的快樂移至明天，回到高圓寺。

第二天早上，小露迎接了一位訪客，那人遞出一張名片，上面印着『律師　杉川大作。』

『我是末永建夫的伯父末永仙造的顧問律師。』杉川大作解釋說，『末永建夫已經把妳入了籍，妳毫

無疑問的是末永建夫妻子。不過，問題是他的雙親不承認妳是他們的媳婦。所以，我接受末永仙造的囑託，出面調解。』

『……』

『首先，我轉告雙親的意思。他們希望妳脫離戶籍，但有條件，另外購買一幢房屋送給妳，和付五千元贍養費。』

『外子在出征中，可以擅自離婚嗎？』

『只要妳答應，自然有不觸犯法律的方法。問題是在妳答應與否。』杉川大作以冷酷的眼光審視着小露。

『我相信離婚需要丈夫的承諾，瞞着丈夫……不告訴丈夫，不能離婚。』

『是嗎？我們已料到妳會這樣答覆。既然妳不答應，離婚當然不能成立。不過，妳不能住在這裏。』

『爲什麼？』

『因爲這房子的名義不是末永建夫，而是他父親的。他們不承認這次婚姻，當然不許妳住在這裏。』

『就是說，要趕我出去？』

『因爲妳拒絕了他們的希望，請妳善自爲之，不過，當然不至於讓妳餓死，末永建夫的薪水，還是由妻子收領，不論妳住在什麼地方。』

『他們也反對我拿薪水吧？』

『是不贊成。要是妳拒絕，我也可以轉告他們。』

『我是末永建夫的妻子，薪水我接受。』

『是嗎？那麼，妳什麼時候搬走？』

聽到這句話，小露胸中不禁衝起了憤恨。

『明天就走。』

『在妳回來以前，將由下女竹子看家。』

『請便。』

律師離去後，小露仍一動不動地呆坐了很久，畢竟這一個家裏沒有妻子的地位，小露的不安眞正發生了。露水夫妻，轉眼即逝的妻子身份，小露已非離開不可了。

也好，就此結束吧！小露對自己說。當然這不過是該發生的事已發生罷了。

小露站起來，收拾東西，準備離開。家裏的每一個角落，都是經過小露以主婦的手細細佈置過的，碗碟、掃帚、炭籃等，都包含着感情，但必需放棄每一件東西離開，小露覺得每一件東西都對她戀戀不捨。

『對不起。』小露一一對它們道歉。

前後總共住三個月，但似乎家裏所有的一切，都與她結不解緣。小露走到浴室，拿起自己的牙刷，眼

淚忽然湧出來。她一面擦眼淚，一面對自己說：我有潤一，潤一在等待着我！

八十

在小露看來，不運氣的是潤一，一時不能回家。她絕沒有料到潤一却因爲食物中毒，住在醫院。孩子一旦食物中毒，立刻喪失了意識，使大人躭心是否已無藥可救。

千香沒有生過孩子，也沒有養育孩子的經驗，因此手忙脚亂，趕快把潤一送入附近的綜合醫院。

翌日，三上義之介前來探病，潤一的症狀尚未轉佳，三上同情地望着被注射鹽水針的潤一，一面問：

『是不是該告訴小露？』

『是的，我也這樣想，不過，假使小姐沒有對先生說出孩子的事，怕會增加她的麻煩，所以還不敢去通報。』千香回答。

『不至於隱瞞着孩子的事結婚吧？』

『是的。』

『我去告訴她吧。』

『讓您這樣了不起的人跑一趟，太對不起，還是我去吧。』

『也好，那麼，我在這裏看護。』

『對不起。』千香說着，走出去。

三上最近爲自己而寫的幾篇純文藝的短篇文章，決定出版，今天他是到出版社拿稿回來校正途中，到醫院來探病的。三上拿出稿來校對，大約過了三小時，忽然一個微弱的聲音，使三上抬起臉來。

『媽媽……』

這是從潤一嘴裏洩出來的。哦！大概已經脫險了。三上情不自禁地微笑起來。

這時門開了，千香返回來，但小露沒有來。

『怎麼了？』看到千香沉重的表情，三上不覺鎖起眉毛。

『不曉得怎麼回事，我到高圓寺的家裏去找小姐的時候，一個老下女愛理不理地說，小姐走掉了。』

『到什麼地方去了？』

『她說先生調到戰地後，小姐就出去了。哪有這樣的傻話！不過，看家的下女既然這樣說，我沒有辦法，只好回來。』

『糟糕，到底去了哪兒？』三上和千香都斜着頸想不通。

剛好這時候，小露再度到橫寺町來，而發現門仍鎖着，便漫無目的地掉頭走。

『小露還不知道妳帶潤一來嗎？』

『可能不知道。會不會以爲我們故意瞞她，所以懷恨？』千香嘆息着。

『總之，必需等，既然潤一在妳這裏，小露總會來的，這一點絕不會錯。』三上安慰着千香。

這時候小露終於毅然決定去拜訪三上義之介。小露漫無目的地信步而走，剛好走到掛着『新風社』出版社招牌前面，於是小露連想起三上。

『新風社』是曾經出版過亡父黑木亮二的創作集的出版社。小露到詢問處打聽三上義之介的住址。三上現在住在霞町，那是純日本式的，院子深、樹木繁茂的房屋。

小露叫門後，一個顯得很善良的垂老管家婦出來說：

『先生出去了，傍晚的時候才回來。』

『可以讓我等嗎？』小露像沒頂的人發現浮木，拚命懇求。

『請進來吧。』顯然這管家婦資格已老，能夠以眼睛判斷可以延請入內的客人，和必需拒於門外的客人。

小露被領進的客廳是日本式的，但客廳裏却擺着中國式的椅子和桌子，櫥內的擺設品也清一色的中國貨。古色古香的佛像許多尊，威然擺放着。

小露等了才十分鐘，玄關有人大聲叫着門，管家婦出去說了剛才對小露說過的話，但那訪客說：

『知道，知道，我等他。』

話未完，那人已在脫鞋。管家婦露出爲難的表情。

『我曾鄉大吉到滿洲去了十年，現在回來第一個拜訪三上先生，不是可疑的人，是全日本最尊敬他的人。』說着，逕自走進客廳。

『喲！已有漂亮的客人在先，對不起。』曾鄉大吉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來。

小露沒有轉過視線，只輕輕點一下頭，仍保持原來的姿勢。大吉走到佛像前面，細細觀賞了一番。

『到底都是上乘貨。』

這些東西似乎都是大吉從中國寄回來的。

看完佛像後，大吉坐回椅子，這次不客氣地打量小露的側臉，突然說：

『唔，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到過妳。』

於是小露調轉視線，她也覺得似乎面善。

『在什麼地方看過的呢？一定看過。』

大吉努力追想着，小露的視線停在大吉夾着香烟的右手。

『啊！』小露驚叫一聲，因爲她看到大吉右手無名指的傷痕。『是您！』

『哦，妳想起來了？在什麼地方看到的？』

小露猶豫了一下，指着大吉的無名指說：

『我咬了那隻手指。』

聽了這話，大吉突然爆發出哄笑，然後拿自己的右手指拍頭說：

『對不起，那時候的少女原來是妳，眞是寃家路窄，我道歉。那時候實在很失禮，請妳原諒。後來我才聽說妳因爲我的緣故，離開了那藝妓館。那時候我剛買股票賺了很多錢，所以打算收買妳。後來想想，像我這樣一塊野蠻人料子，當然不會被妳這樣純潔的少女喜歡。實在對不起，請妳原諒。』大吉爽直地彎下頭去。

大吉的模樣像個老好人，小露不覺被惹笑了。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我早已忘了。』

『妳的話使我放心了。話說回來，妳和三上先生是什麼關係？哦，不，這問題很不禮貌吧？』

小露說出了她和三上認識的經過。聽完後，大吉說：

『原來如此！世界太小了，我是三上先生的崇拜者。三上先生一直獨身，假使有妳這麼一位美人兒住在家裏，一定會更愉快。如何？』大吉自顧自地說。

不過，大吉的話並未使小露感到不快。一小時的時間轉眼即逝，不一會兒，玄關的格子門開了，三上的聲音傳來。

八十一

『您回來了?』

聽到管家婦出迎主人的聲音那一剎那，玄關發出了碰撞的聲音，接着是管家婦的尖叫聲。在客廳等候的曾鄉大吉和小露，臉上呈出不吉的表情，立刻向玄關奔去。

三上義之介倒在玄關地上，臉色蒼白如紙。

『三上先生!』大吉跳下來攙扶三上。

三上痛苦地一隻手撫着胸口，似乎已無力講話。

『醫生!』

大吉對管家婦下令，然後抱起三上。小露也幫忙抱着脚，合力把三上抱上榻榻米。三上又呻吟了兩次，小露胡亂地打開壁櫥，拿出棉被，又跑到浴室，絞了一把冷毛巾回來。

『三上先生，心臟痛苦嗎?一定是的!』大吉一面說着，一面把冷毛巾按在三上胸口。

三上只微微皺了一下眉，就不動了。

大吉因激動，額上冒着汗，他說：

『闊別十年，現在剛重逢，却發生這樣的事，爲什麼!』他的口吻彷彿是對着神發怒。

小露守望着三上血色全失的臉，痛苦地感到自己的拜訪給這個家帶來了不幸。

十分鐘後，醫生來了，白髮的醫生看了三上的臉一眼，低聲自語着：

『畢竟發生了。』

『畢竟發生?您的意思是說，三上先生有老毛病?』大吉問。

『兩年前已經發作一次了。』醫生接着三上的脈搏回答。

『發作?』

『狹心症。』

『狹心症!』大吉和小露都黯然神傷。

醫生看看錶。

『四時五十七分。』醫生說。他只做到了見證三上斷氣時刻的任務而已。

『三上先生!』大吉大聲叫喚着死者，他的眼睛滾下了大粒的淚珠。

小露垂着頭，雙手在膝蓋上緊握着。我身上附有致人不幸的命運嗎?類似恐怖的感情像浪潮沖擊着她。

管家婦跑到住在附近一位認識的文藝評論家家裏報告噩耗，不到二小時，三上家裏充滿了人。

小露幫着管家婦接待客人，除了大吉以外，沒有一個她認識的人，她咀嚼着悲哀。假使能夠與三上暢談個把鐘頭，就不至於陷入這樣的悲哀中吧？小露在廚房一角爲守夜的客人做吃的東西之時，想到自己又要孤獨地活下去，眼淚控制不住的湧了上來。

這時，背後有人悄聲喊着：

『小露小姐！』

小露扭回頭，看到一個中年女人，這是誰？小露一時想不起來。

『我是千香。』

聽到這名字，小露獲救似地叫道：

『啊，千香姊姊！』

『想不到發生這樣的事。』

『是的。』

兩人淡淡地說，重逢的歡喜使她們來不及感慨。

『潤一現在在醫院，因爲食物中毒。不過，醫生說明後天就可以退院了。』

『眞對不起，給妳很多麻煩……』

兩人只談了這幾句話，就不得不忙碌起來。

八十二

三上義之介的喪事結束後，小露決定住在橫寺町的島森家裏。這是小露與兒子一起生活的唯一機會。

『千香姊姊，這樣安定的生活我反而感到不安。』數天後，小露說。

『爲什麼？這是應該過的生活嘛。』

這應該過的生活，卻是小露過去從未獲得的。回顧與津田保雄的生活，以及與末永建夫的生活，都連續不斷地籠罩着陰影。而這橫寺町的家裏，並未被陰影所籠罩。昨天和今天同樣都是平穩的日子，而明天，想來亦相同。小露母子儘可以安心地倚靠千香，因爲一個孤獨的老人，遺留了不必爲明天發愁的金錢。

假使說有什麼不安，那就是一郎從巴黎歸國的事。一郎是否會毫無隔膜地接受帶着孩子的女人？想到那時候的情景，小露不得不憂從衷來。

不過，一郎似乎暫時還不打算回來，假使他回來後，態度冷淡的話，母子倆離開就是了。固然一郎是表哥，但也不能稍存心倚賴。倚賴他人——這是我的人生中所不允許的。小露從自己的經驗中，已有所覺悟。她似乎已經近乎頑固的程度，決定了自己的生涯。

『千香姊姊，我看起來已像個五十多歲的苦命女人吧？』

『哪裏，吃過苦是看得出來，但看不出已經有潤一這樣的孩子。如果說是小姐，也沒有人會懷疑。』

『那一點兒不值得驕傲。』小露寂寞地微笑着，『我的臉形這樣小，看起來也許還象小姐。但我想會給人陰暗、憂鬱的印象，勞苦的痕跡已經附在身上了。』

『不是的，小姐，妳不能自己這樣想。在這裏住一段時間以後，那些痕跡就會全部消失的。』千香安慰着小露。

小露第一次領會了被人安慰是多麼感動人的事。

小露發現自己的身體發生變化，是在這次談話後約一個月。這天千香有事一早就出去，黃昏時分回來，看到小露躺在床上。千香駭了一跳，問：

『怎麼了？』

小露勉强擠出笑容，說：

『懷孕的現象。』

『啊？』

『前些日子我就在懷疑也許懷孕，果然不錯……我的懷孕現象很嚴重，懷潤一的時候，簡直痛苦得要死。』

『這次不會了，小姐，我會侍候妳。』

『千香姊姊，』小露注視着千香說：『我不想生……我連潤一都沒有能力使他幸福，何況再生一個……我害怕。』

『小姐！』千香有意安慰小露，但找不出適當的詞句，只默默守望着小露的臉。

小露已經不想與末永建夫維持夫婦關係，即使他生還，也不願意繼續與他共同生活。不，並非她已經失去了這份心情，而是覺得做爲妻子的生活，已不復返。

千香瞭解小露的心情，事實上她盼望如此。雖然小露拒絕受末永家之託，出面調解的律師所提出的離婚要求，聲言身爲妻子有權接受薪水而離開高圓寺的家，但不論是麻布第三聯隊或末永家裏，小露都不與他們取得連絡。當然也不給在戰場上的末永寫信。

送走末永上戰場後，小露明白了自己畢竟沒有一絲一毫愛她的丈夫。末永已經眞正成爲遠在天涯的人。然而，一旦懷孕，小露所處的立場自然改變了。

『小姐，』千香毅然說：『妳到底還是末永先生的太太。』

『……』

『小姐，知道妳的事後，又跟潤一在一起生活了這麼些日子，我很盼望末永先生回來後，妳也不要去找他，跟我們在一起。不過，妳到底是他的太太……做一個妻子，好好生下孩子，等候丈夫回來才是應該

的。』

『……』小露眼睛停在天花板上，不答話。

『我的話不大客氣，請妳不要生氣……不過，我眞的這樣想。』

『千香姊姊……』小露終於開口了。

『嗯？』

『在末永回來以前，讓我在這裏。』

『那當然，我希望妳能夠永遠住在這裏，只是因爲妳已有身孕，我才認爲妳還是應該有個家庭，在家庭做妻子，做母親。』

八十三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十二月十日，日本軍侵入南京，發生了近代史上最大的殘殺事件。不分士兵或老百姓，俘虜了二萬人，予以處刑，反抗的婦女和孩子也一律不容赦，全部殺害。

爲此，日本帝國陸軍的榮譽一敗塗地，不僅如此，直接造成了中國人決心澈底抵抗的原因。

在日本國內，首相近衛文麿發表聲明，『今後將不予理睬國民政府』。事實上，與國民政府國交已經斷絕。北平成立了傀儡臨時政府。

翌年（一九三八），通過國家總動員法，成爲全國國民一律加入戰爭的體制。到了六月，綿製品的製造販賣受到禁止，街上開始出現木炭汽車和木柴汽車。燙頭髮被廢止，女人必需穿長褲。

『浪費是敵人！』銀座路上處處豎立着這句標語牌，穿長袖的年輕女人總會在街角被可怕的中年婦女攔路，接受她所遞出的自肅卡片。同時國民徵用令公佈，男人被紅紙征爲軍人，藍紙則變成軍需工場工員。

* * *

這年秋季已過了相當長的一天，千香翻開報紙。是個星期天，小露在潤一的要求下，帶他到上野公園去了。報紙上以大標題刊登着武漢陷落的記事。忽然，千香的眼睛在陣亡名單上看到這樣的字：

『勇猛無比，末永中尉』。下面有一段關於他的戰死記事，看完後千香大大地吐了口氣，在心中喃喃說：這一下末永家和小露的緣份完全斷絕了。

但正這麼想時，隔室忽然發出了嬰兒哭聲，把千香的思潮打斷。那是上個月出生的嬰兒，是個女孩子。雖然末永建夫的陣亡切斷了小露與末永家的關係，但這嬰兒卻繼承着末永家的血統，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這孩子不知道爸爸已經死了。』千香走進隔室，一面給嬰兒換尿布，一面自言自語。

『可憐的孩子，不知道爸爸死了，妳是沒有爸爸的孩子了，但妳必需忍耐，長大以後也不要恨媽媽，因爲媽媽一點兒沒錯……媽媽已經盡了力量，可是運氣不好。小時候爸媽早死，變成孤兒，吃盡了苦。就是說，女人和男人不同，必需跟各種敵人搏鬥。女人最可怕的敵人是男人，但除了壞男人，女人的敵人還有很多很多。不，說不定有時候連自己的孩子都是敵人呢。有些場合如果沒有孩子，就不必做可恥的、討厭的工作，以賺取錢。因爲有孩子，再討厭的事也得閉着眼睛做，所以自己的孩子就是敵人。』

千香在自言自語之間，不知不覺回顧自己的遭遇。我自己呢？由於偶然，和一郎一起來到東京，就此住下來。她也與一般女人一樣，希望結婚，期待結婚的機會來臨。然而，終於一次機會都未遇到，就已接

近四十歲了，想起來她的青春未照到絢爛的陽光卽已逝去了。

像小露小姐那樣吃盡男人的虧，和像我這樣沒有接觸過男人就進入中年的女人，哪一個更悲哀？

千香忍不住比較地想。這時潤一活潑的聲音說：

『我回來了！』這聲音使千香返回了自我。

潤一進入起居室立刻問：

『阿姨，妹妹哭了沒有？』

『當然，嬰兒都會哭。』

潤一馬上返身纏着小露說：

『媽媽，哭了嘛。我贏了，買脚踏車給我。』

原來母子倆在動物園時，曾猜測嬰兒有沒有哭。潤一說哭了，小露說沒有，因此，潤一說如果他猜對」，要小露買脚踏車給他。

剛好這時隣居的孩子在外面喊潤一，潤一便一陣風似地跑出去了。假使沒有小朋友叫他，無疑潤一一定不會放過母親。他的個性相當倔强，一旦答應的事，再怎麼哄他都不肯聽從。有幾分缺乏孩子氣的小聰明。

潤一出去後，千香就把報紙拿給小露看。小露默默地閱讀關於末永建夫戰死的記事，千香看到小露的

表情只略爲陰暗而已。

小露把翻開的報紙放在膝上，沉默不語。

『是不是有預感？小露小姐。』千香問。

『沒有。』小露的眼睛望着空中，搖搖頭。『他認爲自己的命很强，一定會生還。』說到這裏，小露把視線調到千香臉上，『千香姊姊，我是個壞妻子吧？』

『爲什麼？』

『看到這記事，卻一點兒不在乎。孩子的爸爸戰死了，我一滴眼淚都沒有……』小露說着，卻突然伸手掩着嘴，低下頭去。

『小姐……妳應該忘記。』

『是的……我會忘記。』小露點點頭。

八十四

末永建夫特進陞二級，成爲少佐，其遺骨凱旋歸國。小露既已經過部隊長大河內護所承認的正式妻子，末永家自然不能棄之不顧。律師杉川大作找到橫寺町來，是在末永建夫的骨灰送抵麻布第三聯隊的第二天。

『妳實在令人傷腦筋，離開高圓寺的家，也不說一聲妳的行蹤，叫我們怎麼跟妳連絡？』

『……』小露默默地低着頭。

『因爲妳是末永建夫的妻子，所以妳的住址務必告訴我們。妳爲什麼躲起來，薪水都不去拿？』

『我太任性了。』

『任性怎麼行？這種時候身爲妻子的妳行蹤不明的話，末永建夫的榮譽就受到損傷。不是嗎？』

『……』

『當然妳的心情我並非不瞭解，妳是末永家的人不承認的妻子，自然會有反抗的心情。不過，已經獲得部隊長大河內護的許可，正式結婚，正式入籍。所以，接受丈夫戰死公報的地點如果不確定，不是很大

的恥辱嗎？』

『……』

『現在責備妳也是徒然，更重要的是此後的事。既然正式的妻子健在，帶着骨灰回到高山老家的任務，就不能由第三者代勞。妳必需送骨灰去高山。』

『不過，我是兩位老人家不願意見面的妻子。』

『事到如今，這種事必需付諸流水。不管兩位老人答應不答應，對世間的禮儀來說，妻子應該送丈夫的骨灰回故鄉。』

多自私的意見！小露心裏想反駁他：我拒絕扮演這形式上的角色！不過，小露不得不責備自己沒有盡到妻子的責任。她沒有給在前線的丈夫隻字片紙。小露禁不住想：至少在表面上應該做得像個妻子，或許多少可以求得死者的原諒。

取名爲美保的嬰兒，毫無疑問的是末永建夫的女兒，是高山老家雙親的孫女。

『那麼，好了吧？明後天就要出發去高山，在這中間把喪服預備好。』

杉川大作放下一包錢，表示是製作喪服的錢就走了。

千香進來說：

『小露小姐，送骨灰去是好，不過，要是在高山受到冷淡，怎麼吃得消？』

『我已經習慣於被人冷淡，倒不在乎……』

『……』

『千香姊姊，我送骨灰去，末永會高興嗎？』

千香不認識末永，問這樣的問題也是徒然，但小露忍不住明知故問。末永以强迫的手段佔有了小露，然而，他的雙親來到東京時，他卻並未努力設法讓雙親和小露會晤。看來在末永心中有幾分『黑市夫人』的心情吧？那麼，小露送他的骨灰回故鄉，不見得他會高興。

『小姐，假使末永先生眞正愛妳，我想他一定不願意他的妻子受到痛苦。』千香說，這時隔室的嬰兒哭了。

『千香姊姊，送骨灰去的時候把美保也帶去，妳認爲好不好？』

『那很好，美保是孫女嘛。』

千香說着，卻連想起在津留見一郎受到祖父冷淡的情形。在固守舊俗的地方古老家庭，視家庭體面重於近親的愛情。那麼，末永家也和島森家一樣吧？

美保還是個不懂事的嬰兒，即使受到冷淡，也不至於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不過，千香贊成小露送骨灰同高山的同時，帶末永家唯一的繼承人美保回去。

既然小露送骨灰是對社會應有的禮儀，那麼，帶英靈的嫡子同去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小姐，帶去吧，我幫妳抱嬰兒同去。』

『千香姊姊，妳也這樣想？』

『是的，這樣想！』千香加重語氣說。

『那麼，就以帶美保同去爲條件，送骨灰去高山。』

『是的，很好。』

次日，小露前往拜訪杉川大作，提出帶嬰兒同去的條件。杉川大作馬上打電話到末永仙造公館，末永的雙親已上東京住在末永仙造家裏。經過一串問答後，杉川大作返回客廳說：

『已經答應了，可以帶去。』

想到到今天爲止，末永的雙親仍無意會晤小露和嬰兒，就已大略可以料到小露母女倆到高山後，將遭受怎樣的待遇。

八十五

這天，小露和千香把潤一寄在附近要好的人家，帶着美保來到麴町的末永仙造公館。身爲貴族議員和東西電鐵社長的公館，其宏壯的氣派使小露和千香胆怯。從大門到玄關約有一百公尺，其構造彷彿是把什麼地方的森林移到這裏，在其中建造房屋似的。房屋是純日本式的，使人連想到古代藩主的府邸。

兩個女人站在玄關外面，有些不知所措。如果叫門，這麼巨大的玄關，聲音怕傳不到裏面。剛好這時玄關左邊的格子門開了，走出一個女人。

『啊！』小露低叫一聲。

這女人是高圓寺家裏的下女竹子。竹子看到小露，面無表情地走過來說：

『請進。』

竹子把兩人帶進去的地方，是緊隣內玄關的一個幽暗小房間。

『這裏是什麼地方？』千香不解地環視四週。

小露發現這是專供訪客的司機休息的房間，但她沒有說，反正非覺悟接受冷淡的待遇不可。小露的視線落在膝上熟睡的嬰兒無邪的小臉，一動不動地坐着。這孩子長大後，總有一天會知道母親遭遇這樣的冷淡吧？小露想。

兩人面前，連一杯茶水都沒有。過了一會兒，竹子進來說：

『老爺和夫人要看嬰兒。』

小露抱着美保站起來，但竹子冷冷地伸出雙手。

『只要看嬰兒。』

『不接見我嗎？』

『要等一下。』竹子回答。

小露對這侮辱已忍無可忍，她斷然說：

『帶這孩子的人，是孩子的母親，請這樣轉告吧！』

竹子的眼睛閃了閃，但不聲不響地走出去。千香建議地說：

『小姐，這樣不近人情的待遇，受不了，我們回去吧。』

但小露希望美保能夠跟祖父祖母會晤一下。

『千香姊姊，我不是手脚不自由的奴隸，一切的事我都能夠忍受。』

『是的，小姐，妳吃過很多苦，所以也許能夠忍耐一切的事。』千香同情地望着小露。

竹子返回來了。

『那麼，請吧。』

小露她們被引進面對着大花園的一個非常寬敞的房間，一個男人背着柱子坐着，一望而知是末永建夫的父親。他的妻子坐在稍後方的地方，她的面貌可以使人想像年輕時候是位漂亮的女人，一派地方上古老家庭婦女的風度。

『我是小露。』小露寒暄地說。

末永的父親連眉毛都不動一下，他說：

『我並不是要承認妳是建夫的妻子，這一點事先言明。』

小露默然不語。已經入了籍的妻子，卻還强調說不承認，多自私的父母！

『不過，假使這孩子眞正是建夫的，那麼，讓妳以母親的身份到高山參加葬禮。這是我們對社會人士應有的交待。』

『是。』小露順從地點點頭。

末永的父親對自己的妻子命令：

『喂，去認嬰兒的臉。』

小露跪着移到末永母親面前，奉出美保，末永的母親接過美保，仔細審視了一番，然後報告丈夫：

『完全像建夫。』

她的心中究竟湧現了怎樣的感情？但絲毫沒有流露於臉上。

八十六

這天晚上很晚，末永的雙親和小露、千香，離開了東京。小露拿着骨灰，千香抱着嬰兒。在火車中，雙親沒有跟小露講過一句話。

抵達高山車站時，已是翌晨太陽升起的時候。車站前面聚集了數千市民，迎接榮陞二階級的骨灰。從這盛大的歡迎，可以證明末永家庭是名符其實的高山市五大世家之一。身穿喪服，手捧骨灰的小露，正是配受此迎迓的文雅美婦。也許末永雙親認爲小露的外貌不至於丟他們的臉，所以才敢答應小露護送骨灰回來。假使小露是個醜惡、缺乏風度的女人，無疑末永的雙親會拒絕小露到高山來了。

環繞市區的日本阿爾卑斯山已經換上雪妝，由於初冬澄淨的空氣所致吧，山脈似乎近在眼前。這被稱爲小京都的市區街衢，古色古香，瀰漫着幽靜的氣氛。路兩邊流水清澈宜人，似乎洗淨了人們的心。

小露之所以有餘暇留意這美麗的風景，是因爲她胸中只懷抱着遠道而來的旅客心情。假使她擁着第一次接觸她所愛的丈夫故鄉的感慨，就不會有閒情觀望景色了吧？

末永家是在高山陣屋（譯註：古代武士臨陣前集合場所）隔壁，外面的氣派不大，但一步進裏面即可

從地板、柱子、屋樑等，看出其歷史之淵久，和傳統的品格。

骨灰安置於佛間後，立刻由十數位僧侶帶領誦經。中午過後，把紙門拆除，兩個房間併成一大間，七十多位親戚聚合進餐。

席間，小露被安置的地點，顯而易見的是下座。不但如此，就座後小露立刻發現坐於她左右的老先生和老太婆，無疑都是長年在這家裏工作的老傭人。從這座席，小露明白了自己亦不被七十餘位親戚所承認，而不由自主地全身哆嗦了。

不一會兒，敬酒正熱鬧地進行時，一個男人起身，走到小露面前，是個脚跛得相當厲害的人。

『妳是建夫的太太吧？』那人正坐後，注視着小露說。

『是的。』

『我是建夫的表親森野邊三郎，小學和中學都跟建夫同級。建夫是秀才，常名列前茅，我是蠢才，總是殿後。』

小露看到森野邊三郎有一對清澄美麗的眼睛。

『建夫進入士官學校，我卻開始工作。飛驒（譯註：地名）的木匠，就是我。我的目標是專門春天做的山王祭，和秋天的八幡祭所用的山車。』

『我聽說過這裏的山車很漂亮。』

『是的，非常漂亮。山王寺的信徒捐獻十二輛，八幡寺的信徒捐獻十一輛。有惠比須台、鳳凰台、麒麟台等等，麒麟台被人叫做會動的陽明門哩。我現在做二輛山車，並不是受託訂做的，是我自己為興做在的，所以一文錢都賺不到。我已經窮得見底了。』

在談話之間，小露覺得在這一羣親戚之中，只有這一個青年是與衆不同的。

『告訴妳，我把山車完成後，想收集一些瞎子、啞巴、跛子來拉車。』

『……』小露只有默默地微笑。

『正如妳看到的，我是跛子。』森野邊三郎說，『殘廢者不論生長在多好的環境，都照樣有自卑感，所以殘廢的人跟殘廢的人在一起就得了。妳說是不是？』

『啊……』

『有時候我想：假使全人類都是跛足，只有我自己不是跛足的話會怎樣？這也是從自卑心裏所引起的想像吧？我打算收集殘廢者，一年來那麼兩次，對四肢五體健全的人示威，妳認爲如何？』

『很好。』

『妳也贊成？與其把自卑藏在心裏，自尋煩惱，不如反過來利用它，這也是個辦法吧？』

小露終於發現了這青年之用心，他是同情被安置於老僕傭之間的小露。

出現同盟者了！小露湧起了感謝之情。

八十七

小露預定在三天內，和千香一起回東京，但老家的家規不允許媳婦馬上離去。建夫的墓碑不久即將完成，在墳墓完成豎碑以前，小露必需留在這裏。

千香一個人於次日回東京，小露送她到車站月台，她說：

『墳墓完成後，我立刻回去，請妳好好照顧潤一。』

『當然。妳一切要多忍耐。』千香含着淚說，不住地對小露彎腰行禮。

走出車站後，小露想參觀一下市內，她儘量選擇小路走去。在京都的旅館住了半年的小露，詫異地發現這裏的街衢竟如此與京都相似。

有幾個行人對小露行禮，那是到車站迎接骨灰時，認識了小露的人。

走出穿過市區的宮川，渡過一座橋時，有個開朗的聲音招呼說：

『呀！』

原來是森野邊三郎，他站在石牆下的水邊，在漂洗着鮮紅色的染布。

『那是什麼？』小露在橋上問。

『山車要用的幕帳。我這就上去。』森野邊三郎從石梯登上來，每走一步就極難看地晃斜一下身體。

『妳眞漂亮，建夫對妳一見鍾情吧？』他率直地說。

小露報以微笑，沒有回答。

『我的家在那兒。』三郎指示着說。『不過，我不能請妳去。』

『……？』

『妳是未亡人，而且不是普通的未亡人，是高山市所誕生的英雄的未亡人。妳剛來就到獨身漢家裏去的話，明天消息就傳到市內每個角落。這裏就是這樣的地方。』

『啊，眞的？』

『尤其不行的是妳是外鄉人。外鄉人到高山來受到歡迎的，只有婦產科醫生，因爲這裏的女人不敢給從小認識的醫生看病。』

『那麼，我站在這裏跟您講話，怕也會被人批評吧？』

『要是連這個都提心吊胆，那就不能呼吸，不能生活了……昨天實在太過份了，簡直把妳當做下女。』

『請別提它吧。』

『難道妳不生氣？』

『我早已有覺悟……』

『再怎麼覺悟，被當做下女招待而不生氣的話，就是傻瓜。』

『是的。』小露微笑着。

『我忠告妳，要趁早離開高山。』

『我並未打算長久留在這裏。』

『是的，那很好。不過，如果拿私情來說，妳住在高山的話，可能對我的生活會有所貢獻……但沒辦法。』

小露不敢再站在這裏講話，她一個鞠躬後，就離開了。走了五、六步，三郎在背後叫她。小露返回頭，三郎表情嚴肅地說：

『我有一樣東西送妳，大概十天就完成了，妳肯等到那時候嗎？』

『好的，謝謝您。』小露由衷地致謝。

一路上小露都在想着森野邊三郎的事，天生雖然不幸殘廢，却保持率直明朗的性格，這是比什麼都值得敬佩的。

這天晚飯時，小露在寬大的廚房角落地板上，單獨坐在書桌前面吃飯。

主人是在起居室大火爐旁邊，由妻子侍候着吃，而妻子是在隔室與親戚一起吃。他們吃過後，小露才這樣單獨在廚房角落吃飯。下人們吃飯的地方，則在浴室旁邊的另一間。

當小露放下筷子，準備收拾時，末永的母親走過來。

『聽說妳今天碰到三郎？』

『是的。』

『據說，站着講了很久，對嗎？』

『並不很久……』

『講了這家裏的壞話吧？』

『不，沒有。』

『有人聽到你們講的話，據說妳說末永家呆不下去。』

『……』

『的確我們不歡迎妳，不過，妳是以建夫的妻子身份來此的，社會上的人也認爲這樣。做爲建夫的妻，不許侮辱夫家。何況在馬路上跟怪誕的三郎大聲講話，不是等於自己暴露自己下賤的身份嗎？』

『……』小露垂着眼睛，她知道反駁無用。

『三郎是親戚當中最拿他沒有辦法的怪人，因爲三郎的存在，末永一族受到多大的麻煩，妳當然不知道，希望妳以後不要跟他講話。』

『我覺得他是個很好的人……』

小露不敢再站在這裏講話

『那裏！他簡直討厭自己生爲末永家的人，他的母親就是被他氣得縮短生命的。』

『……』

『還有，聽說墳墓完成後，妳就要回東京吧？』

『是的，請讓我回去。』

『不過，美保要留在這裏吧！』

『什麼？』小露驚愕地望着婆婆的臉。

『美保不論是借誰的肚子生的，都是繼承末永家血統的孩子。建夫已經死，末永家失去了繼承人，所以我們必需扶養美保，將來給她招贅以繼承末永家的香火。這是不必拜託妳的事吧！妳是建夫的妻子，這裏的媳婦，當然應該這樣做。』

『請讓我考慮。』

『沒有考慮的餘地。』

『可是，我是美保的母親……』

離開母親的懷抱，在這古老家庭的冷淡的人們手裏撫育，是幸福的嗎？這高尙的老婦人似乎認爲小露應該感謝美保被選爲這有數百年歷史的古老家庭的繼承人。

小露毫不覺得感謝。然而，對於以高壓態度對待她的婆婆，不論反駁什麼，都等於赤手敲崖壁，對方

哼都不會哼一聲。

小露告訴自己，在這裏依然要逆來順受，這是唯一的保身術。即使這是錯誤，但這是小露從過去的經驗中所產生的道理，所以她自己沒有發覺這錯誤。

八十八

新年過去，一月底，小露離開了被雪封鎖的高山。一列舊火車，以緩慢的步伐駛下山麓。

小露膝上放着一包紫色布包裹，這是到車站送行的森野邊三郎贈送的。送行的人只有三郎而已。

『這是什麼？』小露問。

三郎笑着回答：

『沒什麼，妳等一下再看。』

小露就這樣把它放在膝上，眺望着往後退的山景。

美保終於留在末永家裏。小露遲遲下不了決心，而找森野邊三郎商量，三郎說：

『嬰兒可以留下來，那老太爺和老太婆確實很保守，很神氣，不過，很有責任。何況是代替建夫繼承末永家的唯一繼承人，一定會特別小心撫養，這一點絕不會錯。』

因此，小露終於決定放棄美保。失去了每天餵奶、換尿布、依偎着陲覺的嬰兒母親的寂寞和悲哀，使車廂裏的小露陷於虛脫狀態。

抵達岐阜車站，已是黃昏，在車站候車室等了二小時，夜車才進站。翌晨清早就將抵達東京車站。

從餐車走出一個乘客，一面走一面大聲說：

『國內的火車要不得，太窄。』

小露聞聲抬起臉，不覺低聲驚呼：

『咦？』

原來是曾鄉大吉。他看到小露也是詫異地叫着：

『嘿！太巧了，妳去了哪兒？』

大吉說着，在小露對面的位置坐下來。當小露說出她去高山的原因後，大吉高聲說：

『原來如此！妳是英靈的未亡人，我可不能輕率。』

三上義之介突然去世，在辦喪事之間，大吉和小露幾乎沒有機會交談就分別了。

『那麼，回東京以後，有什麼打算？』

『因爲有孩子，所以想找個工作以撫養孩子。』

『妳的心意很感動人，不過，一個女人要單獨生活，恐怕不容易。能夠相遇也是緣份，所以，讓我效勞，照顧你們吧？』

『不，謝謝。』

『請不要誤會，我的意思不是要娶妳做姨太太，只是要幫助你們而已，純粹是好意。照顧我最尊敬的三上先生尋找多年的人，也是對他在天之靈的安慰。我在滿洲賺了一點錢，五十萬或一百萬總有辦法的。也許還不算是暴發戶，不過，反正是股票賺來的錢，所以到底是暴發的……不是有男女愛情，只是照顧。也許這是我曾鄉大吉唯一的贖罪機會。』大吉說完，高聲笑了。

小露覺得不論是森野邊三郎或曾鄉大吉，都是與衆不同的人，而她受到他們表示純粹的好意，實在很幸福。不過，儘管是沒有男女私情的照顧，小露仍不敢接受。

大吉並不因小露的拒絕而不悅，他說：

『是嗎？那麼，有困難的時候，給我一封信好了，凡是金錢可以解決的事，不管多少都可以幫忙。』

大吉是二等車廂的乘客，但他終於在抵達東京以前，一直坐在三等車廂角落。大吉的談話輕鬆有趣。午夜二時過後，大吉才感到渴睡，大大地打了個呵欠，說：

『那麼，抱歉。』

大吉抱起胳臂，閉上眼睛，馬上打起了鼾聲。舒適的二等車廂不坐，却泰然自若地擠在這裏的大吉，給予小露一種大陸的豪放感。

天轉亮，橫濱車站已過，大吉仍舊睡着。車過有樂町時才醒來，舉起雙臂，伸了個懶腰。

『唔，睡着了。好，再來就是會見大臣諸公，告訴他們「滿洲帝國」已經面臨崩潰的危機了。』

『「滿洲國」已經保不住了？』

『日本軍人在那裏作威作福地亂來，滿洲人已經開始反抗了。』

小露在月台要與大吉告別，但大吉說，接他的車子已經來了，非要載送小露回去不可。

在『滿洲』賺了錢的大吉，到車站來迎接他的座車，是小露之流的人見所未見的高級轎車。

『這是什麼車？』坐進車內後，小露問。

『Kreisler 牌（美國製轎車）。貴了一點，不過，看到軍人威風凜凜地坐着到處亂撞，我看着不順眼，氣憤之下也買了一部。』

『曾鄉先生眞是大富翁。』

『那裏，我是不配擁有財富的人。如果參娘給我生一張漂亮點兒的面孔，說不定賺到的錢會好好珍惜。過過資產階級的日子。可惜長了一副適合債台高築的尊容，所以總是想，呸！什麼屁，花光算了。哈哈哈哈！』

『曾鄉先生很了不起。』

『不必講客套話，我雖然這樣說，可不是對自己的長相絕望。在滿洲，小生面孔的人，還不如我這樣的人做起事來得心應手哩。』

大吉的每一句話都使人聽來津津有味。

小露在橫寺町的電車路向大吉致謝後，走下轎車。小露返回去的家，有個改變她命運的人等待着。

八十九

『小露！』樓上傳來叫聲，『小露！不在嗎？在的話哼一聲怎樣！』這是兇暴的聲音。

伏在樓下起居室，邊吃花生米邊看着少年雜誌的潤一罵了一聲：

『呸！』

潤一已經小學六年級，從幼稚園的時候，就有些小聰明，上了小學以後，可愛的孩子氣就已經消失，言語動作都像個大孩子，在大人眼中，已變成一個不討人喜歡的少年。

對這一點小露特別留意，每次發現都加以訓誡、責備，但潤一缺乏天眞的傾向，却只有日漸明顯。

『呸！什麼小露、小露的，簡直像喊下女，別瞧不起人，你這跛子酒鬼……』

潤一嘴裏一面低聲罵着，一面走到樓梯下，叫道：

『媽媽出去了！』

於是樓上傳下了命令：

『潤一，把茶櫥裏的威士忌拿來！』

『威士忌？有嗎？』

『安成先生送來的 Scotch Whisky（蘇格蘭製威士忌）。』

潤一返回起居室，打開茶櫥，櫥裏有個陶器瓶，潤一拿起來搖了搖，大約還剩下三分之一。瞬間，潤一露出了狡猾的表情。他拿着威士忌蹦足走下小院子，把它倒在院子角落的木賊（譯註：羊齒植物類草木。叢生山地樹蔭下，適合栽植於庭院）。

『潤一，快點！』樓上的叫聲傳到院子來。

假使發現倒掉威士忌，無疑潤一會被打個半死。可是，他不怕。像這樣無聲的反抗，他已經表現過許多次了。

在樓上叫喊的人，就是一郎。

小露從高山回來，在這裏遇到的人就是一郎。他已經結束在巴黎的無名畫家生活，回到了日本。小露和一郎的重逢，像兩個陌生人相遇。幼時在岡山海邊的村裏，只見過一次面的表兄妹，因其成長的環境懸殊，而找不到足以引起共鳴的往事。尋找小露多年的一郎，從巴黎回來，所看到的是，不知跟什麼野男人生了孩子的寡婦。在他的眼中，表妹變成了可恨的存在。小露已經與一郎在巴黎所畫的畫中人判若兩人。

他們兩人暫時像兩個毫無關係的人，因偶然的機緣而同住於一個家裏。半年後，兩人才進入正式的夫

婦生活。而現在，轉眼已經過了四年。

把威士忌倒掉的潤一，沒有表情地登上樓梯了。一郎坐在走廊籐椅上，閱讀梵谷（譯註：Vincent Van Gogh 荷蘭畫家，發狂自殺，一八五三——一八九〇）傳記的原文書。現在的一郎，與抱着莫大的夢想離開日本時完全不一樣，巴黎的酒和女人，把他的肉體和精神都改變了。

『這個嗎？舅舅。』潤一遞出酒瓶。

『嗯。』一郎接過來，『什麼？空的？』一郎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最近，酒成爲一郎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

『潤一，你明知道是空瓶，幹嘛拿上來？』

『……』

『爲什麼不在樓下說是空的？』

『……』

『你就是這樣的小鬼！』

一郎討厭潤一，不論是臉型或性格，一切都不討一郎喜歡。而少年敏感的神經，明白自己被討厭，因此，總是暗地裏以惡作劇來反抗。

九十

『空瓶沒有用，拿下去吧。』

『好。』潤一轉身走了。

但一郎却突然尖聲叫道：

『喂！等一下。』

『什麼？』

『過來。』

待潤一走近，一郎抓起潤一的短褲，把鼻孔湊上一塊潮濕的地方聞了聞。那是威士忌的味道。潤一要把酒倒掉時，不小心濺了幾滴在褲子上面。

『潤一！』一郎瞪着少年，『你是個狡猾的小鬼。所以打開茶櫥拿出瓶子，知道是空的，應該在樓下就說是空的。但你明知是空的，却故意拿上來。可見你是把剩下的威士忌倒掉，才拿上來。對不對？』

『不，不對。』潤一搖搖頭。

『別說謊！我叫你拿後，過了很久你才上來，這中間你就是把威士忌倒掉！』

『我……我沒有。』

『老實說吧！』

一郎伸手要抓潤一，但潤一想溜之大吉。

『你這小鬼！』

一郎從籐椅上跳起來，握着拳頭，用力對着潤一的臉揮去。潤一哎呀尖叫一聲，退出兩公尺，撞到柱子。但一郎還不罷休，抓起潤一胸襟，嚷道：

『要不說實話，就把你綁在柱子兩天，甚至三天，怕不怕！』

『原諒我，求求您！』潤一哭着，合着兩手。

『好，原諒你。那麼，老實說吧，倒掉威士忌，對嗎？』一郎責備地問。

潤一以手背擦着眼淚，一面否認地說：

『我……沒有做。』

『胡說！混蛋！』一郎勃然大怒，左右開弓地連續打着潤一的臉頰。

潤一哎唷、哎唷地哀叫着。這時小露從外面回來，聽到這哀叫聲，慌忙奔上樓。

『怎麼了？潤一做了什麼？』

一郎悶聲不答，返身重重地跌入籐椅裏。他已激動得心臟砰砰亂跳了。打潤一時，不小心打着柱子的手指也在抽痛。他對於爲了孩子而暴怒，手指受傷，心臟跳動的自己，感到厭惡。

『潤一，說吧，爲什麼捱打？你做了什麼壞事？』小露拿起兒子的手問。

『我，我……沒有做壞事。』潤一一面哽咽一面說。

『眞的嗎？沒有做壞事嗎？』

『嗯……』

『喂，潤一說沒做壞事嘛。』

但一郎懶得說明，不耐煩地命令：

『帶下去！』

命小露和潤一下樓後，一郎無力地靠着椅背，閉上眼睛。跟這一對母子一起生活的話，我的才能勢必埋進泥窪裏去。一郎對自己說。

現在一郎所過的是放棄創作的日子，他只一度以一幅十號小品，參加二科畫展，以後約兩年間，從未對着畫布拿起過畫筆。

這是一段安逸而無爲的生活，若說以酒渡日，並非誇大其詞。松山妻吉所遺留的錢，尙可供一郎過三、四年遊手好閒的生活。

在巴黎的時候，一郎的確浸溺於酒與女人之間，但同時畫出了不少作品，有的參加權威的沙龍獲得好評。然而，回到日本，在這家裏定居以來，不知怎麼，從不湧現創作意欲。這是因爲在千香和小露細心的服侍下，一郎的神經像在溫水中溶化一樣消失了嗎？

千香趁小露和一郎進入夫婦關係的機會，回岡山故鄉去了。於是，一郎對平凡的夫婦生活開始感到煩躁。說起來一郎的性格也確實不適合平凡、正常的家庭生活。

暮色籠罩下來，一郎仍坐在籐椅上不動。小露來報告晚飯做好了，但一郎無情地拒絕說，『今天不吃。』

小露上樓來，是在潤一睡後，九點多鐘的時候。一郎已進入房間，坐在書桌前面，執筆寫着受美術學校一同學之託，預定在美術雜誌刊登的『巴黎隨筆』。

小露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一瓶葡萄酒。

『不怎麼好吃，但請你忍耐，喝喝看。』

一郎板着臉看了小露手中的葡萄酒一眼，說：

『潤一將來可怕。』

小露低頭不語。

『這小子將來必定會使妳吃苦。』

『沒有辦法，我自己生的孩子……』

一郎冷冷地注視着小露，然後說：

『妳簡直是揹着罪惡十字架的女人。』

九十一

小露抬起臉，回望一郎。一郎的表情轉爲急躁，說：

『妳從出生以來，從不曾幸福過吧？』

『我自己並不覺得特別不幸……』

『可是，別的女人所有的幸福，妳從未有過吧？父親在地震的時候去世，接着和收容妳的畫家過着貧苦的生活……在沒有家庭溫暖中長大，也沒有讀過女中，這豈不是灰色的青春？而且，結婚以後，丈夫跟別的女人殉情了，妳必需一個人生孩子，養孩子，拚命工作。第二次結婚因爲丈夫是軍人，戰死了，婆家收下孩子把妳趕走。到今天以前，妳的人生有一丁點女人的幸福嗎？』

『不要再說了……』小露痛苦地搖着頭。

但一郎似乎對虐待小露產生快感地繼續說：

『第三個丈夫正如妳所知道的，是個不中用的人，不工作，只是喝酒。妳在這個家裏也沒有幸福可言。』

『一郎！』小露射出哀求的眼光，『假使你認爲我和潤一惹你討厭，請你老實說吧，我們可以出去……』

『誰說惹我討厭？我只是說，妳是被幸運之神遺棄的女人。』

『你討厭娶了被幸運之神遺棄的女人吧？』

『我沒有說討厭。願意侍候我這樣懶惰的人，大概只有妳。』

『不，我一直覺得對不起你，我結了兩次婚，而且帶着潤一這樣不聽話的孩子，在這裏受你撫養……你要娶多溫柔，多漂亮的小姐都可以，不必娶我這樣……』

『閉嘴！我們是破鍋蓋鍋蓋，我是個沒有枴杖不能走路的人，從沒賺過一文錢的無名畫家，而且加上酒精中毒。有哪一點可取？……我只是覺得這樣的男人，跟這樣的女人結爲夫婦，越來越悲慘而已。不過，事到如今，當然不能分離，所以覺得更悲慘。』

一郎把葡萄酒注入杯裏，咕嚕咕嚕地喝着，一面繼續說：

『我們的結合是一種孽緣，可能到死爲止，心和心，肉體和肉體都不可能水乳相通。我們是一對可憐的夫婦，但沒有辦法……說眞的，我討厭潤一，非常討厭，看到他的臉，我的火氣就上來。還有，看到妳，妳以前兩個丈夫就鑽入我的腦中。妳要是爲愛情結婚的，還情有可原。但沒有愛情却做了妻子，我實在看着不順眼。嫁給沒有愛情的男人，生孩子，這是不可原諒的。天下有這樣的傻事嗎？……我這第三任丈

夫也是一樣，妳根本沒有愛我，只是無可奈何地做了妻子而已。多傻，太傻了！喂！小露，妳到底每天都在想什麼？說說看！』

『……沒想什麼。』

『做爲一個人，什麼也沒想，能夠活嗎？喂，妳眞的什麼也沒想嗎？』一郎陡地伸手抓住小露肩膀，『喂！妳在心中恨我恨得咬牙切齒吧？』

『沒有！』小露搖着頭，『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我認爲我一定要嫁的人只有你一個。這不是說謊，請你相信。』

『我不信，不論從哪方面看，我都是沒有資格被愛的人……妳一定在心裏輕視我，討厭我。』

『不是。你要這樣說，我們只有愈來愈不幸了，請不要再說……』

『看！妳不是說，愈來愈不幸嗎？從這句話就可以證明妳在心裏一直覺得不幸。』

『請你饒了我吧！』小露哭了。

『有什麼可哭的？』一郎無意放開抓着小露肩膀的手。小露以袖子掩着臉。『不要哭！』

『求求你，不要再責備我。』

『我沒有責備妳，只是把現實——無法逃避的現實說出來罷了。』

『我該怎麼做？你要我怎樣？』

『我沒要妳怎樣，只是因爲妳對我沒有一句怨言，絕對服從我的話，反而使我煩躁，幾乎要發狂。』

『唉！我該怎麼辦？我已經盡力而爲了……』小露終於叫着說。

聽到這幾句沉痛的話，一郎愕然返回自我，放開抓着小露的手，默默地開始喝葡萄酒。

小露擦擦眼淚，注視着一郎悵惘的側臉。過了一會兒，她說：

『求求你，不要恨我們母子，我什麼事都願意做，潤一我也會好好管……』

『不要說了。』

『可是……』

『告訴妳不要說了！』一郎嘆道，『有魔鬼附身的人是我！就是這魔鬼使妳害怕，使潤一反抗。』

九十二

次日早上。

『喂，喂！糟糕了！』小露搖醒了一郎。

『什麼事？』

『戰爭爆發了！』小露急喘喘地說。

『戰爭早就繼續五年了嘛。』

『不，跟美國發生戰爭了。』

『什麼?!』一郎也不覺驚愕地跳起來，同時聽到樓下的收音機播放着軍艦進行曲。

這天清晨六時，收音機緊張的聲音，傳播到日本全國——每一巷、每一村、每一野、每一山。

『大本營陸海軍部發表：帝國陸海軍，於今八日黎明，在西太平洋與美英進入戰鬥狀態。』

該來的事終於來了，它感慨了全國國民，有史以來最劇烈的緊張感，貫穿日本全國。不久，對美英兩國的宣戰文告，傳進了每一個人的耳朵。

昭和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黎明，飛到夏威夷珍珠港的戰鬥轟炸連合機三百五十架的日本海軍飛機，分成兩批偷襲珍珠港。碇泊於港內的美國太平洋艦隊主力戰艦八艘之中，六艘被擊沉。偷襲珍珠港的日本軍完全成功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稱這一天爲『永留恥辱之日』，而『勿忘珍珠港！』這句話，變成了美國人的口號。

下樓傾聽收音機廣播的一郎，聽完日本海軍輝煌的戰績後，身體一仰，躺下來，閉起眼睛。小露給他蓋上棉被，低聲說：

『對美國和英國戰爭，不危險嗎？』

『遲早會輸的。』

『啊？』小露俯視着一郎的臉。『眞的會輸嗎？』

『這跟我和潤一打架一樣，儘管潤一死命抵抗，甚至咬傷我的手，但這不能算是潤一贏了我。這是很簡單的理由，可是，東條英機（譯註：發動太平洋戰爭主腦人物，後被判死刑）和那些首領們都不懂，傻瓜。』

『……』

『日美外交，和封鎖日本的美國ＡＢＣ線路，我都不懂。但我確信跟美國戰爭絕對贏不了，絕對戰不勝。』

『那麼，假使戰敗，我們會怎樣？』

『這個……』

『日本人會全部被美國人殺死嗎？』

『傻話，因爲有像妳這樣抱着恐怖的人，那些首領才會擅自爆發戰爭。我沒有被拉去當兵的危險性，但其他的男人，可能到四十、五十歲的人都必需調到前線吧，物資會漸漸缺乏，只有軍人神氣活現。哈哈哈……』一郎以乾澀的聲音笑着。

極其滑稽、悲慘的現象，連續地發生了。以平時的打扮走到街上時，一定有大日本婦女會的幹部遞過來宣傳單，『這是決戰！請立刻剪下袖子！』戰爭與和服袖子有什麼關係？沒有人知道，但和服已經從街上消失了。

母親們穿着長褲，入營一天，拿着槍一、二，一、二地操練。年輕女性們頭綁白布條，組織警防報國團，練習使用竹矛。

這中間，日本攻下新加坡，佔領菲律賓，掌握了南洋羣島的控制權。

日本確實强大，然而，國內國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緊張，一天比一天困苦。在『決戰狀態』的口號下，完全的個人自由被掠奪。看電影或欣賞戲劇，都將遭當局冷眼注視。

同時成立所謂『隣組』（譯註：戰時中成立的隣里特別組織），每個人的家庭生活，毫不客氣地介入

第三者的眼睛。爲戰爭而天亮，爲戰爭而天黑的日子連續不斷。

不過，島森家的生活却由於戰爭的緣故，一郎和小露母子之間的黑暗沉重空氣，反而淡薄了。被當天的食物所追迫的原始性的窮迫，產生了奇妙的調和。

爲了一郎和潤一的食物，小露揹着行李袋，到鄉下買東西。這中間在家的一郎和潤一自然而然產生了類似同病相憐的感覺，等待小露回來。這是因戰爭而來的不自由的和平。

一郎突然咯血，是在連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戰死的報導發表的時候。一郎在盥洗間吐完血，回到起居室便倒下來。

畢竟是惡化了！一郎在心中說。

一郎染患肺病，是在巴黎的時候。其後沒有發燒，而且從未做過勞力的工作，所以就一直沒有去醫透視，檢查，隨它去。但最近即使靜靜坐着，也會感到疲倦，可見肺病是在繼續發展。

我的生命恐怕不長。一郎仰望着天花板想。我的死和戰爭的結束，究竟哪一樣快？

一郎不認爲這瘋狂的戰爭還能夠繼續多少年。戰爭結束後，將降臨怎樣的時代？一郎盼望看一看，但似乎不能活到新時代的來臨。

一郎靜靜地躺着，忽然他喃喃說：

『我多想畫一幅傑作！』

對了，照顧過小露的無名畫家金谷潤三，不也留下一幅唯一的作品——小露畫像嗎？我也要！

幾年來一郎第一次產生了渴望作畫的衝動。

小露回家後，一郎沒有告訴她咯血的事。

九十三

小露在蓋着黑色燈罩的昏暗燈光下，揀着小豆和小石子。昨天小露跑到奧多摩，才好不容易從農家買到這二升小豆，但回來翻開袋子一看，二升小豆之中約有三合的小石子。

被騙的憤怒尙不如酸楚的感覺來得强烈。小露只有默默地分別揀出小豆和小石子而已。

一郎在旁邊仰臥着，活像死人，一動不動。潤一隨着學童疏散，在這年春天被送到福島縣的白河。三天前潤一寄回一封信，從信的內容可以眞切地瞭解潤一的悲慘情況。

『每天每天都只有稀飯和番薯，很少，吃不飽，肚子時常咕嚕咕嚕叫。山邊賢一君最幸運，因爲他的阿姨家在附近的村裏，他每星期都到阿姨家吃個飽。上次賢一君從阿姨家回來，得意洋洋地說他吃了十三個糕餅，不知誰說：我好羨慕。拍一下賢一君的背，賢一君忽然哇地吐出來。倉吉竹夫君馬上拾起吐出來的東西來吃，大家都說好髒，好髒，但我心裏實在也想吃。』

看完這悲慘的報告，小露擦擦眼淚，合着手掌，求潤一饒恕。

集團疏散的學生們唯一的快樂，就是父母或兄姊帶着吃的東西來探望。潤一已經疏散了三個月，小露一次都未去探望過。因爲沒有可帶給潤一的食物，同時不能連續二天離開一郎。

一郎第三次大咯血時，剛好小露在家，她大驚失色。在此以前一郎沒有說，而小露必需與隣戶參加勞動服務、防空訓練、到鄉下買食物、挖掘防空壕、做砂袋等等，忙得喘不過氣來，因而沒有發覺一郎生病。

況且進入這個月以來，東京受到空襲，蒙受相當的損害，市民們深深體驗了戰爭的可怕。

小露忽然轉頭看看一郎的睡容，瞬間，她打了個寒顫，因爲一郎的睡容給她一種錯覺，似乎已經斷氣了。

『喂，一郎！』小露不由大聲叫喚。

『什麼？』一郎張開眼睛，仰望着小露。

『我嚇了一跳，你的臉簡直像死人……』

『妳在心裏期待我死吧？』

『又來了，爲什麼老是講這種欺侮人的話！』

『我死了妳就可以輕鬆嘛，我是壓在妳背上的包袱，不論白天、晚上，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壓在妳背上。趕快放下來舒一口氣——這樣想是人之常情吧？』

『你和我是夫婦，哪有希望丈夫死的妻子？』小露說着，又開始揀小豆和小石子。

一郎靜靜地注視着小露側臉，到兩年以前，小露是絕對服從丈夫的妻子，不論一郎表現如何專橫的態度，小露都默默接受，一點兒不反抗。可是，隨着戰況緊張，生活的各方面艱難以來，小露已漸漸變成堅強的女性。

在一切受到統制的戰爭生活中，爲了生活，小露不得不堅强。任何事都不能做，一天到晚只有躺臥的一郎既然不能倚賴，一切的事小露只得一個人處理。

因此，一郎不講理的要求，小露就不接受。而一郎也從此漸漸像貓一樣溫順了。不過，還偶爾會講幾句惡毒的話，但在三餐和生活方面，已經不會埋怨了。

九十四

終於揀完小豆和小石子的小露，舒了一口氣，把一郎丟在旁邊的報紙拿過來。從早上起來，小露還未有時間看報紙。

『什麼！東條先生終於辭職了？』小露提高聲音說。

這年六月中旬，太平洋方面的美軍終於在塞班島登陸，日本的守備隊全部毀滅。喪失了塞班島的日本軍空軍力已經見了底，不久，日本全國明顯地聽任美空軍轟炸。但日本國民尚不知道這一點，知道全日本的都市有燒成廢墟可能性的，只有大本營作戰參謀而已。

事已至此，專橫傲慢的東條英機也不得不退陣了。報紙上列出新內閣的名單：

內閣總理大臣　小磯國昭。外務大臣　重光葵。陸軍大臣　杉山元。海軍大臣　米內光政。

『小磯大將做了總理大臣以後會怎樣？』

『不會怎樣，不論誰做首相，日本都已經完了。』一郎厭惡地說。

『喂，』小露的視線移到一郎，『說不定你一直留在巴黎，不回日本好一點。』

『……』

『要是在巴黎，可能就不必過這樣困苦、悲慘的生活了。』

聽了這話，一郎迎着小露的眼光說：

『喂，告訴妳，困苦、悲慘等，妳的意思就是不能三餐都吃白米飯，必需點這麼昏暗的電燈吧？對我來說，這不是什麼痛苦，也不悲慘。』

『眞的嗎？』

『我現在是幸福的。』

『什麼？』

『我沒有說謊，變成這種狀態，只剩下我們兩人過着窮苦的生活之時，我開始感到幸福。我的感覺妳可能不瞭解。』

『你不是在恨我、輕視我、責備我嗎？』

『當我發現妳侵入這個家裏的時候的確恨妳，瞧不起妳。因爲出現在我面前的妳，與多年來刻在我心版的小露判若兩人。所以初擁抱妳的時候，說冷酷點，我的心情就跟擁抱娼妓一樣。』

『啊！』

『我要老實告白，妳聽着。雖然我像對付娼妓那樣擁抱妳，但妳的第一個丈夫和第二個丈夫——儘管我沒見過他們，而且他們早已經不在人間，而我却感到嫉妒。想到我珍重地，多年來像寶石一樣藏在心中的妳，被別人奪去處女，使妳生下孩子，我就嫉妒得全身滾燙。佔據小露的處女，使小露生孩子的人，在這世界上不是應該只有我嗎？只有我有此資格。然而，陌生的男人一個接一個出現，隨意佔有了妳。隨便讓人佔據的小露也不可原諒，絕對不可原諒。我每次擁抱妳，都忍不住會這樣想。』

『……』小露屏息靜氣地注視着一郎。

『……後來我想：我這樣固執的嫉妒，不就是因爲愛小露嗎？這想法使我漸漸冷靜下來。潤一跟集團疏散後，只剩我和妳兩人，靜靜地在這昏暗中，我確切地感到我愛妳。』

『一郎！』

『這樣的告白，我覺得不好意思，以後不會說第二次，但要講一次，我的心裏現在沒有一絲說謊的意思。』一郎說着，泛起了微笑。

小露忽然撲到一郎身上，喃喃說：

『好開心。』

一郎默默撫摸小露的頭髮。

『我也是幸福的。』

『嗯……』

『等你恢復健康，長壽，我們一定會有快樂的日子。』

『……』

『一定的，和平、快樂的日子……』

『……』

然而，凝眸注視空中一點的一郎眼睛，非常空虛。

經歷了黑暗人生的男女，在悲慘之夜，忽然像純情的少年少女那樣，單純地擁抱在一起。不過如此而已。換言之，彼此得不到的『夢』，在形式上得到罷了。並非心與心毫無空隙的、密切的貼合。

不過，總而言之，在現在這一剎那，我們似乎是幸福的。一郎在心中悄聲說。

九十五

新年過去，春天來臨。國民已經得不到悲慘的戰況。前年中，日本的軍艦和飛機全滅的消息，也被大本營隱瞞下來。

美軍完全奪回了菲律賓，過了年即向琉璜島猛烈攻擊。琉璜島在一天之間，受到一千架次的空襲，全島化成了火海。

這時候美國總統羅斯福，和史達林、邱吉爾首相在雅爾達島進行三巨頭會議，成立對日、德的無條件投降協定。美空軍計劃整備塞班島和德尼安島的機場和燒毀日本全部都市及工場。

這一切都沒有對國民報導。

這天，一郎離開家裏來到上野，進入上野博物館參觀陳舊的佛像。這已成爲一郎唯一的安慰。欣賞了約二小時古代的彫刻匠彫出的佛像慈顏後，一郎走下上野的山，朝御徒町的方向慢慢走去。

這時忽然響起了警報，戴着防空頭巾的隣組值班人員，嘴巴頂着擴音筒，開始四處奔跑。一郎尋找着可以躲避的防空壕，但找不到一個肯收容陌生人的地方。沒有辦法，一郎只好跑入地下鐵道月台。這時空

中已經飛來了B29型的飛機。那是從未看過的巨大而不吉利的怪鳥羣。

一郎背貼着牆壁，仰望着那銀光閃爍的怪鳥飛翔。一轉眼，怪鳥羣開始擲落無數的黑色物體。

會被炸死！一郎暗叫，開始感到死的恐怖。接着的瞬間，前後左右爆起了驟雨般的聲音，而建築物隨着噴出了火燄。

之後的事一郎已經記不清，當他發覺時，自己已再度逃到上野的山上。非倚賴枴杖不能行動的一郎，爲什麼能夠從人間地獄逃走？實在不可思議。

一郎俯視下的街衢冒着熾烈的火燄，呈現一種凄厲的豔美。固然這是人類毀滅人類辛苦築成的物體所噴出的殘酷火燄，但這光景描出了行將毀滅的物體的美。

茫然眺望着這火景之間，一郎的情緒莫名其妙地昂奮起來。行將毀滅的東西，爲什麼如此美麗？

一郎的胸部感到劇痛，而眼望着連續倒塌的建築物時，一郎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經抵達終站。

爲了探求『美』而誕生的藝術家，從親眼目睹的悲慘破毀情景，明白了該如何裝飾自己最後的人生了——一郎已經領悟了這一點。

＊　＊　＊

當天晚上十一時許，離開東京車站開往下關的火車中，出現了一郎。

三等車廂內，因房子被燒毀而逃往鄉下的人，擠得水洩不通，但三等車廂却有嚴格的人數限制。

一郎是在二等車廂，這是他到外務省找巴黎時代的好友——外交官——特別通融而得手的車票。

乘客之中，約三分之二是陸海軍官。在一天之中，東京已大半燒成平地，而這些軍官依然一臉的傲和泰然。有些結羣的軍官自若地談笑風生，互相敬着威士忌酒。

前後左右爆起了驟雨般的聲音，建築物接着噴出了火燄。

在一邊冷眼旁觀的一郎，並未產生憤慨的感覺。他在心中厭惡地說：不久，戰爭將失敗、投降，那時這些人怎麼辦？切腹自殺嗎？不，他們才不可能有這樣的勇氣。去當乞丐好了，當乞丐去吧！

『對不起……』隔着通路而坐的人開口說。

一郎調轉視線，是個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男人，帶着一個七、八歲可愛的女孩子。

『你的脚好像不方便……』那男人說。

『不是在戰場受傷的，我是天生的殘廢。』一郎回答。

『啊！對不起，不過，說眞的，我也是脚不好……』那人說。

『眞的？那麼我們兩人都託此之福，免於當兵。』一郎不禁微笑了。

『是的，託福。不過，看樣子戰爭已經不行了。』

『我覺得從最初就料到會這樣……府上燒掉了？』

『不，我是高山的人，叫做森邊野。我是因爲要送這孩子來與親生母親會晤，才到東京來的，想不到剛抵達，就碰到大空襲。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一家的地點，但已經燒成廢墟了。唉，眞是狼狽不堪。沒有辦法，只好再把這孩子帶回高山。』

『那眞可憐。』

一郎看看那女孩子，腦中起了疑問，好像在什麼地方看到過。

『這孩子從小沒有父親和母親，撫養她的祖父母去年相繼死了，所以變成了孤兒。她的父親是戰死的，母親自幼生離。古老的世家，所以生活倒不發生困難。不過，孩子跟母親會晤，假使可能，促使她們重聚。可是，才到東京就遇到這悲慘的情景。似乎這孩子命裏註定要被父母遺棄。』

『……』

一郎在接受着女孩子可愛的眼睛注視下，腦中突然浮起了一個念頭：這是小露留在高山的女孩子！

『小妹妹叫什麼名字？』一郎問。

『美保。』

『美保！』

不錯，一郎聽到小露提過這名字。不過，即使這孩子是小露的女兒，又與我何干？一郎告訴自己，冷酷地拒絕了。不過，爲了小心起見，他問：

『這孩子的母親住在什麼地方？』

『牛込的橫寺町。』

哦，畢竟不錯！一郎暗叫着，想到家已經燒毀，小露怎麼樣時，他的胸口感到隱隱作痛。

一郎從上野到外務省，在那裏弄到火車票後，便直接到東京車站搭車。他故意避免與小露告別。讓小露認爲我遇到空襲，燒死了。一郎對自己說，而故意不留下告別的時間。他認爲這樣做與他最相

宜。

『你是這位小妹妹的什麼人？』

『不可靠的監護人。』

『有你這麼和氣的監護人，這位小妹妹就不需要媽媽了。』

『不，母親還是需要的。不過，要在燒成一片廢墟中找人，並非易事，雖然對美保有些可憐，但只好算了。』

『叔叔！』美保拍拍監護人膝蓋，『美保只要叔叔，不要別人。』

『嗨！』監護人搔搔頭，『美保這樣說，叔叔實在沒辦法。』

望着這情景，一郎悄悄點點頭。這就行了，這孩子不需要母親。他對自己說。

九十六

翌日午後，一郎支着枴杖，慢慢走進淨觀寺的山門。已經闊別二十多年了！一郎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六年間，一直住在這淨觀寺。

祖父島森市右衞門從一郎的外貌一望而知，毫無疑問的是自己的孫子。然而，因爲一郎的脚殘廢，老人認爲是一郎的母親操賤業所帶來的遺傳，而不許一郎進入他的家裏，只寄放於這古刹。

一郎在心地冷淡的住持監視下，渡過了少時時期。一切的回憶，都被灰色籠罩着。

進入山門的一郎，站在境內抬頭仰望巨大的銀杏樹。曾經多少次倚着這樹幹，偷偷吞下眼淚，送走黃昏！孤獨而寂寞的往日，彷彿昨天，歷歷如繪。

我是回到籠罩灰色記憶的故鄉來尋死的嗎？一郎自嘲地想。

背後響起拍達拍達的脚步聲。

『一郎少爺！』原來是千香。

回到故鄉後，千香已經變成爲十足的鄉下婆娘，而這模樣比住在東京時，更適合她。

『你搭巴士下來的時候，有人看到，來告訴我的。歡迎你回來。』千香說着，已淚眼模糊了。

千香在平家舘侍候着一郎的祖母，消磨歲月。這位老祖母已將近八十歲，一直盼望一郎或小露回來，每次寫信，都囑咐千香務必催促他們。

『聽收音機報告說，東京受到大空襲，唉，幸好平安無事……小露小姐也平安吧？』

『嗯。』

『爲什麼不帶小姐一起回來？』

『嗯，有種種事……』

『邢眞遺憾，不然老祖母不知會多高興哩。不過，你一個人回來，老祖母還是一樣高興。拜墓後，請你趕快回來。』

『嗯。』

『少爺！』千香注視着一郎無精打彩的樣子說：『你什麼地方不舒服嗎？』

『不，沒有……』

『你的臉色不大好，要小心一點。』

『妳先回去好嗎？』

『好的。沒什麼好吃的東西，但米倒多的是，我先回去準備。』千香毫不懷疑地走出山門。

曾經照顧一郎的淨觀寺住持已經死了，一郎繞過寺到後面的墓地。這裏可以說是島森家的墓地，島森家各代祖先的墓碑林立，其他村人的墳墓全部像侍衞一般，縮在角落裏。

一郎對祖父市右衞門的墓只瞥了一眼，沒有一句禱告，便站到父親只正的墓前。

墓碑已陳舊，一郎凝神注視着。

據說，父親是個出類拔萃的秀才，他違反祖父市右衞門的意思，進入岡山市的第六高等學校，從此未曾回到故鄉。進入京都帝大哲學科後不久，便與祇園的藝妓殉情自殺。不知幸或不幸，藝妓沒有死，她已經懷孕，不久，生下來的就是我。

一郎不認識父親，他只看過父親在高校時代拍攝的遺照。被收容於這淨觀寺時，一郎時常佇立於父親的墓前，而在心中哀訴：不該生下我！

事隔二十多年，現在重新佇立於此注視父親的墓碑，不知怎麼，卻像個沒有知覺的呆子，癡癡然毫無感慨。

一郎竭力冷靜地暗禱：您的兒子也跟您一樣，不能壽終，而決定親自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也是命運吧？您不至於反對吧？您只好這樣覺悟吧？

一郎坐在地上，從上衣內口袋掏出一個小皮袋，袋裏裝着青酸加里。

把毒藥放在膝上，一郎靜靜坐了一會兒，山中的樹林在風中嘩嘩作響，這聲音反而平添了墓地的淒

涼。

『我該寫遺囑吧？』一郎喃喃自語。

他沒有遺留隻字片紙，一郎忽然獨自笑了。

『我有什麼事可寫？』

九十七

戰爭結束了，人們終於停止了鼴鼠的生活。從防空壕爬出來的人們眼睛，感到仲夏的太陽光線强烈刺目。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這天麥克阿瑟從飛抵厚木機場的巴丹號飛機走下來，右手拿着烟斗，戴着墨鏡。

九月二日早上，在碇泊於橫濱外海的美國戰艦密斯里號上，舉行投降簽約儀式，日本全權代表重光葵（譯註：按重光葵爲跛足者）脚步聲前往參加。

颱風期的狂風暴雨過後，天空晴朗，遠遠的西方富士山清晰浮現。

簽約儀式經麥克阿瑟的宣言：『戰爭已經結束』而開始，重光葵在列有八項目的投降文書上簽下名字，然後尼密茲代表美國簽名，接着中國、英國、蘇俄、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各國代表也都相繼拿起了筆。

麥克阿瑟說：

『根據此簽約，和平卽恢復。主呵！希望和平永遠維持。』

於是簽約儀式結束，這時是上午九時二十分。

在俯視宮城濠溝的日比谷第一相互大廈，設置了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的麥克阿瑟，馬上發表了如下聲明：

『日本不容許享有文明諸國地位，日本是戰敗敵國，沒有交涉的存在。最高司令官將對日本政府施發命令，但非交涉，因交涉是對等者之間的行爲。』

於是，組織了完全的對日佔領機構。日本國民必需在此機構下，取回失去的東西。

戰爭從根底破壞了日本人的生活，男人被征當兵，戰死，或殘廢，有的則因入伍而喪失了自己的事業，家在空襲下燒毀，孩子們被疏散，女人爲了弄到糧食，不得不忘了修飾，揹着沉重的包袱，東奔西走。一家四散，至親的生死消息都不得而知。

視線所及，都市是廢墟。不過，人類是爲工作而誕生的，爲了生活，從瘦骨嶙峋的身上擠出工作的精力。

八月二十日，燈火管制解除了，三年八個月來，街上第一次燈光閃爍，人們爲了衣食住行，開始拚命勞動。

＊　＊　＊

新橋車站前面寬闊的空地上，出現了售賣各種物品的露天攤販市場，數萬人羣在這裏蠕動。這是使人連想起遠古戰國時代的市場那種赤裸裸的人類本能暴露的光景。

從軍隊退伍回來的軍人，爲了獲得幾許生意資本，來此販賣東西。飢餓的男人不得不脫下身上的衣服，換取些微的錢。

湯圓或番薯糕等，生意最好，一搶而光。冒着統制之險，偷偷弄到米而做的飯糰，出奇的貴，幾乎令聞者跳出眼球的程度。

棉被、廚房用具、衣料等等，應有盡有，全部排列於路上。

聯軍的士兵們因這一帶所瀰漫的臭氣而皺着眉走過去。

九十八

小露在這新橋的露天市場一角，開張鹹稀飯小攤，是在秋風吹起的時候。由於材料昂貴，賺不了什麼錢，但以目前的情況，小露除了做些小生意之外，沒有其他方法。鹹稀飯在兩個多鐘頭後就賣光了。

小露攤位旁邊是擺放舊書的男人，容貌蒼白，使人想像到多年隱居於書房的人。可能是大學畢業後，都過着平靜的生活吧？顯然由於戰敗而不得不以出售藏書過日。

小露收好攤子時，看到那擺書男人彎着上身，似乎不勝痛苦的樣子。

『怎麼了？』

『胃病，每隔三天總會這樣大痛一次。』

『那怎麼好？可以收攤了嗎？』

『不必，大概忍耐個把鐘頭就好了……』

『那麼，我給你看一下，你找個地方休息休息吧！』

『謝謝，那就麻煩妳了。』那男人額上冷汗直冒，搖搖晃晃地站起來。

小露代替了那男人，坐下來。攤上的書以文學書籍爲多。爲了吃的問題、穿的問題而焦頭爛額的羣衆，都漠不關心地走過這舊書攤前面。

小露無事可做地坐了片刻，眼睛忽然被一本書吸住了。

『春裝』　黑木亮二著。

這是亡父的短篇集。當時幼小的小露已完全不記得父親有什麼著作，但唯獨對這本短篇集印象深刻。那是因爲有一次小露不小心弄翻茶水，把這本書的封面搞濕了，父親含笑說：

『沒關係，這本書裏面的人會原諒妳的。』然後摸摸小露的頭。

書的封面是一襲漂亮的衣裳在空中飄舞，在小露印象中是非常美麗的封面，而被她弄髒了，她自己覺得是闖了大禍，感到很難過。

事隔二十多年，現在手中拿着這本書，小露看到那一襲漂亮的衣裳絲毫沒有褪色。小露的視線定定地落在書本上。

『對不起，麻煩了妳。』

聽到有人致謝，小露才返回自我，那男人微笑地俯視着小露。

『喜歡這本書？送給妳好了。』

『眞的？謝謝你。』小露點一下頭。

那男人在小露旁邊坐下來，他說：

『我不大適合做這種露天小攤生意，但妳賣鹹稀飯似乎更不相稱，妳太高尚了一點。』

『不，我從前就做過藝妓館、旅館的下女，吃了很多苦，所以這樣的事算不了什麼。倒是你，擺小攤子看起來很可憐。』

『我本來就是沒有生活能力的人，只是坐着吃父親遺留的財產。』

『對不起，你是搞文學的人嗎？』小露問。

那男人不由注視着小露。

『妳也瞭解文學嗎？』

小露躊躇了一下，然後指着膝上的書說：

『這是我的父親。』

『什麼?!』那人驚訝地直視着小露，『黑木亮二是妳父親？』

『是的，我很小的時候就死了，所以我一點兒不知道父親是怎樣的作家，不過，是很慈祥的父親。』

『原來如此，黑木亮二是我尊敬的作家之一，我甚至想寫黑木亮二論哩。』

那人自我介紹說，他名叫築土松男。假使小露多少知道一點文壇消息，就不難知道築土松男這位文藝評論家。他也翻譯過二、三本法國文學，有一時期在文藝雜誌還頗活躍。不巧，小露對文壇方面的事全然不知。

在談話之間，築土松男知道小露在一寺院的墓地，以燒毀的鐵板簡單地圍着住，簡直跟乞丐一樣。因此他建議說：

『如何？到我家來住吧？』

『不，不必……』小露搖搖頭。

『不必客氣，我只有一個人，假使妳肯來，我反而方便。沒有愛情的野心，只是男人和女人同住在一個屋頂下生活，一定也很有趣。』築土松男說着，笑了。

小露把潤一送到岡山的津留見去了。戰爭結束後，小露從疏散地接回潤一，但母子兩人渡日艱難，小露終於痛下決心，把兒子帶回外祖母家，拜託千香看顧。

一郎自殺時，小露已經有了預感，數天後她即回到津留見，在平家舘重晤了外祖母。外祖母請求小露母子倆都定居下來，但小露無意這樣做，馬上返回東京來。不過，戰爭一旦結束，小露希望潤一過安定的生活，因而讓潤一在津留見居住。

當然平家舘已大非昔比，對村人失去了主宰威嚴，但潤一要飽食白米飯尚不成問題。

九十九

這天晚上，築土松男帶小露回到他的家。築土松男的家是在高輪泉岳寺附近，離開伊皿子的斜坡路途中。很僥倖，這一帶未遭空襲的火災。

『就是這裏。』

小露不覺愕然，因爲那是以三公尺高的牆圍繞的一幢極大的房屋。大門開着，花木扶疏的院子寬大，玄關隱藏於花木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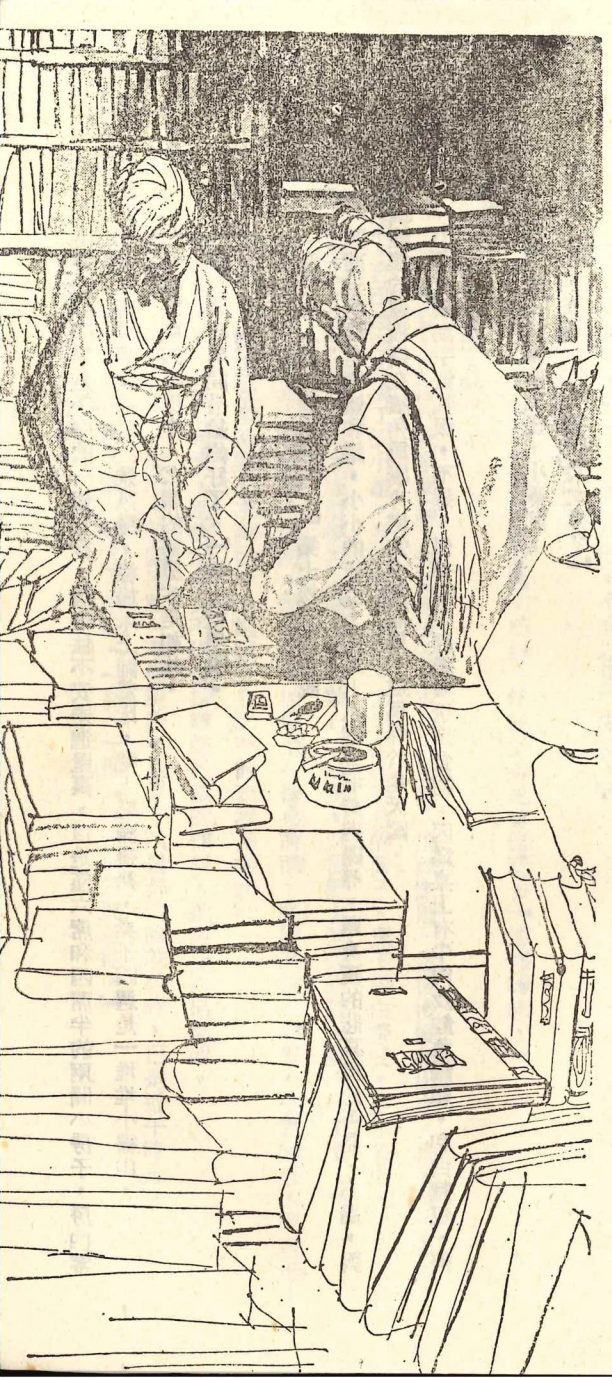
『哈哈哈！不必驚訝，這是老頭遺留的，但跟我沒多大關係，而且，現在已不是我的。』

『……？』

『換句話說，被美國軍官侵佔了，因爲我無處可容身，所以才答應我同住這裏。』

築土松男的口吻沒有怨恨，也沒有憤慨，邊說邊伴着小露進入大門。

經過花園，進入木門後，另有一條單獨的路。左邊聳立着一幢洋樓，漂亮的三層樓房，自然吸引了美軍的矚目。然而，這洋樓的主人，却以手推車拖着舊書，到新橋的黑市場擺小攤，這是多麼諷刺的事啊！



通路盡頭是一幢小小的日式平房，已經陳舊不堪，顯然是下人居住的地方。

『這是園丁住的小屋，我跟園丁比父親更親近。』築土松男說。

壁上排滿書籍，桌子四週是一堆堆小書山。

小露的行李只是手中的一個包袱，她怯怯不安走進屋裏。這是僅六蓆和四蓆半的兩間小房子，房內零亂不堪。六蓆房間做爲書房兼臥房，榻榻米上鋪着床，壁上排滿書籍，桌子四週是一堆堆小書山。

在小露模糊的記憶中，父親的書房亦是如此。

『這四蓆半房間借給妳好了。』築土松男說。

『方便嗎？』

『這是主人的我請求妳的。』築土松男笑着說。

四蓆半房間有電爐和鍋，小小的飯桌上面亂七八糟地擺着碗碟等，單身漢的悲哀由此可見。不過，對於以燒壞的鐵板搭在牆角爲棲身處的小露而言，這裏等於是天國。

小露立刻動手做晚飯，不過，似乎洋房那邊會送來食物，因爲桌上有牛肉及鮭魚罐頭，和白麵包、熱狗等。

相對坐在飯桌前面後，小露問：

『築土先生，你沒有娶太太嗎？』

『不，有。』

『啊？』

『應該說有比較正確，總之，目前是獨身。』築土松男泰然地說，但似乎隱藏着某種複雜的內情，小露不便追問。

『你想日本今後會怎樣？』小露改變話題。

『會怎樣嗎？……反正會進步吧，不論思想或生活。』

『現在是最壞的時期吧？』

『不，今後一、三年內恐怕會更壞，不過，然後就急速轉佳吧，一切都轉佳。』

『可能是的。』

『就是說，被捲入戰爭漩渦，失掉過去的日本人，將陷入地獄底層，然後慢慢爬出來。我的房子被人侵佔，自己蹉縮在園丁的小屋，並不感到憤怒。因爲父親建造的房子，兒子平白接受，坐享其成，未免可恥。只是，如果由於在地獄底層摸索之間，連人類心中的美，連根帶土消失的話，就不得了了。』

這一夜，小露是十時過後上床的，那時築土松男坐在書桌前面，開始寫稿。半夜，小露醒來，隔室仍燈光明亮。小露想起來送點茶水給他，但她阻止自己不能表現得太親熱。

清晨五時，小露已起床，她決定今天不出去採辦鹹稀飯的作料，把房子打掃乾淨。

廚房似乎許多年沒有清除，灰塵厚積。不僅廚房，連房子四週都清除乾淨時，已是近午時分。

『呀！』築土松男起床後，睜大了眼睛。『女人一進來就變成這麼乾淨。』

『那是你懶惰的緣故。』

『哈哈哈！正是這樣。』

當築土在吃早飯兼中飯時，從洋樓方面傳來鋼琴彈奏聲。

『那邊也住着美國軍官的眷屬嗎？』小露問。

『不，我的太太在彈的。』築土不在乎地回答。

小露一時驚訝得訥訥說不出話來。

『奇怪吧？不錯，第三者看起來當然奇怪。太太住在正房，做美國軍官的情婦，而丈夫縮在下房，渡着可憐的獨身生活。這當然是令人奇怪，不能瞭解的事。不過，當事人本身並不在乎。事實上我們已經是沒有關係的他人了。』

『……』

『我和太太早在幾年前就不是夫婦了，她有年輕、豐滿的肉體。戰爭中沒有辦法，只好忍耐。但戰爭結束後，自由自在，美軍一來，她就突然活躍了。英語會講，虛榮心旺盛，是適合於女性第一的美國軍官的女人。她每夜在派對中，像隻彩蝶東飛西舞。』

『……』

『順便來個羞恥的告白，我是個性不能者。不是戰爭受傷的，純粹的男性不能症。不知怎麼，自然感到討厭擁抱女人，對女人的情慾也像蠟燭的火，漸漸熄滅了。三十年代的人，實在不爭氣，可是，無可奈何……因爲我是不能者，才敢邀請妳住在這裏。』

『……』小露低着頭，默默地聽着。

『不過，我先聲明一下，我可不是神經不正常的人。拖着手推車到新橋的黑市場擺小攤。老實說是一種試驗。我只要一直呆在這裏。太太就會叫人送錢來。但我決定自食其力，這就是健康的精神狀態的證明。』

築土說完，注視着小露，然後又說：

『對的，請妳到這裏來住，也是在無意識中，認爲證明自己身與心都健康的必要行爲。』

一〇〇

轉眼間，一個月過去了。風已經寒冷，但築土松男不停止新橋黑市場的賣書工作。而小露在不知不覺中却放棄了鹹稀飯的生意，在家裏等待築土。因爲做築土喜歡吃的菜、洗衣服、打掃等家庭主婦的工作，小露更喜歡。她的心情彷彿已經找到了安逸的居住場所。

小露當然知道這裏決安非居之處，況且她沒有忘記兒子在鄉下，不過，每一天每一日的生活平穩，因而使小露產生了這種心理。

從花園那邊的洋樓，時常有個十五、六歲的跛足，似乎智能不足的少女，送些罐頭、麵包、洋酒、香烟等來。不過，築土的太太始終沒有露過臉。可能他們訂過互不相訪的契約。

又戰爭結束後，當然文學家們已經重新聚集，打算開始新的文學活動，而築土松男爲什麼仍繼續保持孤立狀態？沒有朋友來走動，而連續創刊和復刊的雜誌編輯來邀請他寫稿，他却不答應。且擺書攤的事，似乎是他的祕密。顯然，他的心內另有計劃，這一點小露也有所感覺。

天黑後開始風雨交集的一個夜晚，小露以她買來的舊縫衣機給築土縫襯衫，這時剛完工，她便拿着襯

衫進入六蓆房間。

「做得不好，但請你不要嫌棄。」

「嗬！原來妳有此特技。」築土說。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報答你，雖然想奉獻點什麼，但……什麼也沒有。」

「哪兒的話，我只是在利用妳罷了。」

「我不能長久在這裏打擾你。」

「不，請妳儘管住下去。」

「可以嗎？」

「我從妳身上才瞭解了女人的溫柔。」

他們兩人繼續閒談了一會兒，築土忽然喃喃自語地說：

「妳眞美。」

「……」

築土有些心神不甯地接受着小露的視線，問：

「我可以說實話嗎？」

「請吧。」

『這幾天我睡覺的時候，總是意識到妳在隔室……雖然還不知道這是因爲我開始愛上妳，還是我並不是性不能者……』

『……』

『這很像散文式的告白……不過，這是不能隱瞞的，所以就老實說出來。』

小露的視線落在膝上，全身僵直，但片刻後她回答：

『假使不嫌棄，我願意讓你試驗。』

『妳是說，我可以愛妳？』

『是的。』

築土陡的伸出雙手抓住小露肩膀。小露閉上眼睛。三十歲的成熟女人似乎在不知不覺中期待着這樣的夜晚。築土馬上把小露推到床上。

『等一下！』小露阻止他，『我去擦擦身體。』

小露進入浴室，脫下衣服，以冷水靜靜地擦抹身體。這一身肉體並非守節不可，說不定這柔軟的肌肉是爲了留給築土而存在的。

小露穿上浴衣，兩手悄悄放在胸部。自動奉獻肉體給男人尚屬初次，小露的胸部像處女一樣砰砰亂跳。

進入六蓆房間時，電燈已經熄滅，小露掀開棉被，靜靜躺下去。築土耳語着：

『我現在清楚地知道我愛妳。』

小露默默地接受了築土的嘴唇。一會兒，築土的嘴唇從小露櫻唇移到她的乳房。瞬間，痙攣傳遍全身。築土弓着背，用力擁抱小露。從愛撫中湧出自己男性力量的築土呻吟，跟年輕人一樣急躁、執拗。而這呻吟引起了小露的共鳴，從男人的嘴唇和手指，感到肉體的快樂。

然而，築土迎接了再來的瞬間。小露閉目靜待着，築土拚命努力着，但最後築土失望地呻吟說：

『不行！』

小露慌張失措，只好輕輕拍撫着築土背部。

築土無力地伏在小露身上，一會兒才慢吞吞地起來。

『到底……不行！』築土厭惡地說。

『不，今夜不行，還有明天晚上，後天晚上。』小露柔聲對似乎不勝屈辱的築土說。

『不，不行，我完全是性不能者！』築土倒在旁邊，絕望地叫道。

小露伸手放在築土胸上，低聲說：

『你喜歡我，我已經夠高興了，我願意永遠等待你，直到你能夠的時候。』

築土和小露合而爲一體，是在第二天晚上。

101

時間飛逝，三年的歲月流失了。以銀座、新宿、澀谷、池袋爲中心，東京開始迅速地復興。街上充滿阻街女郎和流浪兒，但這也是轉變急速的新時代產物之一。

戰爭陷於泥沼，良好時代的建築物和人情連續破壞之際，所有的人們忍受着相同的痛苦，被慘淡的絕望感所掩蓋。不過，從一切的破壞物體開始建立新生活的戰後，不論家裏、辦公室、街上，雖然都曾引起不可收拾的混亂，但這裏有着對明天的希望。

廢墟上面陸續地搭起了臨時房屋，新的社會誕生，窒息已久的才幹者一齊站起來，面對着工作突進，聲勢駭人。

從新宿徒步約二十餘分鐘的大久保車站附近，與新宿迅速的復興相較之下，更顯得緩慢地在增加店舖。走過新大久保，和從新宿前來的交叉口南角，新開張一家清雅的喫茶店，就是在這時候。

『小露』就是這家喫茶店的名稱。

與築土松男成爲夫婦的小露，已搬出了伊丌子的房子，開始新的生活。這新生活的誕生，是由一個犧

牲者而來的。

築土松男的妻子，在正房自己的房間自殺死了。正房是被美軍接收，成爲美軍高級軍官的集會場所，而築土的妻子卽做了這裏的女主人。

沒有留下遺書。

築土在隔着花園的園丁小屋，聽說妻子與一高級軍官談戀愛，但僅此而已，沒有進一步的消息。築土自己也猜不透那活潑、可愛的惡妻爲什麼自殺，卽使設想妻子雖然過着絢爛的夜晚，但自有其不爲人所知的苦惱，可是，築土仍推測不出她傷心的原因。妻子與築土之間已經有了如此的距離。

不過，對築土而言，妻子的自殺是他的幸運。那天夜裏，他的妻子偷偷來到花園這邊的小屋，丟進一個信封，裏面裝着三千元美金。

築土認爲這是妻子背叛丈夫的賠償費而接受了，然後以此爲本錢，在大久保經營喫茶店。當然咖啡、糕餅等，都是走黑市路線弄到手的，這黑市路線也是築土的妻子所留下的聯絡路線。

『小露』喫茶店的生意興隆。築土和小露居住的地方，是燒剩的新大久保的一家陳舊公寓。

平靜的日子終於來臨。築土的評論集由某新興出版社出版後，獲得良好的批評，於是，如雨後春筍出現的新出版社，紛紛前來邀約他寫稿。不過，築土謹守節操，從不爲金錢而隨便答應稿約。

『小露』喫茶店的收入，已足夠夫婦倆過着樸素的生活。在搖筆桿的人來說，築土是少有的不喝酒、

沒有浪費癖性的人。

小露是幸福的。上午十一時開店，午後十時打烊，這中間請來附近一位耳聾的好脾氣婦人幫忙照顧生意。這是小露生平第一次自當老闆的店，所以做得格外起勁、愉快。

收拾妥當回到公寓，已是十二點多鐘，但築土從不埋怨，總是坐在桌前執筆疾書。

『對不起，不能侍候你……』小露說。這句話已幾乎成了她的口頭禪。

築土笑着回答：

『吃軟飯的男人可不壞，因此在這亂世中，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四月中旬，一個浮雲朵朵如花的下午。難得這天客人不多，小露坐在角落記帳。這時門推開，小露抬起笑容可掬的面龐說：

『請坐。』但馬上驚叫起來：『啊！』

潤一揹着背袋，站在那裏。

這三年多之間，小露到津留見探望過潤一兩次，潤一要求到東京來，但小露阻止他，叫他多等些時候。每個月小露都寄錢回去，而且有千香的照顧，小露不知道該讓潤一在鄉下住多久。

一間狹窄的公寓，不可能迎接潤一。

一〇二

『爲什麼不先通知一下就來了？』小露雖然驚訝，但仍高興地握着潤一的手。

潤一已經比母親高出一個頭了。

『高校沒有考取。』潤一縮着臉說着，坐在椅子上。

小露得到消息，潤一預定投考岡山市聞名的S高校後，日夜爲潤一祈禱。

『我想讀東京的高校，我不去鄉下了。』

『怎麼可以這樣說……』小露爲難地說。

潤一瞟了母親一眼，說：

『我去過公寓……那個人就是媽媽現在的丈夫吧？不討人喜歡的傢伙。』

『不能這樣說，有他我們才能夠生活。』

『哼。』

母親做了陌生男人的妻子，對於反抗期的少年，無疑是不痛快的事。

『讓你住在那個房間會怎樣?』小露深深嘆了一口氣。

瞬間，潤一露出憎恨的眼光瞪着母親。

『不讓我住的話，我可以一個人生活。給人擦皮鞋什麼的，我都能做~』

『那不是容易的事。你應該在岡山讀高校。』

『不！我決不再回到岡山！』潤一叫道。

小露低頭沉思了一會兒，然後問：

『潤一，你肯叫那人爸爸嗎?』

潤一悶聲不答。

『求求你，叫他爸爸，這是我唯一的要求。』小露想勸服潤一。

約一小時後，小露帶着潤一回到公寓。築土可能是出去散步，不在公寓。小露環視僅六蓆大的房間。

這裏可以讓潤一住嗎?小露不得不嘆息。

築土回來時，已是晚上十時過後。

『我在輕部先生家裏吃過飯了。』築土說，身上難得地微透酒臭。

輕部三郎是T大學法文教授，也是築土的恩師。小露爲潤一的擅自上東京而致歉，但築土並未表示爲難神色，他說：

『那就暫時住在一起吧。』

這句話使小露放下心中大石。

『不過，你要寫東西，怕會打擾你，怎麼辦?……』

但築土沒說什麼。不錯，對築土而言，潤一的在場等於是對寫作的妨礙，無疑這是比什麼都痛苦的事。小露不忍心使築土忍受這痛苦，她不認爲築土對她的愛情强烈得可以忍受這樣的犧牲。

不過，當然也不能把已達最危險年齡的潤一棄之不顧。即使强迫他回岡山，他也決不會回去。知子莫若母，小露最瞭解兒子潤一的性格。

一〇三

潤一來到，三個人擠一間六蓆房間的生活，繼續了二十餘天。築土和小露彼此不提及這事，但都心裏有數，知道不容易再維持下去。

終於，小露所躭憂的日子來臨了。這天，小露關好店門回來時，只有潤一一個人在睡覺。

『到哪兒去了?』小露問。

『不知道。』潤一愛理不理地答着，馬上睡着了。

小露醒着等待，但這夜築土終於沒有回來。翌日，過了中午築土飄然來到喫茶店。

『昨夜喝醉了，只好在輕部先生家裏過夜。』築土報告說，喝着小露送來的咖啡。

小露敏感地直覺到築土似乎有話要說。

『輕部先生的家沒有被燒着吧?』

『嗯。他說有個獨房，沒有人住，要借給我……』

『那你可以借啊。』

『可是，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我們母子把你趕走似的，實在對不起，不過，在公寓沒辦法寫作，我可以每天早上送飯給你。』

輕部的家在高圓寺，才距離三個站，每天早上送飯去，拿換洗的衣服回來等，是妻子的任務。

『不要緊嗎?』築土客氣地問。

『只要你方便就好了。』

『這樣太對不起妳……但要暫時忍耐，到秋天的時候，我要出版三本書，那就可以用這筆版稅再租一間公寓。』

『我才對不起你，請不要討厭我這樣帶着兒子的女人。』小露懇求地說。

次日，築土以手推車載着書籍，搬到高圓寺去。手推車是潤一毛遂自荐，由他拖去的。潤一極討厭課本，但勞動身體的工作卻很喜歡。

輕部家是在一條小路，不醒目的日本式房屋。主人借給築土的獨房雖然與正房分開的獨立房子，但有走廊與正房相通，可以自由來往。

當小露大略佈置完畢時，從走廊來了一個女人。人不美，但嘴角肖一股不可思議的魅力，身段苗條，頗具品格，約三十歲左右。

『呀!簡直像換了一個房間。』那女人笑嘻嘻地環視着房內，然後招呼說：『我是芳枝。』

小露只聽說輕部夫婦沒有子女，但築土沒有告訴她，這裏有這麼一位年輕的女人。小露心底湧起了輕微的不安。

原來芳枝是輕部太太的妹妹，當小露聽說她的丈夫海軍上尉，在蘇羅門海戰壯烈陣亡時，心底的不安驟然脹大了。

黃昏後回到公寓的小露，心情沉重如鉛。連潤一因能與母親單獨生活而高興的態度，也引不起小露的愉快。

兩人面對着飯桌時，潤一終於發覺了母親的臉色。

「媽媽寂寞吧？」潤一說着，咧嘴笑了笑。

潤一大人模樣的表情，又惹起了小露的怨恨。

「從今晚起，要努力用功。」

「媽媽，一定要上高校嗎？」

「當然嘛。」

「哼。」潤一不住地搔着頭。

「潤一，你不喜歡上學嗎？」

「我想做事賺錢。」

「這種事……大學畢業以後再考慮吧。」

「媽媽，不必上大學也可以成爲資本家哩。」

「做個偉大的人，比有錢更重要。」

「世界已經改變了，昨天以前天皇陛下還是神，但今天已不過是個平凡的人罷了。什麼樣的人才是偉人？媽媽也不知道吧！……只要有錢就好了，做了大資本家，就算贏了，我認爲這樣。」

「總之，高校非上不可，現在只考慮讀書的事。」小露竭力抑壓急躁，勸告地說。

一〇四

母子兩人的生活，在他人眼中是平穩的。潤一獲得准許，在中野的私立N高校旁聽，開始每天上學。在隔着一條街的地方，另有人開了一家規模更大的喫茶店，小露不得不更勤奮地經營。而每天早上八時，從公寓送飯到高圓寺，也是風雨無阻的工作。

築土時常澈夜寫稿，白天睡到午後才起來，所以小露必需輕手輕脚地進來。夫婦兩人的交歡，三個月來才兩次，而且不得不發生在這個時候。

小露的身體時常處於期待中，但築土並不要求她。小露不認爲築土再度變成了不能者。

在潤一來東京以前，每週約有二、三次，小露在築土的懷抱中享受女人的歡樂。

『假使你方便，店裏打烊後，我可以來這裏睡。』小露說。

但築土說不必要，而搖了搖頭。他的理由是：

『在人家家裏寄居，怎麼好意思叫太太來睡覺？』

築土既然這樣說，小露當然不能來。根據女人的直覺，發現築土漸漸改變，是在過不了三個月的時候

·雖然沒有眞實憑據，但當小露發現時，不得不警戒地想到住在正房的芳枝。

於是，一天晚上，正在收拾店內時，小露忽然衝動地想到高圓寺去。在這天以前，小露並非沒有此類的衝動，但小露每次都勉强克制着自己，不讓自己的脚走向那邊。

輕部家四週圍着低矮的大谷石牆，大門也很低，只有胸部高。小露走過花園，經過廚房前面，從靠着隔壁人家圍牆的小徑走進去。獨房就在小徑那邊。

小露踮着脚尖，走近窗下。忽然，從亮着燈的紙門裏面傳出喘息聲，接着是女人的聲音：

『我愛你……我好愛你！』

小露全身凍住了。

『……愛得要死！』

這喘息聲，和急促的話語，毫無疑問的是芳枝。

在緊接着的瞬間，小露的身體奇怪地抖動起來。

小露沒有衝入屋內，是由於從小歷盡滄桑所得到的教訓，明白那是徒勞無益的舉動。

小露離開輕部家，一時茫茫然地佇立着，她幾乎要仆倒於地，放聲痛哭。

半天，小露終於控制着自己的情緒，緩慢地移動脚步。

夠了！我是不能結婚的女人！我是必需單獨活下去的女人！

小露在心中告訴深夜踽踽獨行的自己，不能被悲哀打倒。在這茫茫人間，唯獨自己是可靠的！

全文完

作者後記

一個不幸的女人，在最不幸的遭遇中，作者却擱下筆，這對讀者是多殘忍的事！至少，似乎應該給小露的前途點燃明亮的希望之燈，然後結束這篇故事。然而，在這裏結束故事，另有原因。

我（作者）認識名叫小露的女性，是在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這年我搬到新宿柏木四丁目，這時我稿約還不多，是個不活躍的作家，因此很清閒，也因此時常散步。

於是有一天，從家裏走路約十分鐘的大久保車站附近十字路口轉角，發現了一家小喫茶店，我走進去，這裏就是『小露』喫茶店。

我對那三十五、六歲的女主人文靜的舉動很滿意。隔着一條路對面有一家規模較大的喫茶店，時常擠着一大羣年輕人，大聲播唱爵士音樂。雖然這裏比較漂亮，我却無意進去。

我在『小露』喫茶店消磨個把鐘頭的時間，已成爲我每天必做的事。

漸漸地，女主人發現我是作家，於是對待我的態度格外親切了。不久，我知道她的父親是大正時代孤高的小說作家黑木亮二，於是我也不以平凡的喫茶店女老闆看待她。她和高校畢業的兒子單獨住在公寓。

初秋的一天，我與往常一樣，走出家裏，來到十字路口但『小露』喫茶店關着門，門上掛着休業的牌子。

沒有辦法，我便拐過路角，朝新宿的路上走去。走不到五分鐘吧，迎面來了『小露』喫茶店的女老闆。她的脚步像病人，軟弱無力的樣子，我不覺皺起眉頭。

『怎麼了？』

我站在女老闆面前問道，在此以前她一直低着頭，沒有看到我。她抬起蒼白沒有血色的臉。

『啊，是您！』她睜着一對濕潤的眼睛，站住了。

『怎麼了？』

『是，是……』她點點頭。

『身體不舒服嗎？』

『不，不是。』她搖搖頭，又低下臉，然後肩膀沉落，喃聲說：『我已經完了。』

『也許我幫不了忙，但我願意聽妳說出妳的煩惱。』我說。

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

『您肯聽？』

『是的。』

我和她返回喫茶店，她沖了一杯咖啡給我，然後倒進椅子裏。

『我去了淀橋警察局。』

『警察局？』

『是的。昨夜打烊的時候，來了兩個蒙面盜。』

『啃，那不得了。』

派出所就在對面，這兩個强盜實在夠大胆。

『我把櫃檯錢箱裏的錢全部給了他們，他們就一聲不響地走了。事後我馬上給派出所報案……可是，錯就錯在這裏。』

『錯了？』

『是的，今天一大早警察對我說，强盜已經捉到了，叫我到警察局去，結果……』

她可能是頭暈吧？伸手按着額。

『……强盜共有三人，另外一個是在外面把風……這一個就是我的兒子潤一。』

『……』我屏着氣注視着她。有一句古老的川柳詩（譯註：日本詩類的一種，創始人爲柄井川柳，與俳句同爲五、七、五、三句而成，專諷刺社會和人生）說：『擒强盜，却捉我子』（譯意），她的遭遇眞夠慘。

『先生，』她抬起臉，勉强對我擠出一絲慘兮兮的微笑，『最初和最後的丈夫都背叛了我，但我做夢都想不到會被自己的兒子背叛。』

『……』我沒有可回答的話。

『像我這樣的女人，不知怎麼回事，神到底要虐待我多久才肯罷休？我沒有做過一件壞事啊……』說到這裏，她伏在桌上哭起來。

我等了很久，她才止哭，然後把她的過去全部對我傾吐出來。

現在事隔十多年，我才把她的前半生寫成這篇故事。

＊　＊　＊

其後『小露』喫茶店仍繼續經營着，但我的工作突然忙起來，沒有機會前往光顧。不久，我搬到芝高輪方面，終於也沒有機會與喫茶店的女老闆見面。

去年年底，我因事到小瀧橋，順便叫車到那十字路口去看了一下，『小露』喫茶店已經不在，那裏變成了超級市場。

我找一家認識的餅乾店打聽：

『那裏以前不是有一家「小露」喫茶店嗎？你知道那女老闆到哪兒去了？』

老闆斜着頭回答：

『那裏改成超級市場已經有七年多了，以前她的生意雖然清淡，但還照樣經營，不過……到底搬哪兒去了，我也不知道。』

爲了探個究竟，我又問了三、四家，其中一家的主婦說：

『她的兒子在澀谷加入太保組織的消息倒聽說過……』

於是我不得不認爲『小露』喫茶店的女老闆不論到什麼地方，都不可能獲得幸福的生活。出生於不幸之星下的女性，終生沒有幸福的日子嗎？我重新坐進計程車，不禁黯然想。

我至此結束這篇小說，也是不得已的吧？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六八二二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六八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理街四二巷二號
電話：三七五九五〇

定價：新台幣參拾伍元
港幣柒元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六七九號
版權所有・嚴禁盜印